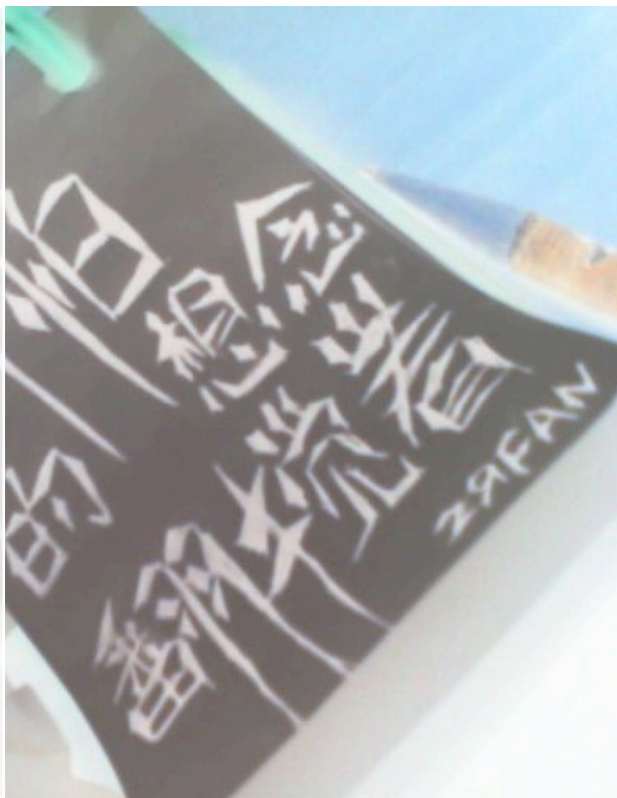


不该纪念。不曾忘却

~ Z я [fān]

2011



[在这个我用笔写下的世界，就权当你永远都不会知晓，就权当只会伤害我自己，就权当一切都不值得，我只是告诉自己从没有后悔过那些爱你的日子，我只是告诉自己，那些日子永远值得藏在心底。]

10% 寂寞陷阱

40% 你来过这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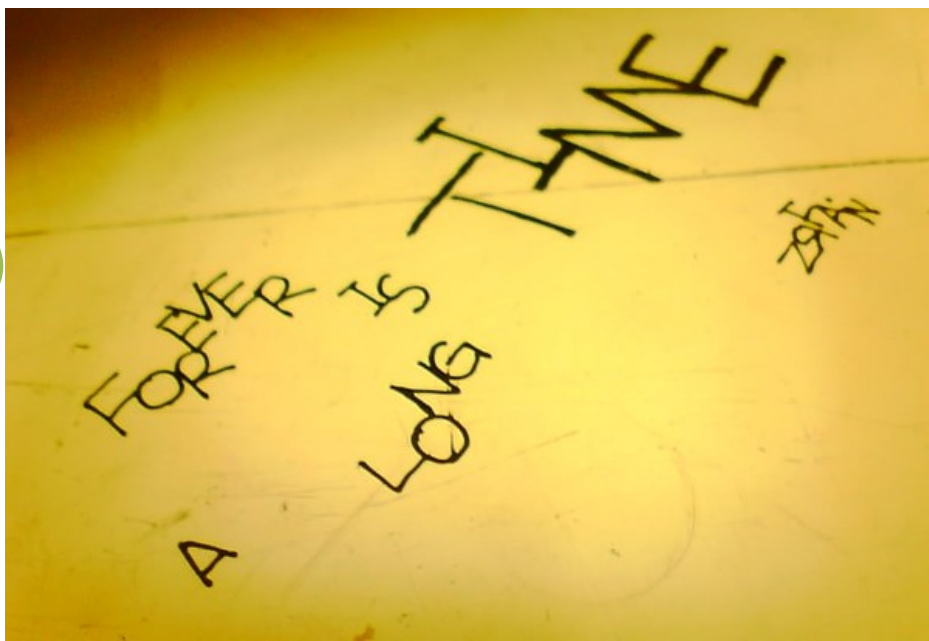
70% 旅行

99% 我爱你，与你无关

番外篇&后记

10% 寂寞陷阱

[有些事，有些人，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想忘记，就一定会忘记。]



在你的世界/我偶尔只是一个/不同的过客就够了
答应了我你会很快乐/幸福到处随手可得/把眼泪全都流干了/把快乐都定格/
就这样好了

印象中的爱情，无异乎我到底是野蛮女友还是温柔甜心，大概是充斥了游乐场、电影院、咖啡厅、KTV 之类的回忆的。他应该有一个温暖的肩膀让我依傍，他应该有一个温柔的声线为我清唱，他应该有一手秀丽的字体为我写诗。

可惜那些细节堆砌起来的所谓的“回忆”，只是我的想象而已。

我记得他的样子，却推算不出第一次见到他的日子；我记得他的字，却没有留下些许关于我的字迹；我记得他的许多故事，我却从来没有成为那个女主角。

——我的爱情在没有表白的时候就已经分手了。

但是我拥有他的笑容，他的鼓励，他的道歉，甚至他的嘲笑。

我愿意相信关于他的一切都是收藏品。

我拥有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就已经足够了。

我愿相信这些依旧还是一个童话，无论结局到底怎样，抑或是永远都没有结局。

——我的爱情只有你，没有我。

我不在乎。

我数过那些有你的日子，我数过那些写过你的文字，我量过那些想念你的温度。

如果爱上你是一个错误，如果是命运要让我犯错，如果你就是命运。

纵然走不进你的世界，纵然只能祝你幸福，纵然写下回忆只会更加痛苦。

既然下不了决心不能忘记，既然下不了狠心扯断联系，既然在心底我还在乎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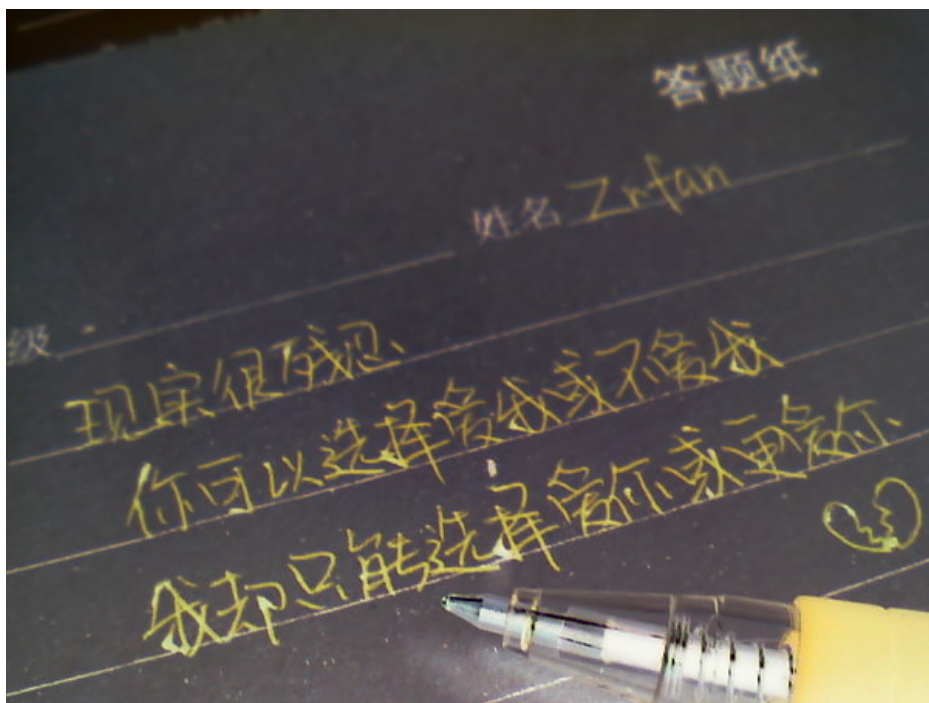
在这个我用笔写下的世界，就权当你永远都不会知晓，就权当只会伤害我自己，就权当一切都不值得，我只是告诉自己从没有后悔过那些爱你的日子，我只是告诉自己，那些日子永远值得藏在心底。

如果看到你的名字我还会心头一颤。那，就这样好了。

40% 你来过 这世界

[现实很残忍，你可以选择爱我或者不爱我，我却只能
选择爱你或更爱你。]

1.倒带



5

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
我在幸福的门外/却一直都进不来

1

“这位是俞子翔。”莫莫老师把他拉到了我们面前，“以后他就是来帮你们辅导咯！”

依旧是他、真的是他。

他看着两双注视着他的眼睛，有点不好意思的取了一只椅子坐了下来，左手不停地旋转着另外一只升降椅，然后带着那种很迷人的笑容、用那种超有磁性超有吸引力的声音说，“好啦，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不知道那时我该是怎样的表情、怎样的心情——我只能记得那个大大的脑袋上顶着略带卷的头发，鲜明的面部轮廓，眼镜后的双眼皮，甚至嘴边的那颗痣，让我第 N 次陷入了他的一见钟情的陷阱中。

“我叫安冬。”

唉哟哟，那个嬉皮笑脸的家伙要不要总是挤在我前面，真讨厌！

“那……你呢？”他看着我——那一瞬间，窒息。

“我叫杨思沐。”

再见面的时候，我终于有了自我介绍的资格。我分明看到那双藏在金属眼镜后面炯炯有神的眼睛向我眨了两下，我试图让剧烈的心跳平息下来，却无济于事——就像第一次见到他那样。

大概是初一的冬天吧，具体的日子居然怎么推算都算不出来了，现在想想真是该死——那些唯一的可以记住的东西居然都已经无法记录下来了。那天被父母逼去插班一个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辅导班，一路上在寒风中，心已经被吹得精疲力竭了。超不情愿地推开教室的门，顺着“老生们”惊异的眼神，默默地挪到了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然后静静地趴在桌子上，心里默念着各种诅咒。

说起来是上课，不如说是做题吧。每次过去上课，皆是拿着U盘拷当日的题目，接下来就自行讨论再做题，随后自愿提交程序，经由老师评测，再下发解题报告。当然，提交程序这种事在我看来只有两种人会做——怪胎和傻子。虽然我属于后面一类，但大概是傻子中的怪胎——在课上我唯一做的事就是等待下课，自然是不交什么题的。

“唉，真是无聊……”我用右手撑着头，确切来说是撑着耳朵——为的是把塞在耳朵上的耳机遮住，除了听听音乐发发呆转转笔，在草稿纸上假装打着算式，实则随手图画——我始终找不出什么更好方法来打发时间了——抑或是开个小小的游戏窗口，但毕竟那死老头老师总是绕着教室转啊转的，偶尔还和学生聊上两句，被看出来在不务正业总不太好，所以也只好假装撑着头苦思冥想了。

瞥了瞥手表，哟，应该快结束了，大呼一口气，我把桌上的东西稍微整理了一下，唉，这草稿纸本来是用来打草稿加记笔记的，现在变成涂鸦板了。那只我画的兔斯基正瞪着我看呢！差点让我笑出来。

“好了，大家来拷解题报告吧……”

哦也！终于可以结束了！上课最精髓的一句话莫过于“下课”了。我背上包，打算迅速闪人。

“不过，今天有一个同学做了满分。我们请他来讲一下今天的题目。”

哎呀呀，这个老头子有完没完啊！？我刚抬起的屁股又瞬间掉在了椅子

上。

教室内大家开始窃窃私语，随后发出赞叹的嘘声。唉，至于么？不过是这个班级出了位终极怪胎嘛！还真是浪费老娘的时间。我便立马打开了游戏小窗口来打磨这剩下的极度窝心的几分钟。

“俞子翔，来说一下。”

又一阵嘘声，然后是鞋子蹭地的声音——那个破旧的教室的超级破旧的原木地板，就是练过轻功的人走上去都会发生嘎吱嘎吱的声音，给人感觉就是如果有个超级大胖子，一定会塌掉的。

“那么，我来讲一下今天的题目。”

唔，我听到了什么？一个有一点深沉，又好像带着笑容而上扬的声音，就好象沙滩上刮过的一阵风，沙子划在脸上却很舒服——那个我至今都觉得迷人、磁性的声音。好吧。本姑娘本连一眼都不想看一看他的，既然声音那么好听，那么就看看这怪胎长什么样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不抬头倒不要紧，一抬头一下子就把我震惊了——人家哪是什么怪胎啊，分明是一个超级大、大、大、大帅哥嘛！戴着一副很秀气的金属宽边眼镜，略略带卷的超稠密的头发，超明显的面部轮廓，相当匀称顺眼的五官啊！和之相配的，是他的一身深蓝的超有质感的牛仔衣——那件衣服我终身难忘，即使在N年后再见时，他依旧还喜欢穿着那件衣服，被我们暗地里嘲笑没钱买新衣服——总之，第一眼的他，就是那么有感觉。

眼前的帅哥在说些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我有录音机，我应该把他的声音录下来；如果我有照相机，我应该把他的样子拍下来；如果我有心，我应该把这一切都记下来。

可惜，我只记住了——我喜欢他。

“哗啦啦啦”这是众人的掌声和笑声，我才从沉迷于某个声音的状态回到了现实中。然后默默注视着他走了下来。

“哦。大家都要向俞子翔同学学习！走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自己的U盘和随身物品！下课了！”

我从未像那个时候一样希望不要下课。我从未像那个时候一样期待下一次上课。

我开始期待礼拜六，期待那个破旧的教室，期待那个帅气的脸庞，熟悉的衣服，磁性的声音。

我相信日久生情，但更相信一见钟情，虽然这种感觉我花了两个礼拜才终于确信。

在不浪漫的背景，以不浪漫的形式，很不浪漫地遇见了他，却很浪漫地爱上了他。

8

在此之前，我从未相信过爱情——初一的小毛孩本应就不相信的。在此之前，我一直都对某种疯狂的感情感到嗤之以鼻——初一的小女生本就应该天真地过着没有爱情的生活的。在此之前，我只爱过那些动漫中的纸上的人物——初一的好学生就是应该这么幼稚的。

然而，一切都在那一天、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颠覆了。

而关于他的，其实也只能勾勒出模糊的侧脸，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标志性的深蓝牛仔外套，还有经常在课上擤鼻涕的可爱行为，除此之外就只有“俞子翔”这个名字了。

不过我确信我已经爱上了他，要不然我不会发呆时会在草稿纸上写满他的名字，要不然我不会每当看到爱情电视剧的男一号就会想到他，要不然我不会总在 baidu 的搜索栏上输他的名字。

无法移开目光，无法停止想念。

天呐，我杨思沐爱上这个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了！

2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好想看看啊～”墨琳一脸天真的望着我，然后用手抚着我的脸大笑，“慕斯小姐，你的脸红了耶～”

“没啦没啦！才没有呢！”我甩开她的手，嘟起了嘴巴，“我是很认真的嘛！”

“你看你都害羞了还说没有～”

“哼，不跟你说了……”我转过身去，装作生气状，墨琳便只好作罢，拉住了我的手。

“对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俞子翔。”

“什么？鱼子酱！？”墨琳瞪大双眼看着我，然后捂住嘴巴想握住笑，结果还是顿时爆发了出来，“哈哈哈哈，怎么有这么好笑的名字……”

“什么啦，是俞、子、翔～”虽说有些义愤填膺，但我还是禁不住和墨琳一起笑了起来。

“还是鱼子酱比较好嘛～”墨琳一边笑一边说，“你们以后可以去做一个广告，当温柔的慕斯蛋糕遇上了香滑诱人的鱼子酱，浪漫，就此开始……”墨琳学着广告里那个性感妖娆的音调，抑扬顿挫地捏造着广告词，搞得我一下陷入了百分之一千的尴尬境地。于是我便立马举起我的爪子靠到了墨琳的腰间，像奶油一样缠了上去，“谁让你乱说，谁让你乱说！”

“啊哈哈，没没，我没乱说呀～诶，你手放开～”

“不放不放～”

“哦哟哟，以后就这么缠着鱼子酱啦？”

“喂你不要乱说好不好啊！！”

“嘻嘻，你自己一定这么想的吧！”

“哼，看你还嘴硬！”

我一狠心，爪子用了十成的功力，墨琳终于求饶了。

“哎呀呀，我错了，姑奶奶放了我吧……”

“这还差不多……”

……

初中那会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就是同桌墨琳，还有一个是我哥们辰宇。虽然这类挂三的事情我还是没有选择告诉男生，因为我可以想象他会先做出一副超惊讶的表情，然后一定是笑，而且是大笑狂笑，然后指着我笑不成声地说，“你、、你也会、、爱上男人？”

不过这件事还是让我周围的朋友和同学都知道了，因为那些日子我开始在 QQ 上疯狂地换状态。就是“俞子翔大哥哥好帅啊”之类的。怎么？你说我太高调？好吧，我只是本着娱乐大众的心态的，况且，我不怕别人说我是一个花痴，因为我本来就是——反正俞子翔是不会知道的。

他的确是不会知道的。纵使我终于有勇气把位子挪到了他的边上。

我曾想过一个很浪漫的开始，我应该很诚恳地去问他一个问题，然后问很多问题，然后他会对我有兴趣、问我的名字，然后就发出约会邀请；我甚至想过要跟他讲 3 句话，“我的 U 盘掉了”，“唉”，“你帮你捡一下好吗？”，其实就是“我爱你”的藏头话之类的，可惜我的 U 盘一直都没有机会掉到地上去，况且这种方法实在是太十三了；我尝试在他边上吃了居多的德芙巧克力，企图勾引他的胃，可是他依旧盯着他的电脑屏幕做题或者打打游戏，或者擤鼻涕……

不过，纵使 he 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依旧关心他的一切。从他每次上课的着装，到不停地在网络上搜索他的名字；天天上他的贴吧，即使没有勇气发个帖子，吧里的更新情况也比“每天”糟糕的多；努力从学长那听取他的所有消息；甚至不停的人肉。终于，我搜集到了那些我想要的东西——他的学校、他的事迹、他的成绩，以及——他的照片。

“大家好，我是心理博士张怡筠～根据您刚才所描述的行为来看呢，你已经真正的爱上，或者说暗恋上那个鱼子酱先生了。”墨琳推了推眼镜，模仿着、说着很别扭的港台腔说，“不过对于慕斯小姐来说呢，我其实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呢。而且，我既喜欢是慕斯蛋糕也喜欢吃鱼子酱哦，所以很希望看你们在一起哦，所以快些行动吧，祝福你们两个哦～”

“好啦，你别挫我了啦……人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呢……”

“哦哦哦～”墨琳看着我，“这种感觉一定很奇妙吧～加油啦～不过我还是很想见他啦。”

“恩。其实我已经找到他的照片了啦！”

“哇!!! ???”墨琳大叫一声，惹得周围的同学都看了过来，又让我不禁想去墙角挖个洞把自己埋进去。不过，首先一定要画很多的圈圈来诅咒这个尖叫的小喇叭。

“喂喂喂，轻点啦！我人肉的，下次传给你。”

“哇塞，居然都用到人肉了，姐姐我挺你。”墨琳发出邪邪的笑声，不禁让我有点毛骨悚然。为了防止她继续挫我，我只得选择了转移话题：

“唉，我们说说别的吧。”

“哦哟，慕斯小姐，你现在可是三句不离鱼子酱，现在就想转移话题呀……”

“谁说的……”

“上次我说周杰伦的歌很好听，结果你不就讲到‘他的声音好好听的呢’？”

“他的声音确实是相当很好听啊……”

“哦哟，那么上次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帅哥，你怎么又想到他了啊？”

“谁让那个帅哥也带着宽边眼镜嘛……”

“你总归有理由的！”

“那当然咯……”

“那～作为张怡筠我来说呢，我觉得你最近有点疯狂了呢。快去表白吧。”

墨琳又开始了……

“我揍你呀！”

“那我是鱼子酱你还揍不走揍啊……”

“……揍！”

“啊！？你这么暴力的啊！”

“打是情骂是爱嘛！”

“……”

说实话有时跟墨琳在一起还真蛮吃不消的。这个小姑娘在网上电视上看的东西多了，总是喜欢跟风潮流，也特爱八卦。“慕斯蛋糕”就是她为我取的外号，大概就是把名字后面两个名字倒了过来，虽然当初我严厉反对，最终还是接受了。我们上课喜欢聊各种东西，不过基本上都是我来听她说，她最近看的韩剧啦动画片啦听的专辑啦。不过墨琳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有点小做，这个性格倒是挺受男孩子喜欢的，大概特别是辰宇好的那型。不过辰宇同学沉迷于电脑游戏，虽然对我的“恋情”表示无比的鄙视和嘲笑，却从来不多问。哥们就是哥们。不过说来，辰宇的脾气特好，我和墨琳就喜欢无聊的时候拆拆他的笔，或者扯扯他的鞋带，周末喜欢拉他出来请客。虽然装作舍不得钱包，但是在我们过生日时总是能很大手笔地买一个名牌的小东西送来，我现在的 adidas 钱包就是出自他手。

比起来，他倒是没给我留下什么值得留念的物品。

但是，我的心还是属于他的。

快寒假的时候，我“失恋”了。

因为竞赛成绩优秀，他即将去一个更加厉害的班级上课，这就意味着，这一个礼拜一次的窥探的机会即将结束了。

12

然而这一次，我居然跟他坐在了同一辆离去的公交车上。老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天——大概父母都是对天才的故事相当感兴趣的吧。总之，那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同学，从里扯到外的那种。一向开朗乐观多话的我也居然矜持到一句话都插不进去，托着腮帮，仔细看着他的脸，然后默叹那个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的脸。

我们在一辆公交车上。他不认识我。而我却很爱他。纵然多年之后我们依旧在一辆公交车上，他依旧是那么谈笑风生，我依旧矜持地正经地不正常。这大概就是爱情。

公交车到底驶向哪里，我不清楚。心里只有一种离别的苦楚。然而最不可原谅的是，默默想着的我就这么睡着了。醒来之后自然是空荡的座位，该在的人不再，就好像一只小孤舟飘在了汪洋大海，到底向哪里开去已经不在乎了，去哪里都是没有方向、没有你。

我会想念你的。那个赐予我一见钟情的人，那个在我的幻想中应当和我一起堆雪人的人，那个在寒冷的冬天应该捂着我的手哈着暖气的人，那个应该把外套批在我身上的人，那个在墙角拥吻的人——纵然印象中的那个人，依旧只有模糊的脸，一副金属宽边眼镜，一件牛仔风衣。如果可以，我能称呼你为王子吗？

音乐的旋律在耳麦里边一遍又一遍地响起，穿透着空气，扰乱了心思——笔尖在草稿纸上努力的画着，然后就跟着头发一样凌乱起来的字迹，还是能分别出那是你的名字。我想控制，却不能——那就不要控制好了。环绕在脑海里的那个眼镜挥之不去，那就不要挥了吧。我也懒得拒绝心底的声音。纵然落入了那个可怕的陷阱，爱情随着时间来了，那也大概会随着时间走的吧。

王子，如果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孩那么爱你，你会觉得幸福吗？

不过，墨琳是不幸福的。

因为墨琳喜欢上了一个叫陆诚的男孩子。

但是，跟墨琳在一起却确实是幸福的。

墨琳和我在雪地里绘制两串脚印。然后在那个漫天飘着小精灵的浪漫世界里玩着极其浪漫的游戏——打雪仗。木然，我回想起那段曾在网络上阅读过的关于他的事情——冬天去某地比赛的他拉着两个女生在雪地里打雪仗，却被那片文章的主人悄然袭击，好不狼狈。那日在电脑屏幕前偷笑的我也默默地嫉妒那两个幸运的女生，想到这，一出神的我居然也被墨琳悄然袭击了——一只巨大的雪球砸在了我的额头上，我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

“唔～好痛好痛～”我用力甩掉冰冷的雪，装作呜呜大哭起来。

“啊～～怎么了～”墨琳赶忙跑了过来，蹲下身帮我掸雪。

“呜呜呜，你欺负我～”

“好啦好啦，不哭了嘛～”墨琳突然用双手合住了双眼，然后突然把手打开作开窗状，“我是鱼子酱～”，然后再把手阖上，再打开，“我是鱼子酱～不哭了哦～不哭了～”

我真的不哭了。破“涕”为笑。

“嘿，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一说鱼子酱就笑。”墨琳伸手把我拉了起来。

“哼。”我偷偷地从手边堆积了一个小雪球，猛地朝墨琳砸去。

“哇～～你偷袭～～呜呜呜，你欺负我～”墨琳遭受突然袭击，也发挥了小女生大作的本领。

“好啦，我们这样扯平啦。”

“你欺负我～呜呜呜～”

“好啦好啦，不哭啦不哭啦。”

“呜呜呜……”

“好啦好啦，你看我是谁？”我学着她刚才的样子，把手一开一闭，“我是陆诚哦～我是陆诚哦～”

“呜呜呜……哈哈”墨琳终于笑了起来。

“你也重色轻友啊～”我点了墨琳的鼻子一下，两个女生在雪地里笑开了。

原来他的名字就是这么一个，在我伤心的时候能逗我笑起来的東西；原

来他的名字，就是那个我寂寞的时候可以消遣的东西；原来他的名字，就是
我无时无刻在重色轻友的证明。

浪漫的背景，浪漫的事，却没有浪漫的你。

墨琳说，我们在拿对方的相思来哄自己的寂寞。

我说，只有心里有秘密的人，才能领悟我们的寂寞。

墨琳说，要是你是他就好了。

我说，他真的很幸福呢。

墨琳说，那他的幸福，你觉得幸福吗？

我说，爱一个人果然是很幸福的。

只是那种幸福，略略带了一些苦涩；只是那种幸福，只能锁在日记里；
只是那种幸福，只能与最亲密的好友分享；只是那种幸福，他是不知道的。
就像墨琳是不知道辰宇的幸福一样。

那哥们跟我坦白的时候，脸色惨白的可怕，那平时的嚣张气焰突然全部
被爱情浇了个落汤鸡。

“杨思沐啊。我跟你说了个事。”

“哟，顾辰宇同学，你今天脸色不太对劲哟，怎么，默写又不及格了？”

“……不是。”

“说啊。”

“……算了。还是不跟你说了。”

“喂，你这人怎么这样，大男生那么扭捏。”

“……我……”

“你没事吧你？”

“你可以保证不说出去么？”

“唉，你当不当我是你哥们呀？”

“……当……”

“那你有事快说有屁快放啊！”

“……哦……”辰宇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像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的样
子说，

“我……我、喜、欢、上、陈、墨、琳、了。”

“砰……”

那是我头倒在桌子上的声音。

“真的。你别说出去。”

“当然……”

“你不惊讶吗？”

“……还好吧。你不觉得你看墨琳的眼神很奇怪啊？”

“……你觉得我有希望吗？”

“……你知道墨琳喜欢陆诚吗？”

“知道……”

“你怎么知道啊！”

“她看陆诚的眼神很奇怪吧？”

我瞬间呆住了，画外音分明就是在说，我看俞子翔的眼神是不是也很奇怪？

“那你想怎么样啊？”

“不知道……所以告诉你了啊……”

“去表白吧……”

“不要啊……”

“那就没机会了啊……”

“那就像你跟那个什么……鱼子酱一样？”

靠！这家伙太过分了吧，过来咨询居然还哪壶不开提哪壶！

“切，那不一样。”

“单相思有什么不一样的啊。”

“我是女生呀。”

“……我没觉得一个会打魔兽的……能叫做女生。”

“喂！你！！！！！！！”

这一刻，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大喊一声“你这个连表白都不敢的能叫做男生？”

冬天过去便是春天了。然而，我却希望记忆能一直停留在那个冬天，那个还拥有他的冬天。

期待已久的春游，纵然没有他，我还有一个跟我同样有秘密的墨琳。

阳光照在大路上，刺得眼镜有些无法适应。不过，那样的暖暖的感觉倒是感觉不错。两个女孩总是惊喜地发现惊艳的一隅，然后欢快地狂奔过去——没有他陪我，至少还有美景，至少还有好友。

郊游应该也是一个很艳遇的过程吧，女主角应该在半路不小心扭到了脚，而或者更刺激地滑倒了，这个时候男主角就会伸出手来，或者直接将她背了起来。路间回荡着女主角的歌唱，而男主角应该注视着她，然后很温馨地笑起来。

——路间回荡着我们的歌唱，这倒是不错的。

坐在山顶的石凳上，我们望着对方，想着那些应该在脑海中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吼两句吧。”我提议。

“好呀好呀。我先来！”墨琳跳了起来，手扶着栏杆，对着对面的山大叫，“啊～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呵呵，真有意思。”我也跳了起来，站在了墨琳的边上，“让、我、考、进、一、中、吧！”

“哦哟，太学术了你！”墨琳看着我笑了。

“没啦，是俞子翔被那个学校预录取了啦！”

“哦哦哦，原来你还是三句不离他。”

“那当然咯～”

“那我也要许一个很像的愿望。”

“什么啊？”

墨琳深呼吸后，对着对面大喊：“我、想、和、陆、诚、在、一、起！”

“哈哈……”

紧接着，墨琳又对着山头大喊：“陆——诚，我、爱、你！”

哇塞！那一瞬间，我简直能用膜拜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心情。

“你不喊一下？”

“我啊……算了啦。”

“喊一下嘛～”

“……哦，好吧……”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决定啊……

“俞——子——翔，我、爱、你！”

……

那句在心里默念过成千上万遍的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我口中说出来。阳光着那个声音，从心里一直射出去，再从对面反射了回来，回音久久回荡在心间，却没法进入他的耳蜗。纵然时间慢慢累积起来，我还是依旧能在记忆里翻回那句话，没有灰尘——因为那样一句话，我天天在回忆。

不过后来，第一个愿望还真的实现了。

放学后的下午，我跳到课桌上，荡起双脚，托着腮帮子，默默想着某个人。突然，口间就冒出一句，“真无聊呀。”

“真无聊呀。”

我抬头一看，是辰宇。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学我说话咯？”

“你学我说话咯？”

喂！这家伙搞什么啊！

“喂，你……”

“喂，你……”

“顾辰宇是神经病。”

“顾辰宇是神经病。”

哇塞！这家伙要来真的！好！我奉陪到底！

“顾辰宇爱陈墨琳。”

“顾辰宇爱陈墨琳。”

“陈墨琳爱顾辰宇。”

“陈墨琳爱顾辰宇。”

“他们结婚了。”

“他们结婚了。”

“过着幸福的生活。”

“过着幸福的生活。”

“还生了一堆胖娃娃。”

“还生了一堆胖娃娃。”

靠！这家伙连我的动作都学！最终我只得使出杀手锏，大步走进了女厕所……

不过那件事后，虽然辰宇没有表白过，却还是让墨琳从那些八卦的消息中知道了辰宇的幸福。但是，她却不能帮他实现。

幸好辰宇还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依旧喜欢跟我闹，于是那段日子我跟辰宇开始疯狂地更新 QQ 状态。

“我真想用那个锤子砸那个该死的李咏。还有更该死的顾 cy。”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呢？——恶心的慕斯蛋糕。”

“辰宇同学，你这样以后怎么找媳妇呀？”

“思沐同学，祝你和鱼子酱在天堂相会。”

“顾辰宇，我咒你这个礼拜默写全部不及格。”

“杨思沐，我咒你这个礼拜考试全部挂科。哦，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诅咒的。”

“顾辰宇！思想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

“本来想叫某人滚的……不过大概她不会滚吧……”

……

有时想，顾辰宇还真是个蛮有意思的朋友。怎么说，跟墨琳还真蛮配的。要是他俩在一起，以后说不定还可以讨点糖吃吃。可惜我的爱情，大概是盼不到头了，想到这不禁有点伤感。哦哟，真是拿两个人的八卦来填充我自己的寂寞呀……

“喂，你跟顾辰宇怎么啦？”QQ 头像闪动了，是墨琳。

“哦，没啥啦，就是玩玩。”

“噢……”

“话说，你觉得辰宇怎么样啦？”

“……”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蛮配的呀～”我在电脑前发出邪邪的笑声，不知

道对面那个小妮子看到这有没有心跳加速、手脚冰凉？

“.....”

“怎么了？”

“沐。话说.....”

“？”

“陆诚跟我表白了。”

“哇塞！真的啊？”

“恩。”

“也难怪，你这么漂亮那么可爱，没有男生不喜欢的啦。”

“.....”

“那你们在一起了吗？”

“算是吧.....”

“唉.....你这让辰宇怎么办呀？”

“.....”

“好啦好啦，恭喜你啦，祝你幸福。”

“:) 谢谢”

“你说，你就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哪有啊！”

“你们俩就一起刺激我好啦~”

“你会有机会的啦.....”

“哪有啊.....”

“你不是打算考进一中吗？”

“机会渺茫.....”

“大姐，你那么强的，肯定行的啦。”

“但愿吧.....”

“总之，大家都要幸福啦！”

“那是因为你已经幸福了啊。”

“.....”

“那，是不是应该改成——陆诚爱陈墨琳，陈墨琳爱陆诚，他们结婚了，过着幸福的生活，还生了一堆胖娃娃？”

其实怎么说，我还都是喜欢原来的那个名字，跟顺口一点。不过既然墨琳喜欢，那就让她喜欢吧。喜欢的事情是没有理由，也无法抗拒的。

“喂！你不要恶搞啦！明明是俞子翔爱杨思沐，杨思沐爱鱼子酱，他们结婚了，过着幸福的生活，还生了一堆胖娃娃。”

“.....”

虽然在屏幕前被冷得呆住了，但还是觉得心头一暖。

“我不要一堆，要十个就够了。”

“==|||什么叫‘十个就够了’.....那你要什么性别的？”

“.....”

“我知道了～9个不男不女的～”

“喂，那还有一个算什么啊？”

“又男又女咯！”

“喂，有你说话这么毒的吗？”

“你不是要十个嘛.....”

“.....”

于是就有那么一个瞬间，墨琳的幸福，撒下我一个人，终于成真了。

然而那一瞬间，幸福的定义又好像支离破碎了。那一瞬间，我不知是该祝福墨琳的幸福，还是惋惜辰字的幸福。那一瞬间，我无法想象，无法猜测，无法预计。

如果说，等待能换取幸福，那就等下去吧。

但是，我的幸福究竟在哪里？

5

暑假里省里的计算机竞赛讲座，学校老师很自然地把唯一的名额给了我。纵然认为这注定是一场极其无聊极其耗费时间的一件烦事，我却注定不能推却。

然而我有的时候却又觉得，上天对我是那么恩惠的——我注定还是会看到他的。

背着沉重的包和那个空荡荡的胃，看着表，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我很忐忑很不情愿地走进教室大门，刚想埋头穿越过人群的眼神，然而走进那扇

大门的一瞬间，却被眼前看到的那个影子惊呆了——
是他！

由于不能注视太久，我只得默默低下头走到了教室末端，坐在了那个会不停发出嘎吱嘎吱声音的椅子上，撑着头，想仔细看老师的幻灯片上说的是
什么，却始终无法逃离地将目光移在那个人的身上——

一副白色的宽边眼镜，其他什么都没有变。

还是那么迷人呢。

第二次一见钟情。

很不幸地，这讲座对我而言完全只能算得上是“听天书”活动，但是却
又很幸运的是，终于，在漫长的一个学期的等待下，终于又见到了他。

我漫无目的地抄写着老师在幻灯片上播放的东西——至于那是什么，已
经不重要了——一旦有一个人在你的心里占据了那样的位置，那种百分比会
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膨胀，直到超过 100%，1000%，直到将所有的其他
东西都挤到了九霄云外，直到那颗很脆弱的心最终爆炸。

这样的结局实在太恐怖了——但是我没法控制。算了，就让它像癌细胞
扩散好了，反正他不在乎我的死的。

想念的时候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发呆的时候却很快地荒废了时间。

下课休息的铃声。

我趴在桌上，想睡一会。

“好了好了！快点！”

——恩？好像是他那里发出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他正把身子转了过来，而手里——拿着一手崭新的扑克。

“快点快点！”

“哦哟，你出的什么破牌呀？”

“切，手气不好。”

“赢啦！哈哈！”

那种肆意的吵闹的笑声欢呼声——还在懵睡的我不是本应该很讨厌的么？怎么此时觉得那么可爱？那副白色的眼镜越发的出现在眼前，就挥之不去。原来如果爱上一个人，连什么都会变成他的优点的。

“发牌啦发牌啦！”

我看不清他的手势——不过那一定很干净利落漂亮的——他牌一定打得很好吧——因为他很聪明啊。随后，我的目光开始聚集在他身边那个女生身上——刚才上课他好像问她借了一张草稿纸呢——不会是他女朋友吧？长得不怎么呀！不过怎么说都有点嫉妒——或者他就喜欢这个类型的呢？不会不会，那么好的学生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看着他们打牌，置身事外，却又仿佛穿梭在里面——或者说，穿梭在他的言语中——如果世界只剩他一个焦点，大概我是最高兴的。

终于上课了。

看着他慌忙地收牌、整理桌子，大喊“快呀快呀”，我突然就花痴般地笑了。

真可爱。

原来他就是我的目的。所有的目的。

那五天，是那个暑假最幸福的几天。我可以天天在上课时发呆想着他，下课默默注视着他，放学时目送他走进私家车，目送那辆车驶向远方。至少，我还知道了他喜欢打牌这个爱好，还算有些收获的吧。

这个时候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在那个学期，辰宇会天天陪着墨琳在车站等车了。尽管陆诚也在，但只要视野中有你，就是幸福了吧。

我怎么总觉得我们的幸福那么卑贱呢？

后来初二初三的日子，大概大家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居然都纷纷冒出了各种“桃色事件”——先是某男生开始疯狂地在各种考试作文中用了某女生作为作文材料，而老师也居然公然视之范文，引起班级一阵哗然；而后又有某男生效法“爱莲说”写了一篇惊世骇俗的“爱梅说”来纪念对某梅姓女孩的爱慕之心；当然，各类合理不合理的绯闻也横空出世——包括我和辰宇。

事件的始终，最不厚道的就是墨琳，明明知道辰宇喜欢的是她、我喜欢的是鱼子酱，却偏偏要把我们俩扯一块——我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陆诚这坏小子出的主意。

“慕斯，我说啊，我们这组的音乐小品，我已经决定了，辰宇唱 007 的主题歌，你得扮演邦女郎。”墨琳拿着一纸剧本，做着一副大导演的样子用她纤细的手指弹了弹那沓纸对我说。

靠！我差点喷茶！

“喂，你……”

“我还没说完呢～后面有一个小品，是周杰伦歌词串烧，你和辰宇演爸爸妈妈，我演你们的女儿。”

“这个太过分了吧！”

“还有，最后你们要一起唱《天仙配》。”

“喂喂喂，墨琳啊，这个太过分了吧，虽然你作为组长，但总是要征得民众同意吧？”

“谁说我不征得民众同意的啊！？ ”

“就算我同意，你也要问辰宇的吧？”

“这家伙同意了啊！”

靠！墨琳你施加美人计了吧！？

“但是我不同意啊！你不能去演啊”

“我们这组就我们俩女生～你说，如果我演的话，陆诚会生气的啦。”

“哦哟，你就欺负我没有男朋友咯！”

“好啦好啦，我知道你最好了，就帮一下忙嘛～再说这些节目都是你想出来的呀……”

拜托，我那个时候是怀着让你和辰宇去表演的歹意才出的呀……现在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不行不行，太过分了！”

“但是我已经做宣传了啊～”

“喂……你这属于先斩后奏啊！”

“谁让你们选我做组长的啊……”

“哼……”

“好啦好啦，我请你吃饭？”

“不要!”

“好嘛好嘛，那你要什么啊？”

“我要鱼子酱你有不？”

“那我明天帮你去买？”

“我要的是那个人!”

“……”

当然，最后我还是妥协了——只不过没有演邦女郎而已。不过，墨琳这家伙居然已经在全班宣传了个遍，搞得在表演时都看着台下的我，好像在问：邦女郎怎么不上场呀……

虽然唱《天仙配》最终也被和谐成两个男生在台上发雌，但那个恶心的音乐小品居然要辰宇对着我大喊一声“娘子”和“你真是我的完美女人啊”，从此，我恨透了周杰伦这个人——什么歌名不好取，偏偏取得那么露骨！

重要的是，现在能站在我身边的是那个叫顾辰宇的人。而不是俞子翔啊。

不过，有一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鱼子酱和辰宇一样喜欢周杰伦的歌。

6

忙碌的初三学习，又陆陆续续听说了他的消息——他进了一中、在高一暑假又因为竞赛成绩优秀已经确定保送去了北大、又听说他想出国了——最后一条消息还真是让我难过了好一会。

“思沐啊，你想考什么学校啊？”月考结束，我和墨琳坐在学校的秋千上，感受着暖暖的阳光，享受着很少能有的荒废时日的机会。

“不知道呀……”

“直升附中吗？”

“但是俞子翔怎么办呢？”

“你还是忘不了他呀……”

“嗯……那墨琳你呢？”

“陆诚要去附中呢……但是我成绩没他那么好，附中很难进呢。”

“那你还准备去考吗？”

“嗯。当然啦！不努力怎么会有成果呢？”

“嘻嘻……”

“所以，你也要努力啦！”

“可是好纠结啊……”

“那你如果不进一中还有机会见他吗？”

“大概很少吧……”

“那确实很纠结啊……”

“但是进一中也只有一年的时间来见他啊～况且他好像要出国了呢……”

“但是，一年也是很值得的啊～”

两个女孩突然不说话了。我翘着脚，试图把脑袋里那个纠结的他和纠结的学校甩掉，却无济于事。这应该是上天要交给我的一个抉择吧——或者说是不是一场考验？要是我真的喜欢他，是不是应该去一中呢？

“墨琳！”

我突然一叫让墨琳吓得站了起来，“哟，你……你怎么啦？”

“我决定考一中了！”

“哦，是吗？”墨琳看着我笑了，“爱情的力量真大！”

“墨琳，你要加油哦，到时候我要看你们小夫妻俩双双进附中再携手进一个大学！”

“喂，谁是小夫妻俩啊！？”

“陆诚～陆诚～”

“哟，那我以后来看你跟鱼子酱做模范情侣！”

“你！！！！！！！”

……

不过，命运还是眷顾我的——两月的某一天，我参加了一中的预录取面试——那是第一次见到莫莫老师。

短发、淡妆、香水、时尚的衣服，莫莫老师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漂亮的大学生姐姐。甜甜地笑容，看着我说，“这个是杨思沐吧？跟我来吧。”

我和她走进了那个小教室，坐下。莫莫老师开始眨着那双很漂亮的眼晴问我许多问题。亲和的老师总是让人觉得很放松的，然而，最后几个问题却突然揪紧了我的心。

“你为什么会想来一中呢？”

这个问题，至今都还是有很多人来问我——要知道一中离我家很远，况且我们的初中的高中部同一中一样优秀，选择直升显然比去一中更容易方便一切；再说要是为了竞赛，应该去省实验中学才对……说到底，都是为了那个该死的暗恋，不过，不见得让我说，“我因为一个连我名字都不知道的男人要去一中”吧？

“因为，我想换个环境啦～”不知道我说谎的时候，是不是会很自然地乱眨眼皮、脸变得通红、鼻子张长呢？好吧，至少最后一点应该还是没有，因为莫莫老师没有尖叫。

“是不是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就腻了呢？”

哇塞！这个美女老师怎么这么“善解人意”！！

“恩恩。”

“那为什么会不喜欢你们的附中呢？”

靠！刚才还觉得她“善解人意”呢……唉算了算了，权当自己走进自己的陷阱吧，只能将计就计了，于是我只得胡诌了一通，什么不想跟某些老师某些人在一起啦，学习环境不严谨啦，想结交新同学之类的……当时真佩服自己，怎么瞬间就口头即兴说了那么多的谎话。当然，这套话从此我就背了出来——处处都用得着。

面试结束了，一时我就喜欢上了莫莫老师，莫莫老师大概也是对我相当满意吧——一脸可爱迷人的微笑。终于，我被一中预录取了——这大概是我能为这个暗恋做的第一步。当然，这一步跨得确实很大，至今我还是佩服自己的勇气，纵然后来的事情发展也没有那么乐观。

“慕斯蛋糕你要跟鱼子酱生生死死勾在一起啦！！”

靠！早知道这墨琳这家伙这么“大嘴巴”，我就不告诉她了。

“喂……你不要那么高调好哇～”

“好好好……你们要低调，那我高调地宣传不可以啊！？”

“墨琳同学，你要不要我把你跟陆诚的事在全天下宣布一下呀？”

“哦哦哦，我错了，我错了～”墨琳又开始扮鬼脸了，“你看，你说到鱼子酱脸就红了呢！”

“谁说的……”

“是不是慕斯蛋糕碰到鱼子酱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双颊变成粉红色，心脏剧烈跳动，手心冒汗，全身颤抖……”

“墨琳啊，这不是你跟陆诚在一起发生的事情嘛，怎么可以推到我头上来啊？”

“我才没呢！”

“哦哟，你看你脸红了喏～”

“瞎说！”

“你自己照镜子……”

“我就看到你的脸是红的……”

“你的也是……”

……

后来，陆诚和辰宇都进了附中，但是墨琳却没有。毕业典礼结束的时候，我、墨琳、陆诚和辰宇一起在车站上等车——最后一次一起等车。我们面前就是一面墙，一面叫做毕业的墙，我们一直往前冲，就直接撞了上去，血肉模糊。以后再也没有那么多机会能见到这些朋友了——进一中有了俞子翔，却抛弃了朋友——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或许我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什么东西都是有终结的——就像陆诚和墨琳。

陆诚这个混蛋直接找到了我，“杨思沐，我知道你跟墨琳最好了。能不能告诉她，我们就这样算了？”

“什么意思？”

有一点不一样的苗头，我却没有完全听懂。

“我要……跟她分手……”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你们不是好好的嘛！不是你先追她的嘛！为什么现在提分手啊！”

“你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像朋友一样的……”

“那是因为你们约定要在学习后在一起啊！”

“可是，现在我们进了不同的学校……”

“那又怎么样啊？人家异地恋不都好好的嘛！”

“……那……能不能让她等到高中毕业？”

“你这种人哪有资格让人家等你！”

那一瞬间我真想直接甩一个耳光上去——这算什么男人啊！？太过分了

吧！？

“总之……你告诉墨琳吧……还有，祝你和鱼子酱能幸福……”

陆诚说完就转头了。

“我不需要你这种人的祝福!!!”

墨琳的泪水瞬间就流了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我……”

我不知所措了。就像开口前一样。

“没没……大概他是那种事业心特别强的男生吧……”墨琳接过我递去的餐巾纸，“你还是要幸福啊～”墨琳强装的笑容和她还为那个该死的家伙硬编的理由，突然让我就伤感了——原来爱上就是爱上了，哪怕对方一百万的不好，都是自己的错。

对啊，我爱上的俞子翔，哪怕他是怎么样的人，都是爱上了，没办法改变了。

7

因为完全不了解，我想过那个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默默地理着关于他的所有线索——从声音、牛仔衣、眼镜、扑克牌、竞赛、贴吧……我像那些小说中写的女孩一样，试图找到他的联系方式，终于有勇气在贴吧里发了言。那些愚蠢的话我至今不相信是从自己的手下敲出来的。

“你是谁啊？”

仅仅4个字的回复，还是让我紧张了很久。

“我是谁不重要啦。”

我的意思是，你最重要。

“我们交个朋友啦～～”

我揣测他看到我那些话会想些什么。不过墨琳说，喜欢“～”的男生应该是那种很阳光可爱或者说“十三”的人。

之后有问了他很多竞赛的问题。不过依旧没有告诉他我是谁。

——爱情让人丧失理智。大概是对的。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了。

“你方便的话，给我一下你的手机吧。”

这分明是在说有戏？

——太傻了。我居然把手机号给了他。

但是——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联系。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有“然后”的。

然而，这份藏着的感情太苦涩了。就像想着他就见不到他，就像他的照片我都要藏在一个很隐蔽的文件夹里以免被父母发现，就像梦里会梦到那个模糊的影子，就像等待他的消息回复，就像……

就像我爱他。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生会为某个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的人痴狂。如果已经爱上了你，如果这是上天的安排，如果没有办法控制。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至少，我还有一个人可以让我牵挂，至少，我还有一个人可以让我寂寞，至少，我还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伤心。

至少，我还有很美好的倒带回忆。

2.我最快乐那一年

30



你的爱还在旅行或已定居哪里
也许遗憾和年轻/总绑在一起
我最快乐那一年/是你陪我经历一切/什么都生动又强烈/有真正在活着的感觉

1

“那个……杨思沐你坐过来一些吧。”他带着浅浅的微笑说了话，打破了沉寂，也打破了我那些曾经美好而又有一些苦涩的回忆。

“哦……”我慢慢移动了一下自己的椅子，然后发现自己在很莫名地挂着一张笑脸——大概很像僵尸的笑脸——是我在听到他的名字或者想到他的时候永远控制不了的笑脸——尽管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笑，大概是为了掩饰所谓的事实吧。当然，既然我已经发现了，那就必须把这张脸换掉了——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张脸有多恐怖。

“那，我再介绍两位学长给你们，他们算是你们的前辈吧，所以有问题

也可以问他们哦～”然后他站起身来，对着远处两个面对电脑屏幕的男生打了一个响指，“楚翼初，王君昊！来见学弟学妹呀！”但是对面的两个男生依旧盯着电脑屏幕，他便走了过去，然后重重地按在了他们俩屏幕的开关上，“叫你们俩呢！”

“喂，别关呀，关键时刻呢！”

“就是呀，就快把他干掉了！”

“我说你们两个啊，怎么就会打游戏啊，打又打不过我～”他插着腰，做着一副老大的样子，“不许打游戏，坐到前面去！”

看着那两个学长灰溜溜的样子，我和安冬相视一笑。怎么想，他说的话，他调皮的关屏幕的动作，他威武的叉腰的动作，怎么都那么帅呀！

“哈哈”莫莫老师在一边笑了起来，“我是不是该点名了啊？”然后莫莫拿着打卡机走到每个人的面前——因为这节本是一节选修课，只不过把我们这些搞计算机竞赛的都乘此机会集合在了一起上课而已。她拿着打卡机绕着教室走了一圈，突然就看着俞子翔说，“诶！？俞子翔，你的卡呢？”

“我要打什么卡啊？”

——高三是不参加这门课的，只不过俞子翔已经保送去了北京大学，在学校上课也就打打酱油，随便走走，也就帮帮莫莫老师的忙了。

“没有卡的小朋友应该要回去拿卡，否则不能上课哦～”莫莫老师睁大眼睛看着俞子翔，于是我们的目光都聚集到他们两个身上去了。

“什么呀～”俞子翔突然发起嗲来，“我不需要打卡的呀～莫老师～我需要什么打卡呢是不是啊莫老师～是不是嘛～”

我大概是第一次看到男生发嗲，突然汗毛就竖了起来，这个时候我看到安冬做了一个鄙夷的眼神，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而那两个高二的学长也相视一笑，继续打游戏了——虽然觉得有些冷，突然还是觉得，这么一个会发嗲的男生也是相当可爱的嘛——即使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大概情人眼里出西施吧，如果喜欢一个人，他的什么动作都会变得那么可爱的不是吗？

莫莫老师也笑了，拍了拍俞子翔的肩膀，“好啦，不跟你搞啦，男生这样像什么样子啊……你就好好帮他们上课吧……”

俞子翔走到了讲台上，看着都挂着笑颜的我们，然后做着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笑什么啊，不许笑！谁笑谁出去。”

当然，他说这句话的后果是，莫莫老师和我们一起笑起来了。

“靠，太不给面子了……”

俞子翔有很多经典语录，这也算一句吧，因为这句话从此以后就进入了我的句典中，而且是常用句典。

“好啦好啦，我来说一下我的要求吧……大家每个礼拜要做题，做很多题……然后呢，我来说一道题吧，像高二的，你们都已经上了我一年的课了，必须要做出来的啦……至于高一的嘛，就试一下水吧……”

巴拉巴拉……

我想，我会喜欢上计算机课，大概是因为有机会看到他吧。

“诶，你下次看到他一定要叫我的哦。”小乔低着头走路，然后又一脚把我的鞋子踩掉了——你一定觉得奇怪，她为什么低着头还是会把我的鞋子踩掉——这件事现在依旧是世界最神奇的谜团之一——我想大概她从来都看不到别人的鞋子吧。

“喂，小乔，你怎么又把我的鞋子踩掉了啊……”我跳着、金鸡独立式地慢慢地提起了鞋跟。

“哦。对不起。”

“那个，我不是给你看过我暑假偷拍的照片嘛！？ ”

“那个啊，你不是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他嘛，而且那么模糊……”

“对啊……”

“切，那有什么实用价值……”

“……”

“所以下次看到他一定要告诉我。”

“我怎么说，就是他？然后他怎么看我啊？”

“那我不管。”

“……”

小乔不叫小乔，大名江亦乔，而我们班还有一个女生叫乔倩，由于一个姓乔，一个名字的最后一个是乔，于是她们俩就被称作大小乔了。我喜欢小乔，但是是没有道理的——就像我喜欢俞子翔一样。第一面我们是在新生见面会上——然而那次我还不认识小乔——尽管她说她对我的印象很深——

那天排队签名的时候她就在我后面一个，她努力想看我签的名——结果没有看懂——因为那是我初中犯花痴时设计的签名，看得懂就怪了。但后来，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数理竞赛班，于是暑假里都参加了学校里办的竞赛培训班。那天进校门，小乔就冲到我边上——然后我们说完“你好”之后大概就没说什么话了——也还真是奇怪。不过那个暑假我倒是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像俞子翔的背影，纠结了半天最终还是拍了起来——尽管那个穿粉色衣服的模糊影子，后来我在重重推理后还是觉得不是他——因为之后，实在没有看到过他穿什么粉色的衣服吧。那时还没有告诉小乔，什么都没说——包括其他的话，但其实在心底里我还是蛮喜欢小乔的，当然我也看得出，小乔大概也是很喜欢我的——于是虽然在暑假里没说什么话，在开学后我们俩就开始攀谈起来了——很快很快，我就把那个暗藏三年的“鱼子酱”秘密告诉了她——毕竟，在这个新的学校，我还必须找到一个人吐槽吧？

“其实……”我突然顿了顿，“你因该见过他吧？”

“啊？什么时候啊？”小乔这个家伙，又把我鞋子踩掉了！！

“你走路能不能当心一点啊？”

“哦哦哦，对不起嘛……你说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啊？”

“你还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故意要坐在一个男生边上哇？”

“不记得了……”

“……”

“哦！是不是有一次，明明很空的，然后你非跟人家拼桌？”

“对啊对啊……你还记得啊？”

“记得啊！”

“长得帅哇？”

“我又没看那个男生……”

“切……”

“你那天干嘛不告诉我……”

“那天才开学第二天啊，我还没告诉你那个秘密呢！”

“那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

“我现在都觉得太早了……”

“我也觉得……”

“哦？”

“反正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跟你不熟，走在路上你就说你为了一个男生进一中……”

“我也觉得奇怪，我干嘛告诉你……搞得现在被你嘲笑。”

“我又没嘲笑你咯……”

“还没啊？”

“总之先要见一下这个男生的面啦～”

“……”

六个省略号，因为小乔又踩掉了我的鞋子。

2

尽管一直跟小乔宣布我的爱情宣言——即我初中那暗恋的三年就可以表示爱到永远，她依旧表示不屑一顾——这个缺乏爱情的女生总是觉得我在骗她——她说我在骗就当我是我在骗她吧，不过她还是相信有那么一个穿牛仔衣、戴着宽边眼镜的帅哥存在在一中。

小乔终于有机会见到我的白马王子了。

那日我和小乔吃完午饭，走出了食堂，午后的阳光照在玻璃上，反射着很暖心的光——然而这个时候我突然定住了——坐在玻璃另外一边的，是那个熟悉的帅气的脸庞，于是我赶紧拉着旁边的小乔，

“亦乔啊，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男生呢！”

白色的上衣被玻璃反射得显得更加干净，小乔居然也呆住了。

“怎么样啊？”

“哦哟哦哟，可惜了我没带眼镜……”

切，我当这家伙看呆了，结果居然是没有戴眼镜——看着她眯着眼睛看着玻璃那头的他那猥琐样，我真想抽她……

“你这家伙……太不给面子啦……”

这句话，就是从俞子翔的词典里偷窃来的句子。

我拉着小乔要起来，但是这家伙居然还是站着不动。

“走类……”

“好帅啊！”

小乔的那句话突然让我的心欢快起来，“你说什么啊？”

“真的好帅啊！”

哇塞！我有志同道合的人啦！

“我说吧？我喜欢的人怎么会不帅呢？”

“切……”小乔又用鄙视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好类，我们好走了啦……”我拽着小乔想走——毕竟别让人家发现我们这超猥琐的举动啊！

“还想看嘛……”

“哦哟，我都不看了你还看啊？”

“你已经看够了呀……”

这个时候我已经拽着小乔走了——这家伙怎么说话的呀，我作为一号腐女，面对一个帅哥，而且是我喜欢的一个大帅哥——我怎么看的够啊！

小乔第二次见到他，居然就有运气看到正面了。

地点，又是食堂。时间，又是中午。人物，我和俞子翔，还有那个叫江亦乔的旁观者。大概中午的食堂是一个非常艳遇的地方吧——如果真是这样中午还真得在食堂多呆一会儿。

那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概凡是有艳遇的时候天气都是这样的吧——我和亦乔从东走向西，而他从西走向东，正面迎接——我来不及告诉小乔，就挥了挥手和迎面走来的俞子翔打了一个招呼——俞子翔回应了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大概是笑了一下——我是不敢盯着他的脸看的——但是小乔是敢的——

“诶，我跟你说呀，他真的很帅诶！”

“哦？你看到他啦？”

“刚才跟你打招呼的那个不是啊？”

“是啊是啊，怎么不是啊！”我默默地就脸红了——加上那个很抽筋的笑容——惯有笑容。

“他那个笑容超优雅，超超超优雅！”

“啊……我怎么没看到……”

“你怎么会没看到啊！超优雅的笑容诶！”

“是哇是哇……”哈哈，看来我得谢谢小乔，帮我找到了他的其他值得记忆的优点啊！

“不过……”小乔后面的话却让我有些奔溃了——“你不觉得他有点矮

啊……”

“啊！？”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小乔给我来一个一记当头一棒——“你不觉得他穿的是女士运动裤啊？”

——哦哟，不就是那种灰灰的绵绵的软软的裤子嘛——我从来都不觉得那个可以叫作女士运动裤——难道那个裤子男就不能穿吗？当然，从小乔这样定义了女士运动裤，此后我也按照了她的定义法，而且我们还因为这个嘲笑了很多人——包括俞子翔。

36

“你怎么看得比我还仔细啊……”

“因为你只能看到他的优点啊……”

这点真的说到点子上了啊！

“切……”我表示不满——但是也仅此而已——小乔说的是实话啊。

“不过，他的笑容还是很优雅啊……”

“对啊对啊，他还是很帅的嘛！是不是啊……”

“恩……”

不过小乔说“恩”的时候，又是一副很鄙夷的眼神——我知道——我花痴过头了。

——确实就像小乔说的一样，大概喜欢一个人只会看到他的优点的——那些优点隐盖掉了那些缺点——或者，缺点在我的眼里也成了优点。

我曾经告诉墨琳，我最讨厌，就是那些高调、做作、自以为是的男生。我说的是陆诚。没想到却也射影到了俞子翔。

但是说到俞子翔，我宁愿用另外一些词形容——优秀、可爱、有实力——那些所谓我讨厌的东西，居然还是有理由来喜欢的。从此之后我渐渐就明白了，那些所谓的择偶要求，根本就是不起作用的——从此以后我就从来都不相信那些了——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爱上他——其他的，只要爱上他，一切要求都会降级的。

这么一想，自己真是没有出息啊……

难怪人们都说爱情让人失去理智。我就是个活生生的示例啊！？不过——幸好只有我自己会嘲笑自己，从墨琳，到辰宇，到亦乔，一直都那么支持我。难怪，那些秘密我都喜欢跟他们分享吧。

扯远了。现在我来讲一下我是怎么发现小乔也是一个花痴女生的——这

就要从第三次小乔遇见俞子翔说起。

礼拜五的阳光依旧那么明媚——我说过了，凡是有艳遇的时候大概都是阳光明媚的。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小乔第一次相约一起回家。下课的铃声响起后，我催促着小乔拿着行李——包裹着这个礼拜换下的脏衣服臭袜子，还有一大摞的作业，要背回家。走出教学楼，我静静地问了一句，“小乔啊，你到底乘什么车啊？”

没有回音。

“小乔，你乘什么车啊？”

还是没有回答。

“他？”

这算什么回答啊！？

我回头，看着小乔这个人——居然很呆板地站在那里——而且手很僵硬地指着一个人——我万万没想到那个指着的人——竟然就是俞子翔！！？？

喂，小乔，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她一定是不知道的，就像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踩掉我的鞋子一样。

喂，小乔，你知道你这种动作会说明什么吗？

她一定是不知道的，就像我也不知道一样。

喂，小乔，你知道除了你很尴尬之外，还有谁很尴尬吗？

她一定是不知道的，就像站在一边很莫名的俞子翔一样。

脑子一片空白，我对着那个莫名加莫名加莫名的俞子翔挥了挥手表示打招呼，然后看着小乔，愤怒地大喊一声：

“你到底乘什么车啊!!!!!!!!!!!!!!”

3

小乔一直不肯承认那次她犯的错——她至始至终都还是觉得她做得相当自然，一个吃惊到极点的人，她觉得就应该这样做的。不可原谅的是，她居然狡辩说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她还是会这么做的——靠，这个家伙太不给力了吧——最关键的是，她居然开始拒绝承认“俞子翔”很帅的事实了：

“慕斯啊，我觉得俞子翔好像不怎么帅啊……”

“啊！？怎么会啊！”

“你知道我很讨厌脸上很有内容的人。”

“什么内容啊……他表情太丰富了？”

“……不是……我说脸上的痘痘啦。”

“那很正常的啊，青春期嘛，你不也发啊？”

“但是他脸上太多了啊……”

“好吧……我承认……”

其实还可以吧。

“还有，他很矮呀……”

“所以跟我配呀……”

“……”

这个时候一张纸伸到了我们的面前——最近的学校社团在招新吧。不就是发了一张又一张质量不一的折飞机的材料嘛！我随手很顺便地折了起来。

“慕斯同学啊，这个传单上有俞子翔的名字诶！”

“啊啊啊，哪里哪里？”

“你的传单呢？”

“折飞机飞掉了。”

“……”

“哪里哪里啊？”

“喏，你看这里——‘一月初，社长俞子翔将带领社团成员去实地考察实践’……”

“什么社啊？”

“蓝天社——好土的名字啊……”

“干嘛的啊？”

“好像是关注弱势群体的……”

“啊！？”

“‘同一蓝天’嘛。”

“哦……”

“你不去了啊？”

“那么无聊的才不去类……”

“无聊？俞子翔在你会觉得无聊啊……”

“当然……”

虽然心里有一些不情愿，但毕竟，如果加入了蓝天社，我相信我就要开

始关注我自己了——大概我比起俞子翔来说也是那种超级弱势的人吧……

“那个，我来问问，你们作业做得怎样啦？”俞子翔再上课的时候，我望着他的那条“女士运动裤”不禁笑出来了。

“杨思沐？你笑什么啊？”

“……没什么”

“你做了没啊？”

“做了啊……”

“真乖～”

……瞬间觉得心里暖暖的，却又有一种很想扁人的感觉——虽然有一种被当作妹妹的感觉，却依旧有一种被调戏的耻辱感——不过被俞子翔调戏，大概应该是很开心的。

“安冬呢？”

“……没……”

“楚翼初和王君昊呢？”

没有回答。不过敲键盘的声音和鼠标的点击声音倒是非常响的。

“你们两个，如果单有键盘的声音可能说明你们在敲程序，但是有鼠标的声音就一定是在玩游戏啦！”俞子翔走到了他们的前面，又一次故伎重演，关掉了他们的屏幕。

“再玩一会……”

两个男生哀求道，俞子翔笑了起来，“好好好，那这样，如果你们打过我，那你们就玩，否则就一直不能玩游戏。”

“谁打得过你啊？”

“就这么定了！”

“……”

两个男生做了一个很痛苦的表情——他们知道难逃一劫，但俞老大的命令又是不能违抗的。

“安冬玩不玩啊？”俞子翔突然问道。

“WARIII 标版？”

“当然。”

“打啊！”

“好，再加一个安冬！我们正好可以 2v2 了！”

这个时候，我顿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瞬间超想大喊一声，“我也会玩，带我一个吧！”不过，这个时候又想起顾辰宇曾经对着我大吼的那句，“会玩魔兽的能叫作女生”，况且听说安冬和俞子翔都是高手，至于那两个高二学长，相比也是强强联手吧——我这种三脚猫的水平大概是要被鄙视死的，我立马就停住了那句要喊出来的话——还是坐山观虎斗算了。

我坐在了安冬的边上，看着游熟悉的游戏界面不停地跳动，一个玩家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lmissyou”，好嘈的名字啊！我立马捂着嘴巴笑了起来。

“你干嘛啊……”安冬显然对我的那一阵 ci 笑对他的影响不满。

“那个名字是谁的啊”，我还是忍不住笑出声音来了，“那个 lmissyou 是谁啊？”

“哦，这个啊，俞子翔呀。”安冬仔细看着游戏屏幕，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个已经僵掉在一边的我——那算是一种打击吗？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顿时就失去那些所谓的意识了——我原本想再问下去，却又忍住了——因为游戏已经开始了。

我不停地想象俞子翔会“miss”的那个女生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漂亮还是不漂亮，有没有我可爱，会不会打游戏……

然而打游戏的教室是不会有片刻安宁的——整个教室弥漫着紧张而又不
停有人吼叫的状态——当然我最关注的那个声音，果然是吼得最响的那一个

“靠！你们这个怎么打的啊！？”

“操！”

“你他妈会不会打啊……”

……

那个在我心目中从来不说粗话的安冬居然也骂了起来——就连那两个不怎么说话的高二学长，居然也轻轻地低叫了一声，“你妈”，让我不禁暗暗感叹，莫非玩游戏的男生都会变得粗鲁起来——那么玩游戏的女生也会吗？

然而，说粗话的男生却没有引起我的反感——相反那些话倒是显得很有男人的感觉吧，也或许只是因为我要为我心爱的他居然说粗话找一个理由——当然，小乔一直都认为我是疯了——我当然是疯了的。

“俞子翔，你在干什么啊！？”莫莫老师的声音突然让战场的硝烟突然间灰飞烟灭了——只听鼠标点击和切换的声音，和俞子翔尴尬的傻笑，“我们在讨论题目啊。”

“骗谁啊，楼下都听见你们跺脚乱叫的声音了，哇啦哇啦的，难听哇难听哇？”

莫莫老师显然有些生气——脸上红红地映了一片，其实还是蛮可爱的。

高二的学长又相视莞尔一笑——他们平时被俞子翔的嚣张气焰打压着，这个时候算是给出了口气吧。这个时候俞子翔只好故作严肃状，

“大家快点把游戏关掉，回自己座位去……”然后嬉皮笑脸地看着莫莫老师说，“莫老师，我们总得休息休息娱乐娱乐吧，整天做题会没有效率的！是哇，莫老师～～”

那是俞子翔专有的发嗲功，弄得安冬又鄙视地瞄了他一眼——我在一边笑开了。

“那也不要带着小朋友那么吵呀！”莫莫老师笑了起来，转身离开了教室，“那现在休息娱乐好了，就不许玩了哦。”

“哦哦哦，一定一定。”俞子翔满脸堆笑——那大概就是小乔说的优雅的笑容吧。

“俞子翔，我们还玩吗？”短暂的安静后，翼初冒出了一句话。

“玩个屁啊，做题！”俞子翔显然被莫老师批评后有些不爽，独自走到了教室最后头，安静地坐了下来，然后吹起了口哨。

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那么流利地吹着一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好像叫《MY LOVE》。

4

我大概忘记介绍安冬这个家伙了——如果说小乔对我来说就像初中时的墨琳，那么安冬就像是辰宇了——不过我们的关系比辰宇还要好一些——而且更挂三的是，我最终发现，辰宇和安冬居然是小学同学。

我会喜欢跟安冬呆在一起，首要原因是他与我一道参加计算机竞赛——算是战友吧，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聪明的小朋友说的话特别冷，特别有意思——概括来说，就是高智商和高情商，相对来说，我的智商和情商

就低得多了。俗话说近朱者赤嘛，为了提升我的智商和情商，就必须和他多呆在一起啦！

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不爽的地方——就是自从那次联机游戏之后，安冬和俞子翔的关系就变得异常的好——因为他们除了讨论题目之外，又多了一项活动，就是游戏战术探讨和鄙视那些游戏打得极其烂的人。当然，由于他们关系好，我也总是能从安冬嘴里听到一些关于俞子翔的事情。我终于理解了那些电视剧里面那些女生为什么喜欢跟自己喜欢的男生的好友交朋友了——男生大概也是一样的。

42

“思沐啊，那个男生总是回头看你啊。”大乔拍拍我的肩膀，听到这话我就停了下来，然后一声尖叫——小乔又把我的鞋子踩掉了。

“小乔……你！？”我还没来得及往前看，就怒斥小乔，结果小乔做着一副毫无愧疚心的样子说，“诶哟，你看前面呀。”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那个背着一只奇怪的书包，时不时回头的那位——不是俞子翔嘛！？啊啊啊啊，什么啊，他回头看我？怎么回事啊？等等，他是不是听到我刚才的尖叫了……哎呀呀，该怎么办呀？我顿时失魂落魄六神无主，麻木性的往前走。

“你们认识啊？”大乔嘟着嘴巴。

“岂知是认识啊？”小乔一副即将出卖我的嘴脸，那个贱样真是又找抽了。

“小乔，你不要乱说好不好啊……”

“哦，原来他们俩有奸情。”大乔也邪邪地笑了，“男朋友啊？”

“没有啊!!! 不要瞎说好哇，只是认识而已!!!”我挣扎着要反驳，心里默默想着，如果真的是男朋友就好了。这个时候小乔大概是看透了我的心情，作仰天长啸状，说，“人家是不是想跟你打个招呼。”

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才还没有跟他打招呼!? 然而我再往前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俞子翔的身影——大概是转弯走了吧。唉，真是令我一阵失望。

然而，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而有的时候，就算他没有回头，看到他的身影，我居然会莫名地不知不觉地提高音量——大概是为了引起他注意……总之总是会引来小乔和大乔的鄙夷的眼神。靠，你们两个没有体验过爱情的人怎么会理解这种心情啊！？

不过我错了，大乔同学是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的——虽然她从来都把那件事藏在心里，我和小乔始终相信我们的猜测——

那个男生叫倪彬，俗称 **NB**，是一个我和小乔都认为长得很挫、大乔认为很帅、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很帅的人——他们是初中同学，当然现在还是高中同学。大乔同学总是会忍不住在寝室里讲关于 **NB** 同学的事情，就像我会忍不住把和俞子翔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小乔一样。当然，我们从来都没有问过大乔，如果她不愿意说，那就不要说了吧。

我和小乔真正愿意相信大乔喜欢 **NB**，是在学校的某个联欢夜上。

那天大乔因为在教室里做志愿者，于是就很有可能不能去看 **NB** 同学在演艺中心的演唱了——**NB** 同学自认为拥有天籁之音和无穷多的粉丝，然而上天也是很给他面子的——他终于进军了决赛。然而因为那个该死的志愿者活动，大乔只能忍痛割爱了——于是她便千托万托地要求我和小乔去演艺中心把 **NB** 同学的全部演唱都录下来。

“小乔，思沐啊，你们一定要把倪彬的演唱都录下来啊！”

“可是我的手机拍出来的质量很差啊……”我和小乔对视了一眼，回答道。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我和小乔又对视了一眼，对于眼前这个美女好朋友的要求，我们怎么能拒绝呢，点点头，然后一齐走向了演艺中心。

所谓星光璀璨的演艺中心，不过是在食堂二楼，用一大堆桌子搭建起来的舞台，铺上了大大的红色的地毯；舞台下是一大圈的脏椅子，上面坐着拿着手电筒欢呼雀跃的同学。我和小乔就静静地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然后静静地等待。然而大家期待已久的演出却没有马上开始——吵闹的人群已经开始等不及了。

终于，主持人走上了台。

“大家安静一下，由于特殊原因，我们的演出不能马上开始。但是现在有一位高三的学长想要先上台唱歌暖暖场，我们掌声欢迎～”

“哗啦啦啦……”一片掌声。总之，尽管演出还没有开始，有人表演也算是有戏看了。然而，上台的，就是那条很熟悉的“女士运动裤”。

“喂，慕斯同学，你看，不是俞子翔吗？”

“啊!!??”我立马抢下了小乔鼻梁上的那副眼镜，“借我了!”

“靠，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小乔明显地表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反正你不用看——无所谓啦。”

“算了，谁让我是你朋友，倒霉什么的是必须的。”

“嘻嘻，你的大恩大德我会记得的!”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天堂。”

——那首歌。我曾经在他的贴吧里看到过歌词、我也曾经听安冬说过、也曾经在机房听到他的口哨声。或许总是有那么一首歌，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那么的特别。

牵着你在天空飞翔/这样看世界不一样

俞子翔同学第一句就开始跑马拉松了。小乔立马很嘲笑地拍着我的肩膀：

“喂，这个走调得太厉害了吧？”

“嘘!”你不要听，我也要听的啊!我捂住了小乔的嘴，小乔很知趣的“切”了一声，就没有说话了。

无意间的影晌/渐渐扩张/你丰富我生活感想

看着声音慢慢进入状态的他，默默地注视着。他不会知道，这也是一种幸福，哪怕知道他唱的所有情歌不是为了我，哪怕知道他的心里从来都没有我。

何必寻找所谓的天堂/原来我因为你不忍再去流浪/情愿平凡/不拥有一切也无妨

有了你/在心上/已然是/天堂

随着难唱而不小心的几个破音，人群慢慢又吵闹起来。然而我依旧安静地看着他，默默挥舞着自己的手电筒，默默地想着。如果这首歌的歌词对他来说真的很特别，那么，那一刻，我和他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吧。

“嗨！”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和小乔转过身去，一下尖叫起来：“大乔！？李玫！？怎么来了啊？”

李玫是我们的班长，和大乔一样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一看就是跑过来的。

“哇，你们俩不是应该还在教室做志愿者的吗？”

“班长允许我来唱歌了啊～”大乔推着李玫，大笑起来。李玫插着腰说，“哎哟，还不是你想来？我就带着她溜出来了。”

“哈哈，大家到了就好啦。”我和小乔相视一眼，大笑起来。

“哦对了，倪彬唱了吗？没错过吧？”看着大乔慌张的眼神，我和小乔又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有呢没有呢，还没开始呢。”

“哦……那还好……怎么还没开始呢？”

“不知道呀，说什么有特殊情况。”

“呼呼，还好还好，我以为赶不上了呢……”

看着大乔那副开心的样子，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恩，由于选手还没有完全到齐，如果下面还有想来唱歌的，欢迎上来哦～”

“唉，怎么还没好啊。”大乔有些叹气。

“我去问一下吧。”李玫甩着她的马尾走了，不久又回来了，

“据说选手都到了，就倪彬还没有来。”

李玫被我们号称“消息通”，也难怪成班长了。

“哦哟，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小乔有点不耐烦了——毕竟刚才唱歌是俞子翔，而不是她的心上人。

“不是啊，现在不是有人在上面唱歌吗？”我看着台上站着的那个小女生，人群的吵闹居然都已经盖过了她的声音。

“切……唱得那么轻，又难听，还不如我上去唱呢。”小乔又做了一副不服气的样子——看来，她完全没有想听唱歌的意愿啊。

“要我说，不如真的你上去唱吧！”李玫出了一个馊主意。当然，这个主意我们都同意的。

“算了算了，我唱还不如让思沐同学去唱呢……她唱得最好～”小乔推

操着我，“下面肯定有人要听的！肯定有人会不停地挥舞着手电筒照着你的。”小乔又挤眉弄眼。靠，这家伙怎么抓住我的把柄就不放了？

“要听的就你们吧……”我没好气地回答她。

“哎呀，拍卖会的时间到了！”小乔看了一下手表突然说道，“我们不如去那边吧，倪彬肯定在那里，我们去看一下拍卖，顺便把他叫过来算了。”

“好吧……”虽然大乔很失望，但只得答应。

但是，刚跨出食堂二楼大门，大乔又反悔了。

“我说，不如我们去唱歌吧？我说我们三个。”

“我没意见。”小乔居然应和了！

“我也没意见。”其实，我是一个骨子里那么喜欢唱歌的人，怎么会拒绝？

“那就快点去报名吧！！！”大乔一下子欢呼雀跃起来，我和小乔无奈地看了一眼。

不过，大乔这家伙一向得寸进尺，这点我早就看穿了。

“我们唱什么歌啊？”

“不知道呀。”

“不如就我们前两天在寝室唱的那首歌吧。”

“说好的幸福呢？”

“对啊对啊”

“我也觉得很不错呢～”李玫突然冒出来，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会为你们挥舞手电筒和荧光棒的哦～”

三个小妮子站在了台上——但是只有两个话筒。于是我很强势地抢走了一个，剩下的一个就交给了大小乔。

*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
情绪莫名地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
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

话说我好歹还是自称唱歌不错的。果然，开场就引起了阵阵掌声。然后大小乔甜美的歌声，吸引了远处围观的人群们——欢呼的人群开始向台上扔

荧光棒——不过其实，那些只是我们班那些疯狂的志愿者——他们义卖的荧光棒卖不掉了，也只能朝台上扔了——但是，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种在舞台上的感觉，顿时就是麻木了，只能看到下面的欢呼，但是那欢呼却听不见；只能觉得自己在唱，却无法意识自己在唱什么；只能了解这一切的发展，却不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

就像那个所谓的爱情。大概是因为惯性的缘故，它不停地向前滚动、滚动，却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是终点。

如果没有摩擦力，它会一直滚下去吗？

如果浇上润滑油，它会一直加速前进吗？

如果质量越大，它的惯性也越大吗？

.....

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痛了

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

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

如果唱歌是幸福的，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并不幸福；如果听他唱歌是幸福的，那么看着他没有表示赞许是不幸福的。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尽管他在下面和同学打闹聊天，尽管他不像我一样看着台上的表演，尽管他不知道我的心情。

“唱得很不错呢。”李玫上前表示祝贺，“诶，NB来了哦，演出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呢。”

“啊！？是哇，那快点找个位子坐下来吧～”

那个时候尽管看着异常兴奋、兴奋得不正常的大乔，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天鹅居然爱上了那么一个癞蛤蟆。

“小乔啊，你真的觉得大乔喜欢NB啊？”趁着小乔去找位子的时间空隙，我赶紧问小乔。

“恩。”小乔不以为然的表情让我感到茫然：

“为什么呀？你问过她？”

“她怎么可能承认呢。”

“也是哦……那她说什么啊？”

“就跟说你跟俞子翔一样的。”

“什么啊？”

“就是——‘没有啊，我们只是关系比较好’啦，‘我跟他以前是同学啊’之类的。”

“哦……”

“怎么啦？”

“那她大概是喜欢 NB 的……”

“……”

这个时候大乔来招呼我们了，正好快速从那个尴尬的对话引开。这个时候我摸到了口袋里的那个手机，想起大乔之前要我们帮忙录像的，于是随口就问：

“大乔同学，你还需要我帮你录像吗？”

“不用啦不用啦，既然我自己已经在这里了，就不需要录像啦。”

“真的吗？”

“真的真的。谢谢你哦。”

而之后，我居然脱口而出一句话、那句话让我不敢相信是自己嘴巴里冒出来的、也让小乔吓得想堵住我的嘴、也让大乔突然一下子就呆在那里动都动不了了。

那个时候，那个不知情理、脑袋发热的我就冒了一句：

“没关系啊，就当是我为你拍的好了。”

6

“我那个时候真的想把你的嘴巴堵住诶！”小乔显然对我的话语很愤怒。

“哎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说这个话的真是的……”

“还好人家大乔反应快，要不大家全部都僵在那里了……”

“哎呀……你说大乔现在怎么看我啊？我怎么就那么不当心的真是的……”

“不知道。不过你下次还是当心一点为好。”

“唉……诶，对了，小乔啊，我有件事情咨询你哦。”

“啊，怎么啦？”

“你还记得蓝天社哇？”

“哦，就是那个俞子翔是社长的那个社团啊？你决定要去了是哇？姐姐，我在精神上一定支持你的，快去快去，回来把俞子翔娶回来～”

“哦哟，你不要瞎说好哇～～”

“那么什么事情啊？”

“其实……其实俞子翔他想邀请我入社啊……”

“啊!!?? 那么好的事情!!?? 你快点同意啊……你说你同意了没啊？”

“没有……”

“你怎么能不同意呢？哎呀，你怎么能不同意呢你说你……人家都来邀请你了，你说说看你怎么回事你……”

真是受不了小乔，简直是一个复刻的墨琳。

“……”

“诶对了，他怎么会邀请你去他的社团啊？”

“哦，因为他听莫莫老师说我很擅长做网页啊动画啊 PS 啊什么的，于是想把我拉过去帮他们弄技术活。”

“哦～那你应该立马答应下来，就要像小鸡啄米一样点头然后说‘对对对’……”

“我才没你那么十三类……”

“切……”

“说到这里哦!! 我跟你说哦!! 上次哦!! 我去机房间俞子翔问题，就那个很小的机房嘛，我们两个在里面。结果哦!! 大乔跟李玫两个十三点女人!! 她们路过这个房间，居然像看西洋镜一样地望里面望哦!! 而且谈笑地很开心哦!! 真是的!! 像十三点一样的!! 而且都被俞子翔看到了!! 而且足足像看动物园一样看了 5 分钟才走的哦!! 我就一直看着俞子翔不停往外瞥，就是忍着没有出去骂人!! 真是活活把我气死了!!”

这个时候小乔突然一下 burst into laughter 了。

“干嘛啦，我真的很生气的！”

“哈哈……你知道哇……那天哦……大乔很兴奋地跑过来跟我说……哈哈……‘杨思沐跟那个俞子翔两个人孤儿寡女在一个房间里面说话说得很开心的’……”

“靠!!??”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她说，本来想等你出来的……结果……你们俩

聊得很开心……完全都没注意到她……”

“她跟李玫笑那么开心，说话说那么响，谁没看到啊！？怎么会没注意到她啊！？”

“反正她就是说觉得你们没有发现她们嘛……哈哈哈哈哈……”小乔笑得都已经流眼泪了。靠，谁让这家伙嘲笑我的，活该。

“不跟你说这个了……”

“哈哈哈哈哈……”

“你笑够了哇？”

“没有……再让我笑会……”

“……”

“好了……你继续说吧……你是怎么回答俞子翔的邀请的啊？”

“哦。我说我的技术很烂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啊～不是自找死路嘛，然后呢？”

“然后他说，‘很烂也比我们没有技术要好啊’。”

“哦哟，他怎么这么会说话的啦？”

“是呀。”

“然后他说什么了啊？”

“然后他就发嗲说，‘好哇啦好哇啦～’”

“油～这么有这种男生啊？”

“很可爱的好哇。”

“那是你觉得。”

“你一开始也觉得他很帅的呀，像十三点一样一直跟我说，‘很帅的很帅’，什么‘你看他的笑容怎么那么优雅的啦’之类的。”

“那是一开始呀，一开始你么先一直给我灌输他很帅很帅，然后么第一次见面看得只是侧脸呀。”

“那说明他侧脸很帅的咯？”

“……大概吧。”

“那你现在到底觉得他帅哇……”

“不帅……”

“你说什么！？？”我故作生气状。

“帅的帅的帅的！世界上最帅了！”

“哼……这还差不多。”

“……继续往下说，你后来说什么啦？”

“我说‘考虑一下’呀。”

“哦……你怎么可以考虑一下呢？应该马上答应嘛～”小乔看到我那副要揍她的表情，又立马说，“哦哦哦，你回答得真好，后来呢？”

“然后他又碰到我，然后又问我了。”

“你答应了？”

“没有呀。”

“那你拒绝了？”

“没有呀，我还是说‘考虑一下’。”

“你怎么考虑不完了啦？”

“所以来问你了吗！”

“……”

“你说我怎么办啦？”

“你应该赶快加入！”

“但是上次我已经被鄙视了呀。”

“啊？什么时候啊？”

“上次在寝室里面，隔壁班的人来跟李玫说，我们班必须派一个人参加蓝天社，然后李玫就说，我们寝室有一个很适合哦。然后就看着我。我囧死了你知道哇？”

“啊？”

“然后那个同学问她跟俞子翔是什么关系啊，你知道李玫说什么哇？”

“说什么啊？”

“她说……她说，‘他们已经发展到就是那个寝室里可以发生的事情了’。”

“啊！？她怎么这么说啊？”

“我觉得李玫她自己都不知道‘寝室里可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我也觉得……”

“但是太囧了，那个女生就一直盯着我看。”

“然后你说什么啊？”

“我说——‘不要瞎说好哇，人家有女朋友的’。”

“啊！？你怎么知道的啊？”

“我听安冬说的呀。”

“那你伤心哇？”

“……你就问那么直白啊？”

“那你到底伤心哇啦～”

“我说不伤心你信哇？”

“不信。”

“……”

“哦哟，李玫这人么就是这个样子的呀，你不要理她。”

“我又没有理她咯，但是很囧的呀。”

“你自己肯定也想发展到什么‘寝室里可以发生的事情’的吧～～”小乔在那里贼笑。

“得寸进尺啊你！！你纯洁一点好哇～～搞什么啦～～”

“哦哟……没有没有没有，好了哇，后来呢？”

“那个女生在我说完那个话之后就爆笑哦，你知道哇？她在那边狂叫，‘这种人也会有女朋友的啊？’什么什么……他就不能有女朋友啦？”

“你希望是你是哇……”

靠。小乔这个家伙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再这样不理你了……问你呀，你到底觉得我该去哇？”

“蓝天社啊？”

“是啊。”

“那个～”小乔突然从椅子上坐起来了，“我觉得杨思沐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应该自己做决定。由于小乔也是一个大人，所以小乔决定让杨思沐自己做决定，然后小乔要去上个厕所～”

于是，寝室里的促膝长谈就此终结——虽然我依旧为到底要不要入社的事情烦恼，不过俞子翔后来就再也没有问过我。

7

关于他，我确实有很多事情至今都没有搞清楚。

比如，他那个所谓要“miss forever”的初恋女友。

比如，他那个被小乔形容为“超奇怪又超不自然而且完全不转回去”的回头。

比如，他为什么会想要让我入社结果后来就再也不问了。

比如，他到底为什么会让我爱上他。

最后一点大概是我永远都不会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吧。就像我和小乔永远

都搞不懂大乔为什么会喜欢 NB 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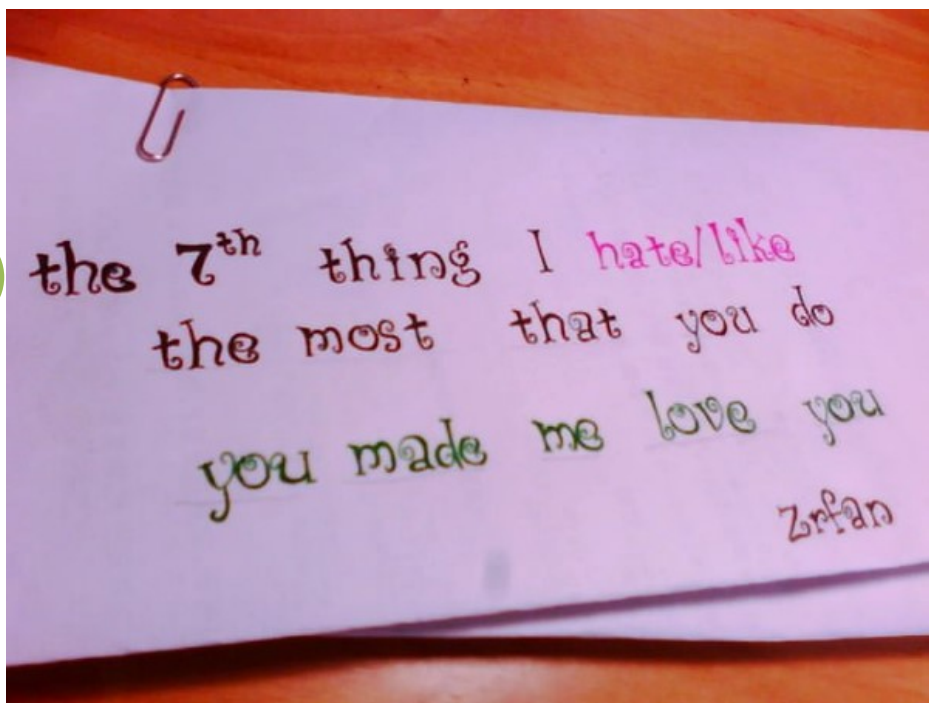
不过，我和大乔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和小乔会不停地寝室里讨论关于那些挂三的男生——然后我们会嘲笑 NB 那个破破的嗓子居然还进决赛，还敢上台唱歌，这个时候大乔就憋红着脸说，“我觉得他唱得很好的……”之类的。于是我就很得意地对小乔说，“你看你们说俞子翔唱歌像乌鸦一样，我都没有反驳。”

当然，我心里面还是蛮喜欢他的歌声的，这种心情，大概是和大乔一样的。

渐渐我慢慢开始学习承受大家都批评俞子翔的事实——无论是唱歌长相还是性格。因为我说过，爱一个人，就会爱上的全部——包括缺点。

于是，进入一中以后，有俞子翔的日子慢慢变得多了起来，有快乐苦涩和纠结的日子也慢慢多了起来。然而，我从来都不曾后悔我的举动——哪怕就这么一年，我高一他高三。既然跟他在一起，无论他是不是会在乎我，无论他是不是会牵起我的手，无论他是不是会永远记住我，那些日子都是快乐的——那幸福的时光，是我最快乐那一年。



昨晚又再见到你/你还是那么美丽
我紧张到话都不会说/就傻傻看着你
渴望永远这距离/就是和你在一起
醒来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梦境

1

机房里的故事，其实不单单是看着男生打游戏，听他们说粗话和听俞子翔同学的口哨声而已。那些平凡中带一点点热情的故事，要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影子，或许就会这样永远地埋在尘嚣中吧。

原来爱情，会让人变得那么富有、那么幸福的。

午后明媚的阳光照在机房外的走廊上，而走廊另外一头，弥漫着一样的温暖充实热情的味道——不过，主要是游戏的兴奋感。

翼初学长很兴奋地号称自己带了新的 RPG 地图，邀请我们一起加入。我

依旧默默地坐在了安冬的边上，等待着围观一场圣战。

“你也加入吧。”安冬怂恿我——或者说，终于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那个叫跳大的游戏——只是看谁第一个蹦死 20 个人的暴力游戏——在机房里引起了一阵“操”，“靠”，“啊”之类的打骂声，以及翼初和昊君学长每次在英雄跳起后大喊的“轰轰”声。总之——那个教室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安静的角落了。连空中的飘絮都变得热情起来了。

“哦哟，那么响啊？”莫莫老师显然又是从远处听到了吵闹声，循声而来了，听着一系列响亮的声音，不禁忍不住笑了起来：

“楚翼初啊，你们怎么还自己给游戏配音啊？一会儿‘轰轰’，一会儿尖叫，又哭又闹的，像什么样子啊？”

听着莫莫老师的讽刺，教室里又爆出一阵狂笑，然后又是一声尖叫打破了欢呼声——大概是哪个倒霉蛋又被干掉了吧。

沉浸在兴奋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的吧。既然不能隐藏，何必隐藏呢？

“杨思沐啊，你在叫什么啊……”直到俞子翔大声表示不满，我才发现——我好想激动过头了——每次在不小心被袭击后总是控制不住地发出一声喊叫声。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翼初学长就吐露了一句：

“谁让你欺负人家……”

“靠！也不用那么销魂吧？”

天哪，也不着用“销魂”这个词来形容吧？难道这个声音就那么……那么……？

这个时候，耳机里又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声音——我又被赶回地狱了——哦哟喂，俞子翔同学，你这不是逼我“销魂”嘛——不过，终于我还是忍住没有叫出来。

我常常埋怨自己的游戏技术好不过那些男生——但却有记得有人说过，RPG 之类的游戏，女生总是能打得比男生好——总之总之，我终于可以不被鄙视啦！而技术最好的楚翼初同学，由于在还剩一个人要杀的时候，不小心跳死了两个人——这个游戏的最大 bug 终于出现了，楚翼初同学没有赢——他永远也赢不了了，游戏提示他还需要杀-1 个人。

“靠，这都可以……”在楚翼初同学表示极度的无奈后，教室里又是一

阵狂笑。然而这个时候，我已经和俞子翔同学旗鼓相当的还剩 5 个人。

显然，在另外一头的俞子翔也拼命地努力想要胜利，只听得他跟楚翼初同学窃窃私语，拼命地想要抢下这“5 个人头”——而我也索性将刀直砍在他的英雄头上，惹得他只喊脏话。

“那个还差两个人的是谁啊？”吴君学长表示惊叹地问道，于是我很得意地大喊，

56

“我呀我呀～”

这个时候耳机里又冒出一声尖叫——我被俞子翔这个家伙趁乱干掉了。哇呀，这个家伙！！？？太欺负女生了吧！！？？看着慢慢地追上来的俞子翔，我也渐渐着急了，忙乱了阵脚。

“哦哟，楚翼初啊，我们互相干吧，这样你可以多玩一会。”俞子翔提议。靠！这个家伙就想着自己拿人头，不把人头给我，还拿这种烂得不成样子的理由出来。听着楚翼初傻呵呵地同意声，我又想骂人了。

反正。本姑娘尽管喜欢吃醋，但是不是吃素的。

终于，随着我英雄的重生光芒焕发后，一个大跳，夺走了最后一个人头，也夺走了胜利的权利。虽然不敢得意地大笑，但是听着俞子翔表示不满的声音，还是暗地窃喜起来——哈哈，终于，也难得有能胜过你的一个时刻啊。

可惜，对于爱情，我却从来没有胜过你。

为了后面的比赛做准备，莫莫老师和俞子翔策划了 n 多场的考试。明明是最不重要的考试，却又变成了最重要的考试——这个时候我才那么发现，我是多么想要得到一个人的赞许，我是多么不想听到一个人的嘲讽——尽管他不知道那些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最伤心，莫过于考得很低，看着安冬那个鄙夷的神情，和俞子翔毫不关心的无视。

最得意，莫过于考得很好，稍稍对安冬那个表示的不可思议的不满，和俞子翔能说一句“今天杨思沐表现得不错啊～”。

最开心，莫过于考得一般，却能得到俞子翔的一句“没有关系，我觉得

你有实力的”。

无论如何，能用“最”来形容的心情，都是会跟他有关。或许爱情就是这样——纵然你不会关心我，我的生命里，还是你，最重要。

后来，莫莫老师和俞子翔又策划了另外一个整死我们的活动——让我们每个人挑选一个内容来上课。而我，却挑选到了我很不擅长的一个项目。

“你就讲这个。”俞子翔那个死鱼眼睛看都不看不我一眼。

“不要不要不要!!”我大声表示不满——偶尔在他面前，也会有那么活泼的机会。

“不要就讲那个。”俞子翔那个死鱼眼睛依旧不看我。他的那种特有的气势一下子就把我打垮了——当然如果他没有那个气势，大概还是会被打垮的。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望着那个我更加不擅长的项目，我在做最后一点挣扎。

“你自己挑，就这样了。”

哎哟哎哟！太欺负女生了吧？太不绅士了吧？这个家伙是不是只是对自己的女朋友才怜香惜玉啊!!??

算了算了，谁让自己会喜欢这么一个男人，认了吧，杨思沐！

至于俞子翔要看我们的课，那就要好好准备了——当然，这个是必须的——必须要给他留下好的印象嘛。所以，虽然嘴上表示非常深刻的不满，但当然还是满心欢喜地准备上课的内容。然而，最终的结果——他没有来听我上课，确实在上课后跑来问了我关于那个方面的两个问题——OMG！看着囫囵的站在上面回答不出问题的我，俞子翔果然又是一阵强烈的嘲讽。

“杨思沐你给我过来一下。”

“.....”

“你有没有好好准备啊？”

“有啊.....”

“那为什么做不出来啊？”

“不知道.....”

“.....那你要好好努力啊。”

“哦。”

“还有……”他突然露出了一丝很邪恶的笑容：

“比赛的时候，做不出来就杀了你。”

看着他那个笑容，突然觉得心情放松了下来——我当然不想辜负他的希望，但是做他的刀下鬼也应该是幸福的吧？

2

关于他的，都仅是那些小事，然而，那些他可能从来都不会记得的小事，却让那份暗恋变得那么有价值。

还是继续说机房里的故事。

我的生日那天，买了一只大大的 cheese 蛋糕——芝士这个东西，我一直都那么喜欢，就像有一个人一直在我心上一样。

在寝室和教室分了大半后，我拎着还剩四分之一的蛋糕，到了莫莫老师的办公室。

“生日快乐哦～”莫莫老师很开心地切着蛋糕，满脸笑容地说，“很好吃呢。”

“对了，今天我们准备有订奶昔哦～你要什么味道的呀？”莫莫老师摸着我的头。

“巧克力咯。”

“正好还有一个巧克力和草莓，这样的话那个草莓的你就送给安冬好啦。本来想给俞子翔的，但是他自己好像已经去买了。”

哎呀呀呀呀，他没买多好呀，顺便让我借花献佛。

和莫莫老师总是有很多可以谈，因为有亲和力而且年轻的老师总是让人那么舒服、那么喜欢。莫莫老师顺便理了理另外一位计算机老师的桌子——死活翻出了一颗被虫蛀掉的 kisses 巧克力，抽屉里在 n 多本子下面藏了一张去年学生的计算机考级资格证书，桌上摆放了一盒被莫莫形容为“变成了奶酪”的牛奶，还有覆盖了雪似的头皮屑的计算机。欢声笑语散漫在办公室里。渐渐地，时间就变得不清晰了。

“呀，我该走了呢。”

“好呀好呀。”

“那剩下的蛋糕怎么办呢？”

“要不就分给计算机办公室的老师？”

“好呀。”

——我本想说，不如拿到楼上给俞子翔吃吧。他知道我的生日的话，兴许还会说一句“生日快乐”——那应该是一句我最想听到的一句。但是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傻傻的回话。

“那，你把草莓奶昔拿去给安冬吧。唉，时间长了，都变成奶油水了。”
是呢。爱情都已经融化了。

不死心的我还是拿着奶昔走到了楼上机房——偷偷地从窗口望过去——空荡荡的教室里，面对电脑的只有俞子翔一个人，桌上放着一杯奶昔——那么专注的神情我的眼里只有他，他的眼里只有屏幕，没有我。我猜想他是在打游戏、还是在做题目、还是在给那个爱的人发消息呢？

“哇，草莓诶！”安冬接到奶昔的第一反应——是很激动。而此后，这个人便开始对草莓产生了特殊情节——不管是水果、棒棒糖、饼干什么的，他都想要草莓的。

话说，草莓慕斯是不是很好吃呢？

讲到慕斯——这个绰号，本来进了高中后只告诉了最亲近的几个人——小乔、安冬、大乔，然而，很不巧，我们的数学老师居然在课上念我名字的时候，不小心念成了“杨沐思”，结果，这个老师御赐的名字传开了。最要命的是，被安冬知道后，“全天下”都知道了。

那天，我又迟到了——拖着很惭愧而又疲惫的身躯推开机房的门，却听得很响亮的欢迎声——大家都对着我大喊“慕斯！”——那个念的最响的——就是俞子翔。

楞了一下，看着在边上偷笑的安冬同学。安冬啊安冬！我白了那个在一边幸灾乐祸的安冬，静静地坐在了座位上。

“到底是杨思沐还是杨沐思啊？”那是楚翼初的声音。

“慕斯咯。”安冬回答。

“为什么会被叫慕斯啊？”俞子翔突然凑过来了。

“那个……我们数学老师念错名字了嘛……”我很尴尬地回答道。

“哦，不过慕斯很好吃的吧。”俞子翔自言自语。我心里疯狂点头——当然当然。

后来，他就喜欢捉弄我这个绰号了。

“这道题，如果杨思沐做不出来，她就变成慕斯了。”

“安冬，给你一个让杨思沐变成慕斯的机会！做对这道题她就变慕斯了！”

“杨思沐，你现在变成慕斯了！如果这道题你做出来就允许你变回去。”

靠！！你真以为你是老大啊！！

当然，你当然是老大——我输了。

不能确定俞子翔是不是喜欢慕斯蛋糕，不过，他应该是喜欢吃巧克力的。

我拿着两块德芙巧克力出现在了机房。我没有意识到，一只狼的眼睛已经盯上了它。当我打开第一块巧克力的包装，细细地用自己的口腔的温度融化了它之后，那只名叫俞子翔的狼装可怜道：

“哎呀，杨思沐已经吃了一块巧克力了呢。”

是我口贱，好不思考地回了一句：

“还有一块你要吃吗？”

“太好了，就等着句话！”

那只狼的本性毕露，爪子一下子抓走了那块我的体温都没散尽的巧克力。虽然觉得有一点不爽，但是他还真可爱呢。——那句话“就等着句话”，也算我记录在了他的语录中吧。忽然又想起来，以前初中的时候见他，在他身边吃巧克力，怎么就没有这等反应呢？

原来，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近了——至少——他已经认识我了啊。

原谅我那些细微的小事依旧都记得——比如他在食堂看到我会说一句“今晚要去机房”我都会很兴奋地告诉小乔——尽管收到的是小乔很无奈的眼神；比如他喜欢玩硬币——他的手放在口袋里把那些圆圆的小东西弄得叮当响；又比如他喜欢抛手机，尽管那个可怜的手机经常被他不小心扔在地上粉身碎骨；在比如他吹口哨、打游戏、骂脏话、以及那些曾经让我回味无穷的很多很经典的话。那些东西，大概都是藏在心里的——当我打开心的抽屉，

拍拍上面的灰，它依旧美丽——不会消失的。那个抽屉，永远甩不掉，扔不掉，就算背得很重，我也心甘情愿。

在机房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那么晴天的。

——下雨了。

不过，机房里面，还是依旧热闹的——只要有游戏和话题，机房里总是热闹的、只要有俞子翔，我的心也永远是热闹的。

“哎呀下雨了呢。”莫莫老师站在窗台边，“小朋友们带伞了吗？”

摇头。摇头。还是摇头。

“俞子翔，你有伞的，等会送他们回去。”

“……”

“先送女孩子回去。”

——哇，是我吗？

“莫莫老师，不要啊。”俞子翔又开始发嗲了。哎哟，真是——受不了啊。

“干嘛啦？”

“莫莫老师，你说，这被人家看到——多不好啊？”

有什么不好啊，你不为我撑伞才不好呢。

“这有什么啦？”

“有什么的呀！”

“……”莫莫老师都被他的那个嗲样受不了了，只得投降说，“那先等下课吧。”

天气很不给力地停止了雨。是老天不给我希望、也是我自己不给我希望，让我从来都没有成为他伞下的另外一边。

3

暗恋是幸福的，也是痛苦的。只是没有后悔，也就变得没那么苦涩了。

又是习题课。在俞子翔的“题目介绍”开场白后，大家陷入了沉寂之中。渐渐的，那个望着屏幕的眼神开始变得迷离了，那只握着笔算的那些手开始变得机械了，那颗想着某些人的心开始变得麻木了——脑海里有一个影子怎么也忘不了，甩也甩不掉，更要命的是，在我那个“灵魂恍惚”的时候，那个

影子就飘到了我的面前，

“杨思沐是怎么想这道题的呢？”那个身体突然靠到我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出鞘的魂魄突然就被勾了回来——然而意识又在那一瞬间被消遣了——我该说什么呢——脑袋一片空白。

“那个……在想啊……”

“哦，那就继续想吧。”

62

——那个声音是那么近，直至抬起头的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俞子翔两只手撑着面前的桌子和我背后的桌子，10cm 的距离——就连衣服上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都闻得到——如果这是安冬或者辰宇，我应该觉得很正常，或者说那个距离从来都没有大于过 10cm——而如果这是一个大明星，我应该立马尖叫起来——但偏偏现在是那个人，我就希望时间永远都不要走了——我想抬头，却又不敢抬头，但是却能感受到那种呼吸的声音——那么近……

我没有计算过他停留了多久——我觉得是很久，也希望是很久。

“真的啊？”小乔听到这个事情，却没有太多的反馈，问句的语气跟陈述句没什么两样。

“真的啊，你不信啊？”

“……你还记得上次我、你、跟大乔一起走的时候，俞子翔突然来问你前一天的题目的事情吗？”

“记得啊……不就是跟着他走把你们抛到后面了嘛……用得着一直提嘛……”

“你知道大乔跟我说什么吗？”

“什么啊？”

“‘你有没有觉得杨思沐有点怪啊，她跟别的男生走路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从来都不会那么远……’”

“啊啊啊啊？很远啊？”

“当然咯，你那个时候在这里，他在那里。”小乔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个距离——简直中间站了一个人。

“他背着电脑包呀……当然要远一点点的咯……”

“但是你看你平时跟男生走在一起的时候都靠在一起的，甚至还勾肩搭背……”

“说得难听哇，哪有勾肩搭背啊……”

“至少一路上打打闹闹的，都没那么端庄吧，你那个时候你手都是这个样子的……”小乔把两个手搭在一起放在腹部。靠靠靠!!! 这算什么呀，本小姐从来都跟“端庄”这个词没有缘分的——这个这个，不可能，不可能，完全不可思议！

“没有吧，那么恐怖啊？”

“对啊！我们就是觉得恐怖……加恐怖……加恐怖……”

“……”确实。如果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这样的，我宁愿永远都不相信。

“也难怪他靠你那么近——连跟别的男生一半距离都超过了，你都会觉得激动……”

“……”

是嘛，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安冬是怎么想的呢？”后来等了很久——脑袋空白了很久后，俞子翔终于对我的沉默忍无可忍，转向了我旁边的安冬，结果安冬这个不给力的家伙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觉得吧，就是这样做的……”

“那，我过来听一下……”

俞子翔放开了撑着桌子的手，从我背后走了过去，紧接着将两只手撑在了安冬的前后桌。唉，安冬这个家伙啊!! 真是破坏意境!!!! 活生生地破坏了我与我的“偶像”的零距离接触嘛！

不过关于安冬，还真有一件事，关键词里有着他。

难得和俞子翔出去办事，当然还有安冬——后来想想自己还真是个窝囊废，连两人“单独时间”这种机会都没有怎么创造出来过——于是我们开始在公交车上交谈——当然结果就是基本上俞子翔一个人的滔滔不绝，偶尔加上安冬的问题，和我的“恩”，“啊”之类的回应——为什么会说不出其他话——因为就是说不出其他话。

偶尔也会腻烦了他的存在——因为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于是，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戴着耳机开始听音乐。

“唉，看着杨思沐坐着真觉得不爽……”站着的俞子翔表示不满，我和安冬只得笑笑，不知怎么回答。

“肚子突然饿了该怎么办呢……”沉默了 1 分钟后的俞子翔又一次表示不满

我刚想说我的包里有饼干，他又突然自言自语道，“诶，我想起来我的包里有苹果……”

紧接着，他突然就对我问道，“杨思沐啊，你玩什么游戏吗？”

“啊……我玩魔兽的啊。”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交集了，只得说一个最不擅长的……

“啊！？你也玩魔兽啊，以后来机房陪我打！”俞子翔突然一下激动起来——他一激动声音就提得很高很高——紧接着就是整个车厢的目光都盯着他看。

——安冬同学又在一边傻傻地笑。此后很多很多次，我都和安冬较量过——甚至他教了我很多很多，然而我始终没有和俞子翔打过——以至于他甚至感叹过“都没有跟杨思沐打过魔兽呢”，我依旧不敢——我这个水平确实要被骂死的。

“我打得很烂的……”

“没关系，多看看对战视频就好了——你们知道哇，为什么我去年比赛会那么牛——是因为狂打魔兽，我们队里那个考试考委掉的那个——就是在我强烈要求他打魔兽的情况下打 CS，结果就考爆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打魔兽啊。”

——俞子翔固有的炫耀伎俩——平日里和他聊天，除了游戏题目之外，几乎都是炫耀了——然而那些被其他人认为太过自大的炫耀，却被我一记录在脑海里构建出来的他的优点册里了。

“……”我和安冬对视笑了。后来听安冬说才知道，原来俞子翔的 CS 打得不好，所以才喜欢打魔兽的——反正对我来说正好，因为我从来都不会 CS。

于是，一路上，我大概就没说多少话，顶多就是和安冬对视着傻笑。没办法，在大牛面前也不能弄斧啊。

后来，俞子翔就带着我们去吃了饭，于是那天，我的胃口突然就减到了二分之一——大概看着他就会觉得很饱很满足了吧——总之稍稍动了筷子的我，便开始撑着头望着他们两个狼吞虎咽的样子——风卷残云般地消灭了“盘中餐”——而我盘里剩下的还有很多。

我默默地拿出餐巾纸擦拭嘴角边的残余物，突然一只手就伸了过来，抽

了一张餐巾纸

“不客气哦～”抬头看到的是俞子翔那个被小乔形容为优雅的笑容。

——平日里李玫喜欢说的这句话，原本是我最讨厌的、被我认为是傲慢无礼的话，现在却变得那么悦耳了。

4

“我来教你们两个游戏吧～”俞子翔在吃完饭之后好像有些意犹未尽，说，

“你们把手和起来～”

“干嘛呀～”安冬有一些不情愿地说，显然心里有一些抵触——俞子翔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啊，90%就是要我们——但他却还是做了——当然，我还是很情愿地做了。

“接下来我会指你们一只手的某个手指，然后你要动另外一只手的相对应的手指哦～”

切……原来是这个老套的游戏……

俞子翔先开始对安冬玩了起来——我静静地看着俞子翔那个微笑、大笑、狂笑的脸，默默地在心里素描着那个迷人的模样。

洋相、技巧、经验，三个人在饭厅里笑得一塌糊涂。

第二个游戏，就是将手勾住，再绕手臂绕一圈——然后放手——应该是两只手理应是转不出来的，但是示范动作的俞子翔却能行——里面的奥秘，我是很早就从琴生那知道的——

琴生的原名也不是琴生——他叫戚深，是我在高中认识的第一个人——一个超越了女生的男生。而那个名字，就是在数学老师上了不等时候，从“琴生不等式”里“化典”出来的。

那是一个拥有了众多道具和经典语录的魔术师，记得有一次小乔想请教他一个魔术的奥秘，琴生很不以为然的问，“你能保守秘密吗？”小乔点点头，琴生凑到小乔的耳根，喃喃了一句“你行我也行。”

于是，在N久之前被琴生耍过了的我，看着安冬被俞子翔耍的团团转而笑的我，自然识破了俞子翔的诡计。

“哦哟，杨思沐已经知道啦，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咯……”俞子翔耍完安冬后被我原形毕露，只得表示无奈。

终于，我突然发现渐渐地就消除了那一层小乔说我总会在俞子翔面前表现得超不自然的“端庄”，在俞子翔和我们说了句“byebye”后，我学着琴生回了一句“黑黑！”。

——白白——黑黑——

66 然而，那层所谓已经被消除的无法控制的“端庄”，却还是没有消除掉。安冬在我说完“黑黑”后看着我，问，“你今天是不是不舒服啊？”

“哪有哪有啊？”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正常——难道是安冬烧了——然后摸了摸安冬的额头——都很正常，没有烧啊？

“总之你今天不太正常。”

“我哪里不正常了我？”我的拳头落在了安冬的肩膀上。

“现在正常了。”

“啊？”原来这家伙是讨打？

“你前面怎么这么端庄啊……”

“啊？”

“大概在想心事吧……”

“啊？”

“你承认吧……”

“……”

啊啊啊！？不是吧，我在小乔面前最能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不被人家发现——然而在大乔和李玫有所察觉之后——这下轮到安冬了？

“嗯……好吧好吧，我有心事好了吧，我要走啦，byebye……”为了不让安冬看出来，我只得金蝉脱壳，幸好这个时候回程的公交车正好到了——就听得远处安冬回到：

“黑黑！”

安冬确实一直都没有看出来——男生都是粗心的，他只是觉得我不正常而已——就像俞子翔那个木知木觉的人一直都没有发现我喜欢他。

唉，这个家伙实在是不给面子。

故事总是一环接着一环。既然说到琴生，不得不想到学校的艺术节。由于出色的表演天分，琴生被安排为我们班的小品组长——负责剧本、找演员和导演——于是，作为他的好友，我和小乔不得不加入以助阵。

预赛那天，我们大家都很准时地到了那里——然而看着台下的评委，我突然呆住了——那个不是俞子翔嘛！？

我第二次呆住，是因为琴生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把我瞬间石化了——

他说，“你看，人家在下面呢，现在要好好演了哦～”

搞什么啊，他也知道了？莫非是小乔这个家伙告密！！？？

不过，他不说我也会做到的嘛，真是的。

于是很紧张地在台上度过了三分钟——因为我不敢往台下看，我怕那个眼神——那个在眼镜后面的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眼神。

“你演得还蛮好的呢，刚才你说那句台词的时候，俞子翔在那边狂笑。”

“啊……是哇……”

我回话的语调很平淡，但是心里明明是很欢快地在问：“是吗是吗？他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趣的女生呢？”

某个晚自修前，天空中挂着泛着很暧昧的黄色光的月亮，云丝飘絮在空中，不过我还是最喜欢这个时候的路灯，暗暗的黄光，浸润了深情的草色——我和小乔开始踩着教学楼前面的花坛边缘，绕着走，脚会不时地从花坛上落下来，然后再伸展双手可以稍稍保持一下平衡。那个静谧的晚上，只适合安静，和那两个聊着那些藏在心里的东西的小朋友。

“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他了啦。”

“是吗？”

“对啊。在初一。”

“那么早啊！！？？”

“恩……”

“一见钟情啊。”

“恩……”

“具体怎样啊？”

尽管每一次想到那些过去的岁月，总是会觉得在淡淡的幸福中更多的是太不勇敢的悲伤。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但是我自己心甘情愿陷入这个寂寞陷阱，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了吧。小乔静静地听我讲，没有评论，没有说话，没有踩我的鞋子。

“后来的，你都知道了。”

“是么？”

“因为后来我进高中了啊。”

“哦。”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引荐他么？”

“记得啊。”

“你那个时候还说他很帅啊。”

“是啊。”

“那现在怎么……？”

“那是首先、你给了我一个强烈的铺垫，而且，而且那个是侧脸嘛，还有玻璃反光的。”

“唔。……那么……后来你又说他笑得很优雅？”

“你怎么什么都记得啊……？”

“当然啦。”

“那个笑容是很优雅啊～”

“哈哈。”

我开始傻笑了。

“……我觉得你说到他你就滔滔不绝。”

“恩。”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他不怎么样了。”

“因为身高？因为女士运动裤？”

“大概吧。哈哈……”

两个女生又在朦胧月光下笑了。很安静地笑了。

“那你现在还觉得他帅么？”

“当然……第一眼就觉得那个人……很帅……”

我突然不愿说下去了——在花坛那边，走过来一个人，戴着一顶蓝色的大帽子，背着一只大大的电脑包——那双眼睛往这里望了一下，那一身穿着的——是第一眼看到的那件很男人气质的牛仔衣。

我顺势从花坛上故意偏向了另外一边，避开那个目光，然后不说话了一——小乔想追问下去，看着我那个空洞而恐惧的眼神，也不说话了。我们一起用余光目送着那个背影离开。

“你觉得他听见么？”

“不会的啦……你干嘛躲开嘛，超不自然。”

“你知道我看到他就这样的嘛……”

“切……”

“哦哟，你还说我，你不说你上次看到他做什么动作，叫什么？”我一直对小乔第三次见俞子翔的时候，指着他然后尖叫一声的情形——我不知道俞子翔是不是还记得那件事，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但我最害怕——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让他知道我爱他。

“……我是太激动了嘛。再说，就算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那么干的。”

“你!!!”小乔这个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气我啊？

“好啦。对了，上次俞子翔怎么会来找你要U盘啊？”

“他要拷某个资料啊。”

“哦……”

“那天好回啊!!那天李玫对我喊：‘杨思沐，俞子翔找你’，我还以为她开玩笑的类，结果对着她大喊一句：‘你不要开玩笑好哇？’……”

“然后呢……”

“然后她对我大喊：‘没开玩笑啊，你自己过来看。’”

“……”

“我跟你说明啊……我本来想跟他开个玩笑，骗他说我U盘没带，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呢。”

“后来呢……后来你没说是哇？”

“恩……”

“切……”小乔招牌动作之一——泄气——尤其是在我回答“爱情”这类问题的时候，“你怎么这么没骨气啊。”

“你才知道啊……”

“……”

“然后我出去的时候，上一届的一个认识俞子翔的学长正好路过，然后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楚，不过好像是关于那个的……”

“哪个？”

“哎呀……就是调侃俞子翔的嘛……”关于这些，总是不好意思说。或许是因为一直都太害羞太不勇敢，所以一直都没有结果吧。

“就是类似于‘你的新女朋友’？”

“……恩……”

“那俞子翔什么反应啊？”

“跳起来，说了句‘靠’，然后就是类似于拍了人家一下。”

“哈哈……”

“笑什么啊……”

“没什么……他好可爱啊……”

“对啊对啊。”

“……”小乔果然又是一个鄙视的眼神——不过没有关系，我已经习惯了。然后她又突然奸奸地笑了一下，“你是不是很想啊？”

“想什么啊？”

“‘新女朋友’。”

“……”我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轻轻地吐露了一句话，“被发现了。”

“切……”哦哟，小乔啊，你明明知道答案，还干嘛做泄气状啊？

“哦对了，你有没有觉得他那个帽子很像……”小乔突然又奸笑了。

“像什么啊？”

“白血病患者啊。”

“……”我又仔细把刚才脑海里闪过的那个形象亮了出来，“是啊。哈哈，还真是呢。”

“……”

“你知道吗？他刚才穿着我初一的时候看到他是穿的那件牛仔衣呢。”

“真哒……”小乔看我认真的样子，突然又笑了，“难怪他长不高呢……哈哈，说不定那件衣服五年级就买了。”

哦哟，小乔同学，你是不是不损他会觉得不舒服啊？不过，我倒也觉得蛮好笑，回应她说：

“说不定真是这样呢。”

两个女生笑开了。至那天起，我们不再仅仅嘲笑他的女士运动裤，还增

加了他的陈旧的牛仔衣和白血病帽子。

然而，在小乔那里只可以吐露，在安冬那里，就只能接收了。

“你知道哇，俞子翔这个人又嘲了。”

“怎么啦？”

“你还记得那天‘POPULAR STUDENT’评选采访时他说的话么？”

POPULAR STUDENT 是一中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会在全校选出将近二十个候选人，然后经过自我介绍后全校投票，前十进入最终决赛。初赛的考生中，包括俞子翔，所以他的照片也贴在了学校的白板上——然而他贴的照片却是和莫莫老师的合照——导致大家都开玩笑说，莫莫老师都来参赛了。我悄悄地在那块白板下留言，我悄悄在班级里为他拉票，我悄悄地注视他的介绍——然而，他却没有像其他选手一样参加电视录播，而是选择了电话录音。

71

“记得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电话录音吗？”

“不知道。”

“因为可以打字幕啊。”

“？”

安冬总是喜欢说一些高智商人才听得懂的东西，我总是傻傻的表示不解，然后被他鄙视。

“因为，他打印出来的字，就是一句藏头话。”

“什么啊？”

“我爱你，苑。”

“啊！？”

当天的电话录音，我和小乔觉得最奇怪的，就是他说了一句“我在一中这个文苑中获得了快乐。”没有想到，他居然是出于这种目的。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啊？”

“他特意给我看的啊。”

“哦……”

“他还派人去告诉人家，人家怎么可能没看出来呢？结果被人家鄙视掉了。”

“那人是谁啊？”

“许苑啊。”

“哦。”

我们年级里面出名的美女，怎么会不认识？况且——况且班级里我的后桌——一个深沉的男生——马遥，从初中开始就追许苑了，来了一中更是惹来了许多八卦消息。他曾为我说了很多很多关于许苑的事。现在听到俞子翔也喜欢她，让我顿时丧了气——比起来，我还真是差了很多——不过安冬不了解我的心情，还在不停地走下去：

“俞子翔前段时间还跟我说，他纠结着呢。”

“他纠结什么啊？”

“他说，他发少的短信人家不睬他；他发多的短信人家也不睬他。”

“哦……许苑不喜欢他啊？”

“当然咯，人家没那么品味。”

“哦……”

“上次考试的时候啊，他出题目，第二题的题目就是‘许愿’。”

“我发现了啊。这又怎么啦？”

“你想啊，2、许愿。”

“什么啊？”

“爱许苑啊。”

“……”

“你说这人糟哇？”

“恩……”

听着安冬滔滔不绝的话语，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这个时候，比俞子翔更纠结的应该是我——我想听关于俞子翔的一切，哪怕是他爱另外一个女生——我要表示地对于俞子翔的行为很鄙视，心里一面伤心，却一面要知道得更仔细。然而在一边，我又邪恶地想，或许我还是幸运的，因为至少许苑不喜欢他，也千万不要喜欢他——这样，我还是有机会的。

安冬说得很对——俞子翔很糟——我不否认——但或许，更糟的是我自己。

“没有比梦到你再高兴的事了。即使是转瞬即逝，谢谢你给我的快乐。”

——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美女的烦恼》中的一句话。原本那些我只会觉得太过做作，以爱情来骗取眼泪的电影，渐渐地却让感同身受的我开始落下泪水。原来感动，只是因为太多的相似，因为太过相似，才会觉得那些东西，才那么值得，那么珍贵。

我的王子。不多次出现在梦里。然而，每一次，却牵起一片涟漪。

“小乔～晚上我们聊吧。”

“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昨天又梦见他了呢。”

“哦哟，你前面那个表情我就知道你要跟我说这种事。”

“哦哟，我跟你说，还能说什么事啊？”

“你怎么又作幸福小女人状……受不了。梦见什么啦？”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啦。”

“梦”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很模糊的——就连这些有他的梦，起床的时候，就能兴奋只记得那个身影曾经出现过。至于内容，却已经变得太过透明，以至于看不清了。

“……”

“我只记得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还穿着西装。”

“哦？”

“很奇怪的，好像他父母在场。”

“哦。你见过他父母哇？”

“还真没有类……”

“你们干嘛啊？”

“吃饭啊，而且好像在说那种东西……”

“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说啊。”

“订婚宴？”

“……差不多……”

“哇塞，你连这个都梦到啦？”

“……”

“哈哈哈哈。”小乔笑了。我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也只好跟着笑笑。看着尴尬的我，小乔拍拍我的肩膀说，

“那你加油。祝你愿望成真。”

“哦。”

的确。就如同电影中的那句话。梦见他，或许是最快乐的事情，尽管次数那么少，尽管时间那么短，尽管我还是记不清到底梦见了什么——然而起床的时候那一点点回忆带给的惊喜，已经幸福得足够了。尽管很尴尬，却那么美好。

74

尴尬的事情，还发生在俞子翔的面前。

那是一场市级的比赛，由于比赛完后要在场地等结果，于是我们都坐在了食堂里。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安冬，他可以跟俞子翔那么接近、他总是有很多话可以跟俞子翔说、他总是有很多问题可以去问、俞子翔总是会和他交流很多事情、可以和他讨论很多很多——而我却不可以。

听说安冬和俞子翔在考场外散步、打牌，我默默地跑出来，逛着寻找他们——然而却没有找到。我失望地踩着落叶在操场上走。左边是阴影，右边是阳光，我站在中间，不知道该往哪一边倾斜。

回到食堂的时候，俞子翔和安冬已经回来了。

“我们打牌吧。”

俞子翔的要求我从来都不拒绝。我看着他熟悉的洗牌，和坐在我右边的那个穿着一件灰色、很成熟、很好看毛衣的他，连理牌都变得无力了。

然而——这是俞子翔最喜欢打的八十分——也是我不会打的八十分。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居然就一口答应了下来——爱情果然是会让人失去理智的。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离开的资格。

坐在一边的老妈突然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本想装作被老妈叫去而放下扑克，假装不耐烦地说了一句“哦哟，算了，我不打了。”

然而老妈却很不给面子的说了一句——

“回去打牌吧。”

我只得坐获取了。

俞子翔看了我一眼。看了我妈一眼。

果然。我扔了一对二。第一张牌就透露了我不会打八十分的秘密。

俞子翔很惊讶地看着我，我说了一句“我不会打”，然后默默地看着他叫了别人，然后退下。

这大概是最尴尬的一次，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妈又一次很不给面子地问：

“怎么不去打了？”

我真想反问：你把我生出来，为什么不教我打八十分？

回校，我争着要小乔教我打八十分。

然而，最郁闷的，却不仅仅在此。

回了家，老妈开始和我聊俞子翔这个人。

“他很会搭讪啊。”

“啊？”

“他前面看到我，问我说，阿姨，我是不是认识你啊？”

“哦？”

“你不记得了，以前在公交车上？”

“哦……”

当然记得。但是，我睡着了——我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然而，郁闷的心情油然而生——拜托，俞子翔这个家伙居然认识我妈不认识我!!! 太过份了吧!!!!!!!!

俞子翔最过分的不在这里，而在于许苑。

和马遥混得熟了，他开始和我讲许苑的故事。

“最近好多人追许苑。”

“啊？那你不是很难过？”

“是啊……你知道哇，那个高三的那个超猥的那个人，俞子翔也在追许苑。”

“哦……他啊？他一直很猥琐的。”

我说的不是真心话，我说的不是真心话，我说的不是真心话……

“就是啊。你知道哇，许苑现在看到他怕了。”

“啊？”

“他去他们班表白，然后面对表白，一天到晚发短信……”

“啊？这么猛啊。”

“是呀，人家现在看到他就逃。”

“是哇？”

“对的哦，人家怎么受得了他跑到教室去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

“上次和许苑一起走，结果许苑突然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说‘俞子翔来了’。”

“……这么挫啊！？”

“是啊。”

“那你岂不是很不爽？”

“当然啦。每天早上看到那个猥琐的背影在往他们教室里面望……”

“……”

好痴情的男人啊……

“不过我最气愤的是，许苑跟我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俞子翔就把手绕在了她的腰上。”

“啊！？真的啊？”

“对的，这个咸猪手。”

“……”

“我本来想去教训教训他的，但是后来许苑说算了。”

“哦……”

沉默了一会儿，因为马遥和我是同病相怜的人，我决定告诉他我的感情事业。

“其实我也暗恋一个人……”

“哦？我们这届的啊。”

“学长啦。”

“哦……那他对你怎么样啊？”

“很好啊……他对我超好……”

“那他喜欢你么？”

“应该不啦……”

当然不，他喜欢的不是许苑么……当然，我没有说——我是怕被马遥鄙视。

“……学长都会对学妹很好的啦，尤其像你那么可爱……”

“哦……谢谢……”

如果这句“可爱”是学长自己说出来的，该多好啊。

又沉寂了一会儿，马遥突然对我说，

“那你加油。”

“恩。你也加油，把许苑追到手哦～”

看来我是一个邪恶的小孩——马遥追到了许苑，那就轮不到俞子翔啦！

7

一直觉得暗恋就像咀嚼鱿鱼丝。

我会默默地注视着他——那个背影。

运动会上，看着那个身影轻快敏捷地越过重重障碍到达终点。

我期待社团活动上的展示——去他的社团相册下载所有有他的图片。

我想从他身边的人那里听取关于他的所有东西。

我也想知道，关于他喜欢的那个女孩的所有事情。

纵然那样会受伤。只要是为了他，那又如何？

无论他对我说了什么、亦或是今天看到了他，跟他打了招呼，都会忍不住很兴奋地告诉小乔——尽管会被他那股鄙视的眼神杀死。

纵然知道他已经有了喜欢的那个人，纵然知道我比不过那个人，纵然知道我没有希望，那份心情却永远无法抹去。

真心为一个人好，就是要让他天天高兴，就算那个人不喜欢自己，甚至根本不认识自己也没关系。

人说，一遇杨过误终生。

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

我开始真正同情美人鱼、我开始在看电影的时候流泪、我开始明白什么才叫做感同身受、什么叫做触景生情。

爱情这个东西，没人能说自己懂。

暗恋这个心情，没有经历过，是不会明白的。

就像鱿鱼丝的味道，大概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罢。

那是如何一种鲜美的味道，却总是嵌在牙肉里的痛。

要吃鱿鱼丝，一样要吃鱿鱼丝之痛。

但即使痛，却一样不愿放下的鱿鱼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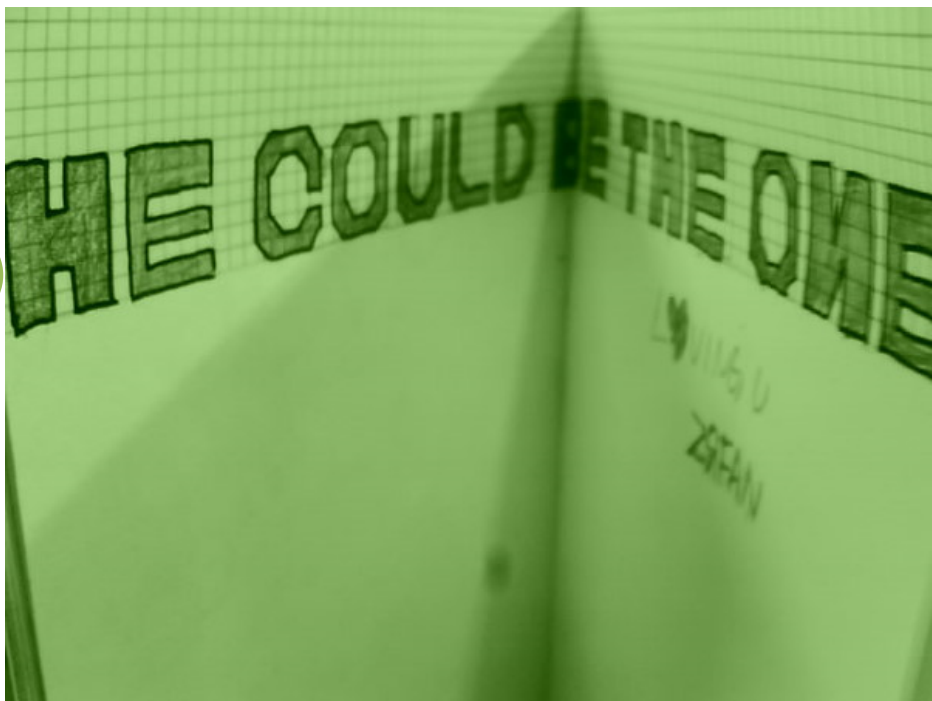
想起自己嚼了那么多年的鱿鱼丝，早已痛得泪流满面，下一口却不知道是该放弃还是继续。

70% 旅行

[躲在某一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地点，
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牵挂的人。]

4.旅行的意义

80



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1

每每到了冬天，我就会想起来那第一年遇见他的冬天。寒假应该是一个旅游的季节，然而主角不是我，配角也不是我，旁白也不是我。看来，我只能围观了。

——莫莫老师带着俞子翔去了北京参加全国的比赛，而安冬这个讨厌的家伙抢走了学校唯一的旁听名额，只留下不优秀的我独自留在这里捡着他们故事的残羹剩饭来吃。不过，面对着关于俞子翔的所有事情的“残羹剩饭”，我还是那么饥渴的。

好像就是那个时候，终于开始和安冬越来越熟了——多亏了 MSN 这个东西。

安冬的昵称是 **Winter**，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简约但是很

清新。而我的昵称，是在初中时不知是什么神经搭错起的一只奇怪的名字——“雪君”，大概是我特别喜欢“雪”，又特别喜欢“君”这个字吧——每次看到这个名字，总是会想起过往在贴吧上曾用这个名字在网上和俞子翔搭讪的事情——虽然最终不了了之，可我总是在猜测和担心俞子翔到底有没有发现我就是当年那个傻傻的小网友。唉，算了算了，这些都无所谓了。

“在？”我一上线，是安冬给的一个闪屏。

“嗯。回来啦？”我没好气地回答——这个家伙跑去跟俞子翔欢乐了，就留我一个人在上海赶作业——真是的——莫莫老师怎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好跟某人亲密接触接触。实在是太羡慕安冬啦！！

“做题题。”

“靠，刚回来就拿题来做？”

“我们去考试的题。”

闪屏。唉，这人怎么这么喜欢晃屏幕！！？？

抖动的窗口刚停，我又回报了他一个闪屏。

“：-p”

又是闪屏。

.....

于是我们俩闪啊闪啊，中间夹杂着各种表情，居然把刚才聊的东西都给忘了。

“好玩死了。”

“当然好玩啦。闪死你～”我在屏幕前已经笑得不成样子了，最后还是回了一个闪屏给他。

“做题吧。”

那边终于不再发闪屏了——是那个看了超级挫气的三个字。

“好吧.....”

传来的还不是闪屏，而是一个题目的 word 文件。

“你们玩得开心吗？”

“不开心。”

“？？？”

“被虐了。”

“啊！？怎么说？很难？”

“y”

“y 是什么意思啊？”

“yes”

“……那 yzx 考得好吗？”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对面的 Winter 一定在暗地里嘲笑我。

“n”

“n 是什么？”

“no”

这个字看得我心惊胆战——第一反应——俞子翔怎么会考得不好呢？第二反应——天哪，又要被 Winter 鄙视了。

“怎么会啊？多差啊？”

“考得跟我差不多。”

“啊！？怎么会啊？”

“跟小妹妹搞。”

“啊！？”这几个字比“不好”更加令我胆战心惊了。

“他考试都没有心思了。”

“啊……怎么会啊……”

“先不说这个了。告诉你一件事。”

“？”

“实验中学的那个老师被 yzx 鄙视了。”

“？”

“莫莫是回族，不能吃肉的。”

“啊？那跟这次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去食堂吃饭，莫莫老师打饭，说‘我是回族的’。然后，实验中学的老师坐下来问了一个很 SB 的问题：‘莫老师，你的回族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

“你知道 yzx 说什么了吗？”

“n”

打下这个 n 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大概终于不用被 Winter 鄙视了。

“他对那个老师说，‘那么，老师，你的弱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哈哈哈哈……XD”我在屏幕前又笑了——尽管这件事在我回了学校还

是让俞子翔在我们面前炫耀了一番，但每一件关于他的事，都会让我越来越欣赏那个人。

正当我很得意的时候，Winter 又发了一个闪屏过来。

“喂喂喂……”我愤愤地表示不满。

“唉，过去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回来还要做那么多作业……”

Winter 终于提到作业了……

“谁让你要去的啦～”

“想起来了，我们在那里的时候，yzx 还一直唱歌。”

“哦？”

“早上就一首‘天堂’，简直就是我们的闹铃。”

“……”

“简直是噪音啊!!!! 我们寝室里一个外地人都受不了了”

的确，好像除了我之外，还没有听说有人觉得他的歌喉不错。

“……”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人每天晚上，或者说早上很晚才睡。”

“啊!!??”

“莫莫老师早上就来 morning call。”

“好幸福啊。”

“说到莫莫老师……想起来一件事。”

“？”

“我们那天刚到，很多人看到莫莫老师和 yzx 在一起，就凑过来问，‘那个是 yzx 吗’？”

“他这么有名啊？”

“重点在后面!! 我点头后人家问，‘这个是他女朋友吗？’”

“哈哈哈哈哈……”不过，确实，原因之一是莫莫老师长得太年轻，还有一个，大概是俞子翔穿得比较老气吧——我只愿承认他穿得老气，至于不是他太成熟……我还是保留意见。

正当我笑得很开心的时候，又一个闪屏过来了。

“题做了吗？”

“n，题目都没看懂，怎么做啊？”

“dk”

“dk 又是什么啊？”

“don't know”

!!!! 我这个弱智啊弱智啊弱智啊……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我的脑袋都快掉到键盘上了。我简直可以想象 Winter 那个超级鄙夷的表情。

“……不会还问我？”

“你智商高啊。”

“哪里有你高啊……”

“像你这种进市队的料。”

“我进市队，你都可以进宇宙队了。”

“你意思就是我太弱，只能滚到宇宙外去比赛了？”

“……”

果然 Winter 情商和智商都在我之上。深深的被他打败了……

“好多人在从网上啊。”

Winter 又是一个闪屏。靠靠靠，这个家伙一定要把我的脑袋搞晕啊？

“从网是什么啊？”

“把‘从’分开来看”

“……你说人人吗？”

Winter 同学，你可不可以说话说得直白一点啊！？

“y。最近男淫女淫都在上面。”

“你有特别好友吗？”

“n。不过 yzx 有的。”

“？？”

“不过这个变态，没有你也没有我。”

“我都不是他的好友……”

“靠，这个变态……”

其实，我并不是不知道俞子翔有人人网上的帐号，而是，我连续加了好几次都没有回音——对于这其中的原由，始终云里雾里。

“哦对了。” Winter 突然回道，“他好像说过女生的话不是他女朋友或者什么特使关系他不加的。”

“哦……”

也难怪到现在我都不是他人人网上主号的好友，也难怪到现在我都会羡慕那些列在他好友名单上的人。尤其是女淫。

这个时候，我却看到屏幕上一排空空的 Winter 发的空行。

“你干嘛刷屏啊？”

“我在刷手速。”

“……”这个人打游戏打疯了。

“你也来试试。”

于是，屏幕上又是一大堆空白的消息。我们终于把做题目这件事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2

“莫莫老师，你一定要帮我找一个女朋友～～”我进机房的时候，就听到俞子翔站在莫莫老师面前又发嗲了。唉，真受不了这个人——现成有一个不要，真是的。

“人家不是有浙江的小 MM 追你嘛～”莫莫老师一脸坏笑。

“我要上海的嘛～我要上海的嘛～”俞子翔的话，让我们下面笑了一片。

“那要你自己找的呀～我顶多帮你把把关。”莫莫老师也笑起来了——超年轻超好看。

我站在一边，又是一阵傻笑。而莫莫老师就站在我的身后帮我整理帽子。俞子翔则在一边有些沮丧地发了一个叹息。后来跟小乔说起这事，小乔居然突然一下子站起来大拍桌子喊，“你应该立马走到人家面前说，‘我呀我呀，就是我’。”

虽然我很想那么说，但是——你知道的，我在某人面前是相当拘谨的。

不过我还是对那个浙江小 MM 产生了极度的好奇心——以及安冬说的“跟小妹妹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一个人叫贾纪纯啊。”

“什么名字啊，‘甲基橙’？”

安冬便把我正在写的作业翻到了最后一页，拿着笔写下了“贾纪纯”三个字。

“喂！！？？我的作业啊！！”

“最后一页，没老师会看的。”

“长得怎么样啊？”

安冬在那里摇头——当然，我分不清这个说的是“不好看”还是“不知道”——我一直怀疑我的审美观，但更加怀疑的是安冬的——每次我与他说起，我觉得某个女生好漂亮啊，他都以一种无视美色的神情，说我辈都是凡夫俗子。包括年级里的公认美女——许苑，他对她的评价，就是摇头加一句“祸水”。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所有女生都不好看啊？”他给了否定回答后，我追问道：“那你觉得谁好看啊？”居然邪邪地回答了一句，“这个怎么能告诉你呢？”

我永远也看不透安冬——谁让人家智商和情商都那么高呢。所以，如果问他某个人的长相——还是不要期待结果了。

“哦……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

“喏，就是，我们过去上课，总是有一群小妹妹跑过来，对着我们喊，‘看呀，是俞子翔大牛～～’”安冬把两只手握成拳头托着腮帮做萝莉状，然后细声细气地说了一句，实在是让我瞬间想加盖三件羽绒服。

“好冷……”

“是呀，然后俞子翔大概就看上几个了，要了手机什么的。”

“啊！？”

“后来么莫莫老师警告说，不许晚上跟女生发短信。”

“就是呀，要不考试怎么考得好啊。”

就是呀，要不我不就没有机会了吗？

“结果俞子翔在那边发嗲呀，说，‘就留一个，就留一个’。”

“就是那个贾纪纯？”

“对啊。”

“那么后来呢？”

“后来么，就是发短信啊，然后那个小 MM 就跑来我们寝室玩了。”这个时候，俞子翔又邪邪地笑起来了，“我们在那玩游戏，谁输了要送枕头到女生寝室去。”

“哦……那么俞子翔输了啊？”

“没有，他跟那个小 MM 玩黑的。”

“哦……那么你输了？”

“我怎么可能输啊……是另外一个人输了。”

“送枕头了？”

“对啊。然后女寝那边说什么‘已经有枕头了干嘛还送来’……哈哈

哈……”安冬开始笑起来了，我也笑起来了——俞子翔原来是那么一个十三的人……真是没想到。

“后来么，俞子翔开始叫那个小MM叫小师妹，小MM叫俞子翔叫师傅。哦哟那个肉麻……”

“……”

“不过，俞子翔注定要悲剧了。”

“啊？”

“‘小师妹’最终还是林平之的。”

“……”又一次被安冬同学的冷笑话石化了。

“对了，那么他不喜欢许苑了啊？”我突然想起了那个俞子翔死命追求的女生。

“不知道。”

“他怎么这样啊……”

“哎哟，身不在上海，就不用管她了咯。”

“……”

“男人嘛。”

男人就应该花心吗？

不过即使这样，还是很喜欢嘛——花心的男人确实是最有魅力的。

“……那你有那个什么什么甲基橙的照片吗？”

“你去人人上去看啊。”

不过无论如何，还是相当想知道那个‘小师妹’的长相——于是我默默地跑去了她的人人主页上看了一眼——一张超级模糊的照片，一张脸占了80%，连脖子都没有——短短的头发蓝蓝的毛衣——实在不觉得怎么美啊。

然而，第二天安冬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师妹昨天发了一条状态说，‘好多上海的小盆友都来围观我的主页……’有没有你？”

显然是有的。

俞子翔这个牛人的比赛特别多，开学后不久他又随着莫莫老师离开了上海。这些日子突然就变得漫长起来——机房里看不到他的人，也就没有什么期待了。

于是我就不去机房了——我只有小乔两个人走在学校的小路上，沐浴着懒洋洋的夕阳——我倒走，她正走。

“后面有东西一定要提醒我啊。”

“哦。”小乔依旧看着她的鞋子——这让我实在不放心她到底知不知道我后面有没有树啊人啊什么的。

“哦对了，还有，如果有帅哥就不要提醒了。”

“啊？为什么啊。”

“就直接撞上去好了。”

“……”小乔还是低着头。

“哈哈。”我刚笑了两声，就笑不出来了——小乔！！你又把我的鞋子踩掉了！！

“江、亦、乔！！”

“对不起。”小乔就只是抬了一下头，又把头低下去了。

我又倒着走了两步，却撞在了树上——“啊哇！！喂喂喂，小乔！！你不提醒我啊！？”

“对不起嘛。那换一下，我倒走，你正走，你提醒我身后的东西，有帅哥别提醒。”

“……我不干。”

“看！俞子翔～～”小乔突然把手指向一个地方，然而，我的目光却没有随着她的指尖飘过去：

“他这两天不在上海，不要骗我了。”

“啊！？他为什么不在啊？”

“比赛啊。”

“哦。他怎么老是出去啊。”

“人家牛啊。”

“哦。那你想他哇？”

“你说呢？”

“没关系的。小别胜新婚嘛。”

“只有小别，哪来的新婚啊！？”

“你心里有的。”

“……”

小乔说笑话的时候，表情都没有——我真怀疑她是不是冷血动物啊。

“被我说准了吧。”

“切……”

“别不服气呀。”

“我又没不服气。”

“恩。”

“你说，这个世界上谁最帅？”

“反正不是俞子翔。”小乔轻轻地说。

“你说什么？”我作义愤填膺状。

“我说……就是俞子翔。”小乔还是不抬头。

“恩。这还差不多。”我满意地点点头。

“才怪。”小乔轻轻地说了一句。

“你说什么！？”我再一次装作愤怒地看着小乔。

“我说，俞、子、翔、最、帅、了、呢。”小乔一字一顿地说完，突然停顿了一下，然后大喊一声“才怪”，然后就随着声音跑到远处去了。

3

每天晚上熄灯前的十分钟，变成了我和小乔的暗语时间——在寝室，我们说着只有我们两个人才懂的东西——自然是关于俞子翔的。我们有时特意一直呆在厕所间，亦或是在走廊上悄悄的说——然而每天晚上必须做的功课，就是我会很天真地问上一句，“谁最帅？”然后小乔很夸张地做“俞子翔最帅”的口型，然后我会很满意地点点头。那段日子我留下了多少关于想念的文字，我已经记不得了，然而那时的心情，现在依旧还在体验着。

雪君：我的邪恶不要整个世界，只要你就够了。

安冬：你怎么又来了。小鬼要谁啊？

小乔：你怎么那么少女啊？

雪君回复安冬：不告诉你～～

雪君回复小乔：我就这么少女～～

安冬：不告诉人家你还说。

小乔：受不了你，又做甜蜜状。

雪君回复安冬：有意见啊～～

雪君回复小乔：哪里甜蜜了啊？

安冬：你要满足人家好奇心的呀。

雪君回复安冬：一边玩去。

小乔：哪里都甜蜜。

雪君回复小乔：……

……

于是，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假装甜蜜着，突然从后面跟上来的，是一个叫陆昱成的猥男——为什么会叫他猥男？显然是因为他实在是太猥琐了——明明是我们班最大的一个，军训时看到我们，“姐姐”长“姐姐”短的。我依稀还记得第一次在 QQ 群上被他搭讪——哦，忘记说了，他显然是一个搭讪高手，学校里上有老下有小，哪的美女都认识他——之后，我们就给了他这么一个绰号——“情圣”。

“慕斯～～”

“啊？HI～”

“问你个问题？”

“说。”

“你到底喜欢谁啊？”

“……”我沉默了一会，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糖塞过去，“我说了你又不一定知道。”

“是不是俞子翔啊？”

“……”我又沉默了——脑袋一片加一片的空白——天哪！？他怎么知道？

“是不是啊？”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谁啊？”

“你承认是不是嘛？”

“你不都知道了干嘛还要我说啊？”

“你不亲口说，我就告诉全天下你喜欢俞子翔～～”

“你！～～”

“快说呀，‘我喜欢俞子翔’。”

“……”

虽然不知道陆昱成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不过我知道一定不是什

么好药。

“快说快说，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我喜欢俞子翔……”哎呀，在情圣面前，果然是输得一败涂地。

“哈哈……这就对了嘛～～”

“……你怎么知道的啊？”

“你想知道吗？”

“……你说呀～～”

“你真的要我说？”

“说呀～～”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知道啊。”

咣啷当——我显然觉得有雷劈在我头上了。幸好，老天顺手拉了我一把——正好走到了图书馆，我顺势跑了进去，朝情圣挥挥手：“别耍我了，我知道今天不是愚人节～～”就一溜烟跑进去了。

事情没完，晚上在食堂，琴生同学又满脸不善的笑容，嬉皮笑脸地凑过来说，“慕斯～～你知不知道理科班有个人喜欢你啊？”

看着奸笑的小乔，为了避免尴尬，我顺口说了一句：

“你说是高三的？”

“啊？？你说俞子翔啊？”琴生一个超级夸张的表情，“他也喜欢你啊？”

“哦……没有没有，我开玩笑的啦……”我赶忙摇头——拜托这位琴生同学的那个声调，简直像是在用喇叭说话。

“没有～～我说的是我们寝室的呀～～陆昱成啫～～”

“开玩笑的吧……”

“没有好哇……他天天晚上在寝室里说‘我们家慕斯老可爱老漂亮老迷人的’……”

看着琴生超级超级超级夸张和欠揍的表情，我差点把昨天吃的饭一起吐出来。

幸好不久以后，情圣就转恋小乔了。

莫莫老师的办公室，站在我一边的是安冬，在莫莫老师一边、坐在莫莫老师办公桌上的是刚下飞机奔回学校的俞子翔。

“莫老师，你知道哇～～我不是这两天走了嘛～～然后我们寝室里就带了外校的一个人过来住，睡我的床。结果那天宿管过来就照，结果照到我床上不是我，就奇怪了。第二天去问啊调查啊，那个人就说是年级里面另外一个人过来串门的，结果宿管就说那个人不戴眼镜啊戴眼镜啊什么，反正有点矛盾，就跟那个人说，你去写检讨，我要告诉学校。结果那个人写完检讨，就说了一句话特出气。”

“什么呀？”莫莫老师歪着头看着他。

“他说，‘宿管老师，别说我没提醒你，以前我们就有一个宿管，因为这种事情没处理好，结果被开除了’。那个宿管听了就蒙了，就没有去告老师一刚！”

“有毛病……”莫莫老师还是歪着头，笑起来了。

“哈哈哈哈哈。”安冬也笑起来了，“我本来就想去搞一个 flash 游戏，名字叫做‘暴打宿管’。”

“哈哈哈哈哈……”

莫莫老师的办公室永远都那么开心。

“对了，莫老师，能不能帮我买一份今年的竞赛年鉴啊？”我看着莫老师。

“好呀好呀。”莫老师点点头，结果俞子翔却摇摇头说，“要什么年鉴啊，上面的题目我都会做的，要我就行了嘛。是哇，莫老师？”

莫老师默默地笑了，我也尴尬地笑了笑，俞子翔却突然从桌子上跳了下来，看着我说，“杨思沐啊，那个人人上那个游戏你怎么玩的呀，这么高？”

“嘿嘿。”原来，我还是有些东西是可以超过他的呢。真得意。

“快来打打。”俞子翔坐在滚椅上开始打起游戏来，“来帮莫老师的号刷一把。”

“哦。”我很听话地坐了下来，熟悉地操练起鼠标和键盘起来了。

“你们恶趣味哦～”沉默了许久的安冬在一边发话了，莫莫老师在一边笑起来了，“你们两个有毛病……”

“哎呀……其实我发现杨思沐还是很可爱的……”游戏玩了一半，俞子翔突然说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要不我人人上考虑加一下你？”

“……”显然，一分心，我立马就“挂”了。

“但是我一加你，小游戏就要输给你了，这个会很不爽的。”

……尴尬的沉寂。

“你那个时候应该说，‘我怎么舍得欺负你呢？’”小乔又是那副兴奋的贱样，唉，我实在忍不住把拳头砸在她身上了……

“拜托，莫莫老师、安冬他们都在好哇～你让我怎么说啊？”

“哦……”

“不过他说我很‘可爱’呢。”

“哟哟，那么得意……”

“那是～”

正当我得意地笑起来的时候，那个身影突然凑过来了，

“今天你们年级考试吗？”

“不考。”

我抬头的时候，已经只有俞子翔的背影了。再抬头，是小乔那个惊讶加惊喜的表情。

“慕斯啊，我说你有希望了。”

“嗯嗯。哈哈。我以后会请你来喝喜酒的～”我得意得笑了两声，这才发现隔壁一桌的人斜眼看着我，然后摇摇头，才发现自己刚才花痴过头了，赶忙补上一句：

“我开玩笑的。吃饭吧。”

4

旅行中总是只有他没有我的话，实在是太无聊了。不过，终究会有一场旅行，有他、也有我。

俞子翔作为先驱部队，被莫莫老师领着先跑去了北京参加一场很重要的比赛——一场决定他到底是否能进国家队的比赛——对于他来说，这大概已经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了吧。然而，我们这些小罗罗要参加的，只是一场对于他来说是酱油的比赛——就连我们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有兴趣来参加。

我从来都不会喜欢火车上的旅途的——颠簸的太厉害，主要是由于没有事干太过无聊。我坐在了安冬他们的车厢里，随便聊随便扯。一直在我的竞赛旅途中只是做路人甲路人乙的楚翼初和王君昊，终于在这个时候和我们打成一片了。

说到楚翼初，不如从现在开始就叫他“除一除”吧，这个绰号，是数学老师在上数学课的时候说一道要用到除法的题目——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就和安冬对视了一眼——从此以后，楚翼初就化身“除一除”啦～

“俞子翔考得怎么样啊？”

“不知道呀。他么，应该没问题吧。”

听着君昊学长很笃定的话，我顿时也觉得笃定了。

“我们来看电影吧。”

“我们来打游戏吧。”

“我们来睡觉吧。”

“.....”

“把要睡觉的扔出去。”

“同意。”

“我很困诶。”

“所以要扔出去呀。”

“.....”

“干嘛用枕头砸我？”

“你也不是砸我啊？”

“我这是还你的。”

“诶，安冬，你怎么趁机打劫？”

“啊？刚才是杨思沐砸的。”

“什么啊，明明是你砸的好哇。”

“想赖我身上啊？”

“谁要赖你身上啊，明明是你砸的！！”

幸好火车上的枕头套还算牢固，否则早就千川百孔了。

.....

“嘟嘟嘟”敲门声打断了激烈进行中的枕头大战。

“你去开。”

“我不去。”

“去开呀。”

“不去.....”

“你们不要闹了好哇？”门那边的声音显然是一个愤怒的男人。OMG!!是市里的带队秃头老师。

“……”车厢很安静，听得到的是火车轨道摩擦的声音。除一除又趁机对君昊的头上砸了一下，引得君昊虽然不敢，还是小声说了一句“靠”，让表情严肃的我们突然又笑了起来。

“你们开一下门。”又是门那边的老师……

我站起身打开了车厢门，看到了那个老师愤怒的表情——对了，我好像记得我们在门口挂了一个“请勿打扰”的牌子……

“已经很晚了，大家都已经睡了，杨思沐你回自己的车厢吧。”老师说完转身走了。

“哦……”我刚想走，却发现电脑包被君昊拉住了。

“借我通宵游戏～”

“你们不是枕头大战吗？”

“休战了。”

“……”

算了，电脑什么的都是身外之物，就给他好了。

回到车厢，拿着MP3，塞着耳机，听着那些安静但是有些忧伤的音乐——轻轻的音量盖不过火车的轰隆隆的声音——我又失眠了。和我一个车厢的，是那个秃头老师，和两个女生。抬头，上铺亮着手机的蓝光，隐隐地照着一个人的脸——低头，和我一样下铺的那个老师开着灯看着一本书——名字叫《道德经》。

我彻底被冷到了，我也彻底失眠了。心情开始随着耳麦里的音乐变化了——明天能看到他了呢，他是不是进国家队了呢？是不是可以向他恭喜了？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是不是更加帅了呢……

渐渐地，手机光灭了，灯灭了，《道德经》被放在了桌上，耳麦里的音乐渐渐地消失了，环绕在头顶的还是火车的声音，以及那种颠簸的感觉——还有脑海里的他——那夜我一定做了什么梦，那个人一直在脑海里颠簸，一直在脑海里摩擦，发出那种强烈的声音，挥不去甩不掉忘不了，直到我也精疲力竭，懒得想了，终于睡死过去……

在天津的这几天，几乎天天都是在等待——等待火车的到达，等待机房

的打开，等待旅馆的旧房退房和我的登记，等待他的到来——当然，他来的，也的确是太过突然了。

试机，我还坐在电脑前研究那个奇怪的软件，有个人就突然走了过来：

“杨思沐，你边上那个位置是空的吗？”

“恩。”我只觉得声音耳熟，也没有抬头看，等他坐下来再往他那个方向望了一下——才发现——原来他是俞子翔啊！！

“诶！俞子翔来了啊！”市里的男生们居然比我还兴奋，一个劲地起哄乱叫，俞子翔也报以那个很大气的微笑。然后开始走动。

“俞子翔啊，那个东西怎么搞啊？”

“俞子翔啊，这个东西怎么弄啊？”

“俞子翔啊，来看看这个怎么出错了啊？”

“俞子翔，电脑死掉了……”

“俞子翔，来帮下忙……”

看着他跑来跑去的样子，我又忍不住在心里笑他可爱了。

“他有没有进国家队啊？”我悄悄地问君昊。

“不知道啊～”君昊手插在口袋里。

“应该进了吧，你看他那么开心。”一边的除一除插嘴。

“他还会有什么问题啊……”君昊嘟着嘴说。

就是啊，他还会有什么问题啊。

他再回到我的身边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了。

“杨思沐，那个试机的题目有没有很简单的啊？”

“有啊……就这道……”

“哦……看来得敲一下代码……啊呀，很麻烦啊，啊算了，不打了……饿了么？”

“不饿。”

“但是我饿了，我们去吃饭吧。”

“……”

“来来，一中的同学没问题的话就跟我走，我们吃饭去！”

俞子翔固有的老大气质……ORZ……

然而，到了餐厅，才发现原来上海除了我们一中的学生，大家都几乎坐好了。空余的位子三三两两，俞子翔就跑到了那一桌，本想拉着安冬坐在他一边，却发现被除一除和君昊抢了先机。

于是这顿饭突然就变得无聊起来了——先是主办方的一番发言，接下来开饭——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我不时往那一桌望去，看着俞子翔谈笑——大谈大笑。然后，又仿佛听见了他叫我的名字，我往那里看了一眼，只发现那桌的人都盯着我看——然后大笑……我还没来得及想原因，安冬已经用胳膊蹭我了：

“你今天怎么总是心不在焉啊？在看谁啊？”

“啊？”

“你总是把眼神飘到那桌去，看谁啊？”安冬那个贼贼的笑，真是受不了。

“哪有啊？”我想掩盖自己的行迹，脸却不由自主地红了。

“你是不是看上那个老师了……？”安冬又贼笑。

“……”幸好，原来没有被看穿。

“哈哈，被我看穿了吧……”

“……”

那就假装被看穿了吧，总比被他发现我喜欢俞子翔要好啊。

5

不过，俞子翔终究还是没有进国家队。

晚上本是开幕式，但从餐厅出来的俞子翔说有些事，就让我们等在了会议室的门口。他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敢问他什么，沉寂。只有俞子翔穿着那一身很有气质的黑黑的衣服，哼着歌吹着口哨。

“老大，你进了吗？”除一除终于忍不住问了。

“没有。差一点。”俞子翔说的样子好像完全不在意的，“我现在说了，如果今年中国拿不满金牌，不要怪我。”

哈！那个霸气的样子，果然是我喜欢的俞子翔。

我们不敢再说什么了，一片沉寂，反倒是他最欢乐，一蹦一跳，还在一个路口照了相。然后，男生们开始讨论魔兽，于是我们在俞子翔的大牛光环下慢慢踏进了那个破旧的阶梯教室里——而这一路，我什么都没有说。

安冬坐我左边，右边是陈一除和君昊，后面是俞子翔和某个同是参加国家队选拔但是也没有进的大牛。我一边听着前面的主持人扯淡，一边有心无心地听俞子翔的聊天。

“你说我到底是叫你数学大牛俞子翔，还是计算机大牛俞子翔？”

“数学计算机大牛俞子翔。”

“恩。有理。对了，我留你一个手机吧？”

“你没有我手机啊？”

“恩。”

“150*****”

我那个时候，瞬间就用脑袋记下了那个手机号码——其实平时的我，从来对这类数字不敏感，我只会记得自己的手机号和父母的手机号，就连小乔的生日，我也总是记不清到底是十月还是十一月——但是他的生日，却记得一清二楚——烧成灰，大概还是记得的。

“哦。”

这个记住他号码的机会，我自然没有放过——尽管很早就想问他要，也尽管以前在贴吧上告诉过他我的号码——那个时候还傻傻地等他发短信来——却一直查无音讯。

“对了，俞子翔大牛，你为什么要进北大心理系啊？”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消息——所有人听说这个消息都不相信——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消息，一个在我们眼里只学数学和计算机的人，居然选择了去北大心理系。实在是想不通。而这件事，至今还被我们的老师们传诵着，如同神话一般。当时，安冬曾尝试着去问，结果被俞子翔一句话就弹回来了：“你嘛，还没有资格问我这个问题了。”

“这个嘛……是有原因的嘛。不过这个原因呢，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你还不能知道。”

“哦哟，俞子翔大牛，不说就不说了，还用这种话吊我的胃口。”

“我的话就到这里。”这个时候，开幕式的主持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任何讲座最精华的一句话——就在于这里了。掌声雷动——不管是刚才在听、不在听的人，都挥动着自己的手掌——仿佛在说，终于结束了啊！～～

“接下来，大家可以自由发言，最好热烈一点。”

……全场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众人起哄着要离开，也有起哄某个人上台。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

“大家热烈一点，唱个歌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 全场突然安静了。

“没有人来就不放你们走了啊～～”

不久的沉寂，之后，一个人终于站了起来，全场掌声雷动。不过那人说了什么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上台和离台都是一阵一阵的掌声。

“还有谁吗？最后再来一个。”

全场都在起哄，起哄这个人上起哄那个人上。这个时候坐在俞子翔旁边的那个大牛也开始起哄了：

“俞子翔大牛，快上呀～上去唱首‘天堂’～”

我和安冬偷笑了。

“上去老傻的的，干嘛上去？”

“哦哟，俞子翔大牛害羞了？”

“谁说我害羞了……”

这个时候，前面又有一个人站起来了。

掌声。说话。掌声。开幕式结束。

整个会场上，我、安冬、除一除、君昊都没有说话，因为我们知道，在俞子翔面前只有卖乖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他已经有大牛陪了，何必我们去插一脚？

“刚才很囧的。” 君昊道。

“怎么了？”

“其实俞子翔的屁股都已经起来了。”

“你说发言的时候？”

“对啊，然后人家站起来他就坐下去了。”

“……哈哈哈，好挫。”

“俞子翔一直很挫的。”

“他都想上去讲了，真是的……”

“哈哈哈……”

唉……果然是一个超级可爱超级不害羞的人呢。

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室友——只不过没有想到的是，她来自浙江。不过还好，她不是那个传说中的小师妹，不过，在上次俞子翔结识小师妹的比赛中，她和那个小师妹是同寝的。那个晚上，比赛前的晚上，自然还是睡不着了。于是我们两个就坐在床上，聊天。

“其实我刚刚想叫你的呢。”那个短发的甜甜的女生，叫吴佳。

“啊？是吗？你刚才看到我了？”

“恩。刚才你们上海的一个女生指给我看的。”

“哦。”

“她说，‘就是那个站在俞子翔边上的那个。’本来想追上来的，但是你们走得太快啦……”

“呵呵……俞子翔带的嘛。”

其实，本来出来时和安冬像慢慢走的，结果俞子翔说了一句：“谁走得慢我们就抛下他不管了。”于是我们只能跟随着他的速度走。唉，简直是练习竞走啊！！

“哈哈，你们莫老师没有来吗？”

“恩，怎么啦？”

“上次在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她是俞子翔的女朋友呢。”

“哈哈，我已经听说了啦，我们老师长得漂亮吧～～”

“嗯嗯。那莫老师没来，你们就是俞老大带队了？”

“俞老大？……哈哈，对啊。”

的确他永远是我的老大。

“对了啊，吴佳～～我听说上次你们那个贾纪纯和俞子翔的事情……”

“哦。我跟贾纪纯是一个寝室的。他们怎么啦？”

“没什么啊……我听说贾纪纯喜欢俞子翔啊？”

“有这事啊……我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俞子翔晚上就跟贾纪纯发短信啊，还拉去打游戏，打牌啊什么的。”

“哦……”

“我不是很喜欢俞子翔的性格……”

哦哟，谁知道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在那里叫“快看俞子翔大牛～”

“哦……”

“不过我觉得他的卷卷的头发超可爱的！～摸上去一定很舒服的～像小狮子一样。”

对了，我忘记说了，吴佳晚上抱着一只兔娃娃睡觉的，据说她不管去哪里，那个娃娃都是跟着她的。

“……是么……”

不过，我的确喜欢卷发的男生——因为我本身也是自然卷啦～～

“好像已经很晚了。我们睡吧，明天还要比赛呢。”

“恩，晚安～”

“晚安，明天加油～”

“恩，加油～”

6

“莫莫老师说了，我们要达到她的指标——就是除了我之外，要一金一银两铜。而且，重点是除一除和君昊哦，你们都已经高二了。”

不过，后来关于莫莫老师的指标，我们只达到了 50%。

“……”下面没有人反映。

“对了，俞子翔，你怎么不穿比赛发的衣服啊？”

“靠！你们怎么都穿啦？”俞子翔转过头来看了一眼，然后说，“恩，还是杨思沐乖～”

“我的穿在里面了……”

“靠！不给面子。”

……

哎哟，杨思沐同学，你不说真相会死啊！？

不过真相是——那个衣服的布料实在是太薄了啦……

考试这类浮云就不说什么了，考完后头晕脑胀地跑去食堂吃饭——不知道自己考得怎样，满心的期待和紧张感。听着俞子翔在一边很得意地宣称自己做出了最难的一道题——宣称他想出了最标准最标准的算法……当然，看到他的紧张，自然比考试的紧张更严重些。我不得不批评杨思沐这个没有骨气的女人！！太没骨气了！！怎么能这样！！

俞子翔依旧还在宣扬他的所谓的标准算法，就连试题讨论的时候，命题人在上面问：“你们有谁想出一个算法吗？”俞子翔便鼓吹除一除说，“你快上去说，就说是‘我们学校俞子翔大牛说的一个算法’……”

当然，除一除没有睬他。

后来，我们也没有睬他。晚上吃完饭，在我的死磨硬泡下，除一除、君昊和安冬决定出去走走。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俞子翔的旅程也是开心的——因为没有那种紧张的心跳，而是快乐兴奋的心跳——我可以听着安冬的调侃，除一除和君昊互相开玩笑。我们漫无目的地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地图，没有终点。除一除和君昊开始猜拳，谁赢了就往哪边走——之后我们又开始数路口的灯，哪边多就往哪里飘。最后我们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脚很累，但是心不累。那是一家狗不理包子店，吃的，喝的，聊的，都没有俞子翔——但是——还是有很多快乐。

或许，不劳累的，才是真正的快乐。

成绩公布是最恐怖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对安冬来说才是一种打击，或者说是五雷轰顶——看着大大的零分，我看着他尴尬而难过的表情，不禁有些难受——仅仅是因为一点点小错误，否则，他的成绩原本应该是比我的更漂亮的。于是，众人都纠结在那个机房，仔细地查找错误，想找到加分的希望。

“俞子翔大牛，听说你考砸了？”吴佳看着跑来的俞子翔笑起来，“第二题不是有你的所谓标准算法么？”

“啊，你也在啊？我么，编挂了呀。”又是一副毫不在意的臭脸。

“我在啊。对了，贾纪纯没有来。”

“我知道啊。嘿，杨思沐考得怎么样啊？”

“哦哟，你说我能考什么分数啊……”

“太好了，就要这句话……”

唉……还是喜欢损我。

“除一除，好了哇？”

“让我再看看嘛……”

“哦哟，这有什么好看的，又加不到什么分，快陪我去打牌去，快点……”

……俞子翔真是猴急啊，不过，除一除还是被他拐跑了。我本想跟着一一起走，却还是看着安冬在一边苦命地调试，还是留了下来。

“你想去打牌就去吧。”

“无所谓啊，等你一会儿。”

安冬现在的心情，大概是我无法体会到的——但是我尽量去感受——尽管我的心的那一头装着的是另外一个在打牌的人。

“呵呵，俞子翔特喜欢打牌。”

“哦，是吗？”

想起以前打牌的事情了呢。

“他昨天就叫了 N 多人，把电视柜拆下来转了个方向当桌子，就打起来了。”

“哦，是么？”

“是啊，又是通宵啊……”

“……”

“走吧。”

“你弄好了，不申诉了？”

“算了，这种结果，这些都是我自己不好，也不能怪人家啊。”

是啊，我和俞子翔没有结果，也都是我自己不好，怎么能怪人家呢。

——最终的结果是，安冬和君昊果断地挂了。只留我和除一除 RP 爆发地领得了铜牌，而可怜的俞子翔，也算是铜牌——不管怎么样，也算是满足了莫莫老师的一半心愿吧。

离开的火车上，我再也没有跑去安冬他们的车厢——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人就坐在我的对面——俞子翔。

“啊！？不是吧？”

看着那个大男生推着大箱子跑了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是真的？？OMG!!

“怎么啦？”俞子翔笑了。

“俞子翔，你帮人家女生箱子搬一下呀～”那个秃头老师的声音。

“哦。知道啦！”俞子翔的手伸了过来。

桌上放的是两台电脑，那边的是俞子翔的，这边是我的。车厢里的另外两个女生被叫去打牌了，剩下我们两个各自盯着屏幕，没有说话。这种感觉，突然有点窒息——一个小小的车厢，紧锁的大门，简直可以闻道他的呼吸的味道。

“杨思沐啊，你在干嘛啊？”

“打魔兽。”

“啊！？你没有鼠标打什么啊？”

“我一直都不用的啊……”

“唉……我看不下去了，借你一个吧，这怎么打啊……”他的鼠标就送了过来。

“谢谢。”

“我说，还没跟你打过呢，来一局吧。”

“不要啊，我很弱的。”

哎呀，杨思沐同学，你能不能勇敢一点啊。

“没关系，我们各带一台电脑吧。”

“……”

“哦，算了，我小师妹上线了，不能陪你玩了。”

“……”

又是沉寂，我听着他 QQ 上的叮咚声，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起身跑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看着俞子翔依旧盯着他的电脑。

“你不是已经都赢了干嘛还玩下去啊？”

“恩？”

“我刚才擅动了一下你的电脑控制了一下你的兵，发现已经没有敌人的基地了啊。”

“恩。所以我去上厕所了嘛。”

“哦。”

又是沉寂。这个时候，一个脑袋从门口冒了出来：

“你们这有吃的么？”

我本不想回答，结果俞子翔也说了一句，“哪有吃的，我也肚子饿了。”

“我有一包饼干，不过很碎。”

“快拿出来!!!”俞子翔接过我的奥利奥，然后说了一句，“这还叫做碎啊～”然后便取了几块，“杨思沐，不介意我借花献佛吧？”

“恩。”

我怎么会介意。

那头的脑袋很满意地走了，我看着俞子翔嚼饼干的可爱模样，不禁笑了。

原谅我记得所有关于他的小事。因为这些对我来说，并不是小事。

7

允许我多说一些我们的旅途的故事。

俞子翔又跑去打牌了。空留我一个，渐渐地睡着了。

后来的事情并不模糊，因为我只能装睡——而俞子翔则在和另外两个女生聊天、玩游戏。

“其实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女朋友了。其实像我这种人，没有女朋友是很不容易的。”

105

“我以前那个女朋友就那个时候跟我分手了……”

“你可以去我的人人上看，那个有一个音乐附中的，那个就是我前女友。”

“我现在喜欢我们年级一个叫许苑的女生，所以我特别喜欢‘许愿’这个词。”

.....

我始终不喜欢火车上的旅行，不管是不是有俞子翔。我依旧听着俞子翔的话，却不敢翻身——我默默地看着镜子，镜子里反射着的是坐在上面的三个人——没有灯光，没有其他声响，只有俞子翔一个人的独白。

后来，我也模糊了。醒来后，看到的是一张闭着双眼的脸，同为下铺。褪去了眼镜的那张脸，忽然变得清晰起来，那颗痣、那双眼睛、那张嘴巴……

再后来，印象里只有那个领着包，说了声再见的背影了。

或许，正如小乔说的，小别胜新婚。

当我还在搞不明白，在俞子翔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小师妹的时候，安冬却又在俞子翔离开的时候给许苑带了一份生日礼物——俞子翔嘱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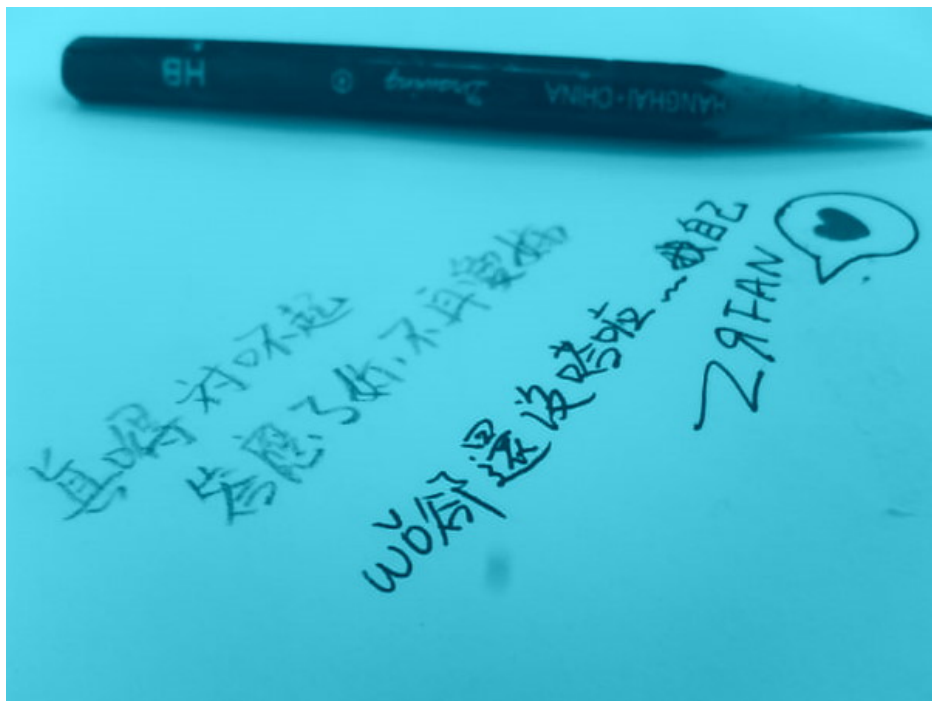
女人果然是不懂男人的。

我一直在想这些旅行，包括俞子翔在旅途中的失败，俞子翔的认识小师妹，和在火车上的度日如年。难道爱情就像这火车一样，颠簸、吵闹地让我

睡不着？

你的旅行的意义，不会有我。

而我在乎你，就是我旅行的意义。



我还在默数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种幸福的资格
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学校每一年都有很多人要毕业，也有很多新生要进校。离别的笙箫总是会吹起的，我要是会回想起当初进一中的那个理由，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我劝自己迈了第一步，很伟大的第一步，老天又安排我和他相会相识，却不将表白的勇气赐予我。我依旧记得那年我初一他初三，远远地望的心情；而现在，我高一，他高三，心情又何况不是一样？这么几年，自己居然一点进步都没有，杨思沐啊杨思沐，你还在守株待兔什么啊，难道你一定要自己承受那种不知道哪一次见面会是最后一面的煎熬？

学年的结束也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天天翻着日历数离他毕业还有几天，这种感觉，大概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的吧。

结业式回校的那天早上，我们依旧在机房，我依旧听着俞子翔嘲笑我叫“杨沐思”，依旧听着他很熟悉的声音，看着他很熟悉的动作，任凭他笑我智商低，任凭他在机房里大肆的狂笑。

“我们中午出去玩一圈吧～”我原本是对安冬说的，却讲得很响，故意要让整个教室都充满着这个提议——故意要让俞子翔听见，故意想让他动心加入，当然，果不出所料——

“你们俩要去干嘛啊？”俞子翔那个大脑袋果然像被吸铁石吸住一样飘过来了。

“她嘛，不就想去唱唱歌吃吃饭啦……”安冬的头望着电脑屏幕，眼睛都不眨动一下。

“带我一个嘛～～”俞子翔同学又开始发嗲了——哎呀呀，真是在还是受不了啊。

“你要来就你来吧。”我作冷漠状吐了一句话，其实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了。

“哦耶～”俞子翔很欢快地跳了起来，“不过……杨思沐啊，你们能不能请客啊。”

“做梦。”我还没回答，安冬就飘了一句话出来。唉……不管怎样，先要把人家拉过来的嘛!!!!!! 唉，真是木纳的男人！木纳的男人！！

“切……”俞子翔不说话了，独自坐在了讲台上摆弄他的手机——他特别喜欢玩两样东西——硬币和手机。没事就会把手伸到口袋里，把他满口袋的硬币弄得叮当响；或者把他可怜的“摩托罗拉”拿出来，在手里像太极球一样的转两圈，再抛上抛下——当然，成千上万次地掉落在冰冷的地板上，甚至有时被“五马分尸”，电池板活活地被甩出来。但他依旧喜欢玩，做题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总之，你听到的不是手机的振动、硬币的清响，就是手机落地的声音啦！

俞子翔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变卦，虽然他之前也不算答应了我出去玩吧……不过，他在接到了一个手机振动后，就答应了我们不去了——

“我还是不去了。”可爱的大头又过来了，我想起吴佳曾经说过他的头像狮子一样，真想摸一下呢。

“那多无聊啊。”安冬说什么都面无表情。

“有哪些人去啦？”

“就我们俩啊。”

“就你们俩去不挺好，省得多一个插足……”

俞子翔这句话说得特别响，搞得整个教室都突然寂静了——我沉默了，安冬沉默了，俞子翔也沉默了。靠！？安冬才是插足好不好？

于是，在商业街，陪在我身边的，不是俞子翔，而是安冬。不过，算是有人能陪我出来玩玩也不错，大不了就 yy 他是俞子翔就好了。

我已经忘记了那个时候的天气，应该不是很热，但夏天总是还是给人一种烦躁的感觉。不是双休日，但已经是接近放假的时日，更何况是市中心的繁荣地段，街头上忙忙碌碌的人群，我跟着一只男生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飘——是在是漫无目的。

“肚子饿了。”安冬表示抗议。

“吃什么？”

“随便。”

“……”

“我们就绕商场随便逛一圈吧。”

那是一个高层商场，更挂三的是好像还跟旁边的楼连体——于是我们从这个商店窜入另外一个商店，然后驻足在各种数码商店的面前。安冬开始炫耀他的硬件知识，不停地扯出那些最新款的硬件，甚至把那些在门口做广告的人唬住了：

“你说的那个型号……我们这里没有啊。”

安冬得意地笑了。唉，男生果然都是各种恶趣味……

我们驻足在了 KFC。

“去吃吗？”安冬提议。

“随便。”

只不过是填填肚子而已，不过却又被安冬嘲笑了。

“听说，允指原味鸡的精华就是‘允指’……”本想说一点笑话出来，结果安冬一句话就把我打入了地狱——

“那个字读‘yun’么？回去查查字典再来说吧。”

靠！？本小姐就文盲一个怎样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嘛！？秀才读字还半边呢！

离开的时候，安冬在哼歌，是 KFC 播放的背景音乐。直到出了 KFC，我才意识到那好像是杨丞琳的《左边》。

爆米花的香味四溢——因为那是电影院，但是，望着长龙一样的队伍，我们却步了。

“你确定要排吗？”

“不确定。”

我们俩站在队伍里好久没说话了。队伍前进得很慢很慢……终于，本娘终于受不了了！

“要不我们去唱歌吧？”我提议。

“……好吧。”安冬又考虑了很久，终于点头了。

唉，早就可以果断地撤离队伍了嘛～

“要不把俞子翔大牛叫来？”

“好呀。”

“……”

“你打电话呀。”

“我没有。”

难得撒谎。要我怎么跟他说嘛，况且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我手机……

“那我来打。”安冬终于把手机掏出来了：

“喂……俞子翔啊……我跟杨思沐在商业街呀……对呀……杨思沐说要
把俞子翔大牛叫出来唱歌……”

哦哟，这个家伙怎么又把我供出来了，真讨厌！

“你来唱歌哇……哦……现在不方便啊？哦……这样啊……好吧……
恩……拜拜……”

“他挂了。”安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他来哇？”

“不来。”安冬还是没有表情——不过我的眼里是大概闪过一丝失落的。

“那你也不问他 KTV 在哪里……”

“……哦，那我再打一个。”安冬又把手机掏出来，“喂……俞子翔大牛

啊……恩……没啊，问你 KTV 在哪里啊……哦，7 楼啊……恩……好……”

于是，我和安冬准备要上楼了。不管怎么样，就算没有俞子翔，有人陪着我也算是不错的事情嘛。虽然，从心底里来说，还是相当失望的。

不过，我忘记了俞子翔是一个很喜欢变卦的人。安冬在路上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啊……哦……好……” 安冬挂了电话。

“谁啊？”

“俞子翔。”

“干嘛啊？”

“他要来，半个小时内到。”

2

如果这是电影，如果我是导演，我一定会做一个特效，表示我的心跳，表示我的欢心喜悦。但是，既然这不是电影，而且安冬同学还在身边，那还是稍微收敛一点吧。

这个时候，这个放假的时候，果然是很多很多很多人……我们拿到的等待号是“76”，但是才叫到了“19”——服务员说，大概要半个小时才能排到，半个小时刚好是俞子翔说的那个到达时间嘛。唉，真是……

只能和安冬同学扯扯淡了。

“喂，啊，是啊，我们是 76 号……现在……现在叫到……”

“73 号。”我提醒道。

“现在到 73 号。恩。好。你快。”

安冬挂了电话，“他已经到下面了，马上就上来了。”

“恩。”我不知道我当时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是开心？幸福？还是依旧那副冷漠的样子——当然，那个兴奋的心情一定是按耐不住的。

“嘘……我们等会骗他说是 176 号……”

“啊哈哈……”

安冬总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整人点子。不过，这个时候他捂住了我的嘴，电梯上来了，他正准备去吓俞子翔一跳。

俞子翔手拿着那只摩托罗拉，大步跨进来，被安冬从旁边拍了一下肩膀，然后两个大男生很爽朗地笑了起来。

“74号!!!”服务员突然叫了起来。

“啊，这么快！？”俞子翔大笑起来，“我们是几号啊？76号么？”

“谁说的，是176。”我和安冬对视了一眼，安冬回答道。我差点在一边笑出来——因为看到了俞子翔那个瞪大眼睛的惊讶状：

“你前面不是说76么？”

“176好哇，你自己没听清楚。”

“这都可以啊！？？！！？”俞子翔一声怒吼，然后突然平静下来看着我：

“我不信你，杨思沐，你说是几号啊。”

“啊……我们是176啊……哈哈……”我忍不住偷笑了两下，主要是，俞子翔又做抱头痛哭状了：

“啊……你们前面半个小时等了几个号了？”

“从19到76，你自己算。”

“靠！！？那不是还要等一个多小时嘛……靠靠靠？太过分了……早知道再晚点出来了……唉……”看着俞子翔那个懊悔的样子，我和安冬又笑了。

“75号!! 76号准备!”

服务员叫，于是我们走了过去。

“我们不是176吗？”这下是俞子翔搞不懂了。

“骗你的。”安冬转头冒了一句话，又让俞子翔抱头痛哭了。

“啊!!!!!!!!!! 你们……你们……你们这样都可以啊……”

“哼，作为你们的惩罚，要求你们请客。”俞子翔开始反击了。这个时候，他又在柜台遇到了一个同学。

“诶？这不是俞子翔吗？”

“诶！是你啊！”

“今天怎么会来啊？”

“喏，我的两个‘徒弟’请客我来唱歌啊……”

哎哟，自作多情，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还有，什么时候答应请客了，真是的～哪有那么小气的男生嘛～

“哦，真开心啊。”

“恩。高考完了？”

“是啊。”

“最近大家怎么样啊。”

“都不错啊……”

我一直在偷听着他们的对话，都没注意服务员在办手续，安冬用胳膊戳了我一下，我这才回过神来。后来，我们就被服务员带去了等候区。

“我要去唱歌啦～拜拜～”俞子翔很欢快地跟那位同学到了别，和我们坐在了等待区。

“我说，你们这个时候来唱歌……必须要预约啊，现在什么时候啊，人家高考结束，都跑出来玩了嘛。”

“恩。”

“我们来做题吧……”

唉……如果安冬的兴趣，是那些怪胎硬件和扯淡以及嘲笑人，那么俞子翔的兴趣大概就是做题和鄙视人了吧。

……

“我们已经在这等了很久了。”在看到我们俩面对他的题目丝毫不感兴趣的时候，俞子翔终于没有话说了。不过，看看手表，确实，我们已经在等待区呆了二十分钟了。

“是啊。”安冬的话总归是那么快，那么简短，搞得我想跟俞子翔说句话，都没有时间和资格。

“去问问吧。”

“马上好马上好。请你们再耐心等一会”服务员很诚恳也很抱歉的表情，大概是特意练习过的——要不然为什么会让我觉得那么于心不忍呢？

最终被拉到包厢里去的时候，俞子翔终于忍不住了：

“这个号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啊！我说啊，我们没事就就一直打电话来预约，然后就不去，让他空等包厢～哼。”

果然是非常可爱呢，我忍不住笑了。

终于坐在包厢里了。我注意到，俞子翔背的那个包，又是熟悉的牛仔布料的，有点骷髅头的味道，潮潮的，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男生还会买这样的东西。哈哈，还真是像我呢。这个时候，安冬就伏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逗得我又笑了：“你看俞子翔的包，跟人一样嘲。”

“你们说什么啊？”俞子翔凑了过来。

“没什么。”安冬贼贼地笑了。

“哦。你们先点吧，我先坐一会。”俞子翔把整个身子扑在了沙发上，躺着，然后看着我很笨拙地在点歌机器面前挪动手指，又突然不耐烦了：

“哎呀，你们好慢啊，那我先来点一首。”

唉，人家第一次来这家 KTV 嘛……

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真不该忘记一些东西，偏偏在当时就没有心去记住。比如忘记第一次遇见他的日子，忘记那次一起去唱 KTV 的日子，忘记他第一首点的是什么歌。而有些时候我又很恨我自己，偏偏有些东西，怎么忘都忘不掉，包括他说的话，他的一言一行，他的女朋友，他的歌声……

S.H.E.有一首歌，大概真的是符合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的。

忘记把你忘记。对不起。原谅我。那些刻在脑海里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忘掉。大概时间会去冲刷的吧。

忍不住不为你着迷/忍不住不说我爱你/翻开了过去的甜蜜/你的话每一句都清晰

忍不住不为你伤心/忍不住不说我爱你/擦干了过去的点滴/却又忘记把你忘记

虽然记不得他唱的是什么歌，但是我还是记得当时包厢里的情形。我望着点歌机器，安冬坐在我一边为我出主意。而我，则一边望着机器，一边用余光瞟着那个拿着话筒的那个人——大概是动听的，因为我不会觉得他的歌声会很差——就像我们说 NC 唱歌很烂大乔会为之争辩一样；就算他们都会说俞子翔的歌声很烂，我也不会那么觉得的。

是不是天籁之音，要看是从什么口中唱出来的了。

不过，这个时候，我和安冬又有坏点子了。

“靠，你们居然点这首歌……我唱不上去的啊……”俞子翔看着新跳出来的歌，突然就愣住了，而面对的是在一旁贼笑的我和安冬。哈哈，说到唱歌，说到俞子翔，就必须有《天堂》这首歌吧。

“高潮部分杨思沐唱吧。”

“啊……我唱不上去啊……”

“你都唱不上去我怎么办啊……”

“……”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该说什么了——俞子翔已经拿着麦克风开始唱了。当然，依旧是原来那个很有磁性的声音——我当然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而在一边，拿着麦克风的我，最害怕的时候，还是高潮唱不上去。

原来在某个人的面前，自己会那么那么那么的没有自信，明明是很低的歌，明明是拿着麦克风立马就能唱上去的歌，居然还会担心自己不行。杨思沐啊杨思沐，怎么人越来越大却越来越不中用了呢？

不过。杨思沐同学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我靠，还说唱不上去，一下子就上去了，这让我情何以堪啊……”俞子翔在一边发牢骚了，我听见安冬贼贼地笑声，心里不禁得意了一下。

“杨思沐第二段你唱前面，我唱副歌吧。”

“可是太低了唱不下去……”

“你刚才还说唱不上去，现在又说唱不下去……”

“……”

干嘛啦，就允许你变卦不允许我变卦啊？

后来想到，我会喜欢上《小酒窝》这首歌，大概是因为那天唱了这首歌，而且给了俞子翔很好的印象的原因吧。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第一句还走掉，我转而调整了一下，后面的几句终于唱得接近完美，这

个时候，就看到俞子翔那个惊讶的表情，心里一紧，还以为他觉得我唱得太烂了，突然有点不敢发声，却听到他说：

“唱得真好呢。”

“是啊，比试验中学那个女生好多了。”

“是吗？”

“恩。那个女生唱么唱不上去，还要唱蔡依林的歌。”

哈哈～看来我的看家本领，果然还是有一点用处的呢。以后大概也可以拿来鄙视鄙视人了呢。又想到俞子翔刚才那个惊讶的表情，心里不禁又偷笑了一下，没有什么比你的赞美更加暖人心了呢。

这个时候，俞子翔也拿起话筒来，和我对唱起来。我一直都不敢想象的这种幸福，居然就出现了我身边。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开始疯狂地爱上了这首歌，毕竟，算是一个印记，算是一个台阶，算是日记本上的一页吧。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有的电影，有的书，有的音乐，你会喜欢，反倒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它的台词或者歌词写得有多好，而在于你会有多少触景生情，你会从中感悟到多少你的生活。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是因为有你。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
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我愿意把这首歌当作是一个信仰——俞子翔喜欢我唱这首歌，我和俞子翔对唱过这首歌。我的确有一个右边的小小的酒窝，俞子翔的确在那双大大的眼睛上不算短的睫毛，我的确每天在睡前逼着小乔对我说一句“俞子翔最帅”，我的确每天都想念着他的“优雅的笑容”，我一直都祈祷这首歌的内容能够最终实现、最终验证，虽然我知道那个几率太小了。

我有的在你面前也会不服气，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心里没有我。不过，

不管怎么说，俞子翔这人也太过分了，刚给了我一点鼓励，就立马又一棍子把我打死了。

“杨思沐唱得不错呢，我想听你唱另外两首歌。”

“.....”

“我来点了啊～”

一首是《倒带》，一首是《我们的爱》。

“干嘛给她点歌啊？”坐在角落里的安冬插话了。

“我想看一下她有没有我前女友唱的好听嘛。”

大概是一个阴谋，那个时候傻傻的我，居然还觉得自己的地位上去了，可以和他的前女友媲美了——自己还那么信心满满地想打垮他的女朋友，结果，还不是被他得意一下——不管怎样，他的那位要“miss forever”的，无论如何，在他心里的底分一定是比我高的。

一曲《倒带》结束，果然被俞子翔打闷了。

“前面一首唱得还不错……我还以为你……还是没有人家唱的好……”

“人家是谁啊？”安冬又不合时宜地插了一句。

“我前女友还有一个原来一中的一个女生。”

这种打击，大概也只有暗恋地太深的人才能感受到，我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算了，也不能怪他吧，毕竟，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于是，我怎么都不肯唱《我们的爱》，怎么这都被他的前女友鄙视，于是就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最近感冒了，高音唱不太上去。其实还是不敢唱——尽管后来知道他那么喜欢这首歌，或许是因为他前女友唱过所以喜欢，练了很久终于可以把高音唱上去后，却没有机会再唱给他听了。算了算了，有他女朋友唱，我何必再插一脚自作多情？

还是唱歌疗伤吧，偶尔 YY 一下也不错的。

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用左手/牵着我走向明天

未来很遥远/却会实现/心在同一边就能够听见/你说的那句/我爱你

这首歌本来是送给安冬的——他不是 KFC 哼《左边》么，这个时候唱这首歌，看着坐在左边的俞子翔，不禁还是有一点点小伤感，不想这个男人居然发表了这么一句评论：

“安冬，人家杨思沐利用了女生的高音直接把我们打垮了……”
 哼，你莫非还想说，我前女友不用高音就直接把我打垮了？

俞子翔喜欢唱周杰伦和林俊杰的歌，平时那个喜欢抢麦争做麦霸的我突然就安静了，只是在一边轻轻地和着，没有用话筒——我不想打搅他。偶尔听听一边没有唱歌的安冬说两句冷笑话，什么“肖邦写了《夜曲》，但你知道《夜曲》是谁弹奏的么？”当我们回答“不知道”的时候，他又很得意地笑了，“人家周杰伦不是唱了么，‘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前面两个字，不是‘wei ni’么，所以弹奏《夜曲》的当然是维尼小熊啦～”

4

It be so long baby, so many yea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这是林俊杰那首《只对你说》歌前奏前面的那段独白——还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我喜欢看着俞子翔唱歌的时候认真的表情，我喜欢他的歌声，喜欢他问我“杨思沐想唱吗？”，喜欢他赞美我唱歌好听，喜欢他的笑声，喜欢他嘲人，喜欢他……当然，我会喜欢他的一切。

사랑해요. 那句在心里说了几千遍几万遍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听见。
 我爱你。

说起印象最深的俞子翔的独唱歌曲，却不是《天堂》，而是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未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阳光的男生，做什么事情都放开去做，包括唱歌。我和安冬捂着耳朵，我默默地看着门外隐隐约约捧着杯托的那个服务生用异样的眼神望我们这里望，安冬又伏在了我的耳边说道：“你不觉得他唱得天花板都要掀起来了么？”

然后暗暗地笑着点点头——其实唱的不错啦，没有那么恐怖。

我一直不知道俞子翔的心里放的那个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概是我们都不懂爱情吧。

我好像冷落了安冬同学——不过，大概是他自己唱的太少了。每次听到他在轻轻地唱，就会把话筒递过去，递过去，他却不唱了。于是，在我和俞子翔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拿起了话筒——安冬说过，他不太听那个人之外的歌，那个名字叫做张信哲。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

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遗忘/却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为何我还忘不了你/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失去才算是永恒

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也同样落得不可能

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不该爱的人

我不能不承认安冬的歌声很是不错——他的声音比较低，反倒更加听起来很像情歌王子，我和俞子翔对视了一眼，看着他很惊讶地说了一句：

“神了，怎么这么像啊？”

最后一首歌，是那首叫做《十年》的歌，那两个男生突然就拿着话筒在那里 ci 起来了，在一边的我也笑得 ci 的不行了，偷偷地拿着手机录了下来。离别，是最开心，也是最难过的时候。毕竟，我必须感谢俞子翔曾经给了我那么多快乐的回忆，只是如果他会知道，大概结局对我来说会更好吧。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四年之前。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不相信爱情，我看着电视剧里面的男男女女谈情说爱，觉得那只是大人的事情，爱情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还太早了？那个时候，我会去嘲笑那些“早恋”的同学，他们不是好孩子，我一直都是。

120

四年之后，我始终不敢相信居然已经过去了四年，如果三岁看到老，那么四年是不能看到永远？我不敢说这个人会永远被藏在心里，但我相信，这一段历史，永远也抹不去了，惯性那么大，时间也冲不走的。

懂得爱情的人才会相信，那些所谓的年数，不过是说说而已的。那些年，数着只会让自己难过——何必无意义地去数，我只不过会因此相信，我会喜欢一个人，很久很久，久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久到我都以为已经淡忘，回过头来却发现一切都还那么清晰。

我看着俞子翔冲进地铁，居然在我的面前抢下了唯一的一个位子，在那边和安冬聊天，把我一个人扔在了一边。

“我最近有同学要去旅游啊。”

“哦。”

“他们要我一起去，桂林。”

“哦。”

“其实呢，就是里面有一个男的嘛……准备呢，要跑到那里去么，找个很浪漫的地方是哇……跟那个女的表白。”

“哦，那你们过去不是做电灯泡啊。”

“呃，那女的不可能同意一个人跟他一起去的呀，总归要找几个人掩护一下的。”

“哦……”

“我就想不通干嘛一定要我去了……”

“哦……你过去么什么都能搞定了嘛。”

“是啊。哈哈。”

大概我也是这样的人，不敢单独和他在一起，偏偏拉了一个安冬来做“中介”、来做“掩护”，暗地里却反倒指责安冬做“电灯泡”……

“对了，我还没有杨思沐的手机号码，留一个吧，好联系。”

“哦……是 132*****”

“谢谢啦。我打个电话给你。恩，收到了？恩，我下车啦，拜拜～”

俞子翔下车了。再抬头，只留了一个背影，和那些该死的回忆。
不过我相信，那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的。

“昨天我跟俞子翔去唱歌了呢。”

“啊～你果然好幸福呢，你们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啊？”

“没有啦，只是他竞赛成绩比较好嘛，帮我们老师教教我们什么的……”

“哦。那总归还是有希望了啦。”

“但是……他有他喜欢的人了……”

“啊……”

“不过，他昨天说我唱歌很好听的呢。”

“哈哈，那你等会唱歌我听哦～”

一年之后，我和墨琳又一次在那个熟悉的 KTV 会面了。两个女人的 KTV，果然会比三个人的更热闹一点，更 high 一点。我们谈天谈地，谈朋友谈同学，墨琳开始唱她新开始喜欢的一个歌手——那个叫方大同的台湾歌手。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喜欢上他的那首《三人游》，大概是昨天的三人游留下的东西太多，以让我都忍不住把一切都要告诉墨琳——我嘴上会说我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然而却心里希望得到墨琳的一点点安慰——哪怕一点点，都算是有希望吧。

一人叮两人疾三人游/悄悄的远远或许舍不得/默默地静静地或许很值得
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

在没有见到他的日子，就变得无聊起来了，于是我又开始在网上漫游，搜搜他的图片，他的消息，偶尔偷偷看看他的校内主页——尽管不是他的好友，但看看他的状态总可以吧？然后上上他的贴吧，问一些对于他来说很 sb 的问题——虽然他依旧大概是不知道雪君是谁。终于，他回了一句：

“你加我的 MSN 吧。”

后面一行是他的 MSN。

哈哈，杨思沐，不错嘛，手机和 MSN 都搞到了。

5

122

在之前的机房里，他曾经聊过他的 QQ，我也曾经目睹着他用 QQ 和他的小师妹聊天——安冬大概也是知道他的 QQ 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勇气说一句：我加你的 QQ 吧。毕竟，我是一个他连校内都不加的人啊！！可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加他的 MSN 了——尽管，他可能还是不知道那个雪君是谁。

他的 MSN 名字叫做“FlyingFish”，大概是飞鱼的意思——我猜测大概是取了“俞子翔”的“俞”的音和“翔”的意，而中间那个“子”只是一个虚词罢了吧。

我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居然是他先找我聊天的。

“HI～在吗？”

“hi”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雪君是杨思沐……”

“啊……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我怎么会知道……”

在屏幕那边的我一边惊讶，一边暗笑，原来所谓智商高，也不过如此。

“那你怎么看出来的呀？”

“我这段时间无聊，在翻以前贴吧的留言，结果看到雪君留的手机号码，看了一下发现居然是你的……”

“……”

反应迟钝啊！我以前一直和小乔聊起这件事，说到俞子翔到底有没有发现雪君就是我。原来这这家伙现在才发现啊！！但是转念一想，不对啊，当初在他的贴吧看到有一个帖子，说是“把让你最感动的一句话写下来吧”，结果当初就写了一句“我眼中的你的眼中没有我”，不会被他对号入座吧？这下不是囿了么……唉……不对啊，杨思沐同学，你不是应该让他知道你喜欢他么？

看着对方一直都没有再回复，我不甘心这么第一次对话就这么完结了，于是回复道：

“你看我多专一，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换一个号码……”

是啊是啊，你看我多专一，这么多年来都喜欢你一个～～

“……其实吧，换一个手机可以给 GDP 涨 15 块。”

“为什么？”

——我等了很久都没有拿到回复，这才发现，这句话根本没有发出去——网断了。网断了？网断了！于是，第一次在网上的聊天就这么搁浅在这里了——有一点点失望，不过还是稍稍有一点收获吧——起码，他已经知道了雪君是谁了。

然而，第二次聊天，却又让我迈了一步——好大的一步。

“在？”又是他先发来的消息。原本在做作业的我顿时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认真地打起字来：

“在。”

“你是不是有一个计算器拉在我这了？”

“……!!!”

“怎么了？”

“难怪我的计算器找不到了……”

啊～这两天做作业一直找却找不到，还以为拉在学校了……被他这么一提倒是想起来了，上次在机房问我借计算器算题，结果……结果……结果就没还啊！

“……干嘛不问我要啊……”

“这个这个……我以为是我掉了……”

“好吧……说吧，怎么给你……”

“……不知道啊……”

“要不我开学到学校来一趟？”

“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啊……”

哎呀，杨思沐小姐什么时候变那么客气了？

“……”

“对了，你去书展吗？”

上海的书展原本是我每年的活动——每年和父母的活动，今年本想和同学去的，结果左一个上课，又一个旅游，小乔又声称自己皮夹子空了——拜

托拜托，去书展哪要花什么钱啊！？

“!!!!!!!!!!!!!!”

俞子翔那里打了很多很多的感叹号。

“怎么啦？”

“你也去!!!!!!!!!!”

“……找不到同学嘛。”

“那计算器的事情可以搞定啦。”

“恩。”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不知道啊。我无所谓的啦。”

“恩，那我看一下什么时候有空，先去吃饭啦，88～”

“88～”

尽管聊天很简短——但是超兴奋啊——哈哈，这是第二次可以和他出游了呢，而这个时候，我又开始懦弱了——我怎么敢一个人和他一起去玩啊？于是，我又想到了一个人——小乔。

“你去书展吗？”我发了短信过去，等待回音。

“说了不去了嘛，没钱。”哦哟，这个丫头回绝得倒是干脆！

“但是俞子翔要去哦～”看来，必须我耍王牌了嘛～

“啊！？真哒！那我要去！”不久短信就来了一——看来这丫头也不好好做作业，守着手机发短信。

“你刚才不是说不去的嘛……”

“那是因为俞子翔要去嘛……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还没有订好呢，听他的。”

“哈哈，你就这么听他话啊！那我等你们小夫妻商量好，告诉我哦。”

“谁是小夫妻啊!!!!!!!!!!!!!! 你小心下次我碰到你你的脑袋～～”

“哈哈，我错啦，等你消息啦。”

“在？”又是俞子翔。

“恩。”

“我说就礼拜六怎么样啊？”

“我说了无所谓嘛。”

“恩好。那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啊，你订好啦。”

“我想早上去的，但是中饭就不太方便了。”

“恩……我以前都是带干粮去吃的。”

“那里面没有吃的么？”

“有啊。”

“是不是很贵啊？”

“也不是……就是罗森啊，但是品种比较少，而且货也少，有的时候都
没了。”

“哦……那就算了……我们中午去吧。12点。”

“好啊。”

“对了，你有没有买票啊？”

“没，每次都是过去买的啊。”

“那你别买了。我妈有票。”

“哦……那有几张啊？”

“2张……你还要给人家啊？”

“不是不是，我叫了一个同学啊。”

“我问问……”

“哦。”

“不行，送人了。”

“好吧，反正那里也有买。”

“恩。”

“有多的票，怎么不请许苑去啊？”

“许苑？……算了……”

“咋啦？”

“她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

“哦……”

“还有，如果我请她，很多人要吃醋，要来打我的。”

“……”说的不就是马遥么？

“再说她已经是过去时啦。好啦，我要下了。那么礼拜六中午见咯～”
啊～过去时呀，我暗地里略略又开心鼓舞了一下，说不定还是有希望的呢。

“恩，拜拜。”

“拜拜。”

后来，FlyingFish 就不再怎么出现了，尽管他的头像被我放在了“特别好友”的第一个，却总是灰灰的。就算偶尔绿了一下，我还是依旧没有胆量双击那个头像和他聊天，不过，这个无聊的时候，我还是找得到人发泄的。

126

“小乔同学，时间定好了，是礼拜六中午 12 点。不过鉴于是跟帅哥约会，所以我决定我们两提前半个小时到，11:30 在那里碰头，请带好钱，钱包，充饥用食物，报纸，包最好带小的，大的可能要寄存。”

“好多字啊……知道啦。终于可以见他啦。”

“你用不着那么兴奋吧？我都没那么兴奋呢。对了，跟你说哦，新老师来家访了，还看我家的琴，看我墙上的画……超挫其……不过还是跟你说，你那天千万不要迟到哦。”

“哈哈。你墙上的画，不会是画的他吧？”

“你不要乱 YY 好不好啊……像他的画像么，应该放在心里的。对了，我还听说他会跳拉丁舞弹钢琴类。”

“哈哈。是哇。你说他会不会看到我来不开心啊？”

“怎么会不开心啊？”

“我不是做第三者了么。”

“去你的第三者。礼拜六见。”

“恩。礼拜六见。”

6

我一向不喜欢迟到，更何况是和某人一起去玩呢。11 点就到了那里，依旧跟小乔发短信——

“我乘错车了。”小乔——你果然语出惊人！

“啊！？那你现在快点打的过来啊！”

“我现在在换车。”

“干嘛不打的啊，要迟到的啊！”

“没钱嘛……”

“……那你尽快。我都已经到了”

“你都到了啊……唉，我错了，我尽快啊……”

哼，这个家伙，出来玩还搞迟到，太过分了。于是我决定不再搭理她，拿着手机绕着门口逛来逛去、发发呆，后来，再看了一看表，哎呀，都已经十一点五十分了。

“帅哥，什么时候到呀？”我终于决定“调戏”一下俞子翔，虽然这个“发送”键迟疑了好久才按下去。

我没有收到短信，接到的是电话。

“喂。”

这是第一次接到来自他的电话——那个“喂”字还是那么深沉而有感觉的声音，但偏偏这是一通电话，搞得我连欣赏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就必须回答：

“喂？”

“杨思沐啊。你到了？”

“恩。”

“那你再等我一会儿。你是在二号门嘛？”

“三号门。”

“那我马上来了哦~~你再等我一会儿。”

“好。”

我刚挂电话，手机又响了。

“慕斯慕斯~~对不起，我已经上最后一辆车了。”

“什么!!!!!!!!!! 你不知道你已经迟到二十多分钟啦！”

“对不起对不起嘛~~我马上到了……”

“我告诉你人家已经到了。”

“啊!! ?? 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啊……”

“耍你的……”

“……喂！杨、思、沐、同、学，你要把我心脏病吓出来了啊！”

“嘿嘿，谁让你迟到了啦……不过人家已经快到了……”

“那你就跟人家聊一会嘛~~我还有十分钟十分钟……”

“你快！”

“遵命！”

我挂了电话，抬头，看到的是那个满载笑容的熟悉的脸庞——啊啊啊啊

啊！俞子翔同学！在别了半个月后！我们又见面了！

“HI～”他大挥右手，那个黑黑的麦色的健康皮肤，大大的眼睛对着我。

“HI～不过我同学还没到诶。”

“啊……那就等着吧。”

“恩。”

“杨思沐啊，我最近有点事，看看你能不能帮忙啊？”

“什么事啊？”

“就是……就是我最近想把一个英文的在线平台网上的题目搞下来，你能不能帮忙啊？”

什么！？俞子翔找我帮忙！？

“啊……我能帮什么忙啊？”

“帮我翻译翻译题目啊……”

“……”

“答应不啦……”

“这个这个……我考虑考虑吧……”

“恩……也行。那你过两天再给我答复？”

“恩。好啊！”这个时候，我终于看到小乔这个家伙，背着一只包跑过来了——

“啊！？你终于来啦～～头发怎么这么长了？”

“还……还……还好吧……”小乔气喘吁吁的样子，俞子翔就在后面催促了：

“好了，我们进去吧～”

“恩。”

我后来才发觉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没有向他们引荐对方——尽管小乔是认识俞子翔的，但是毕竟俞子翔不认识小乔——结果突然就变得非常窘迫——三个人的关系变成了一条线而不是一个三角形，最左边的点是小乔，右边的是俞子翔，而我在他们中间。于是这次书展之旅就变成了这样：俞子翔和我聊天，小乔就在一边傻站着；聊了一会儿小乔突然跟我说了两句话，我们俩开始扯啊扯的，俞子翔就在一边闷声不吭了。

“你来过这里？”俞子翔发问了。

“是啊，很多展览都在这里。以前来动漫展啊什么的……”

“哦……我以前也去漫展的啊……”

“恩。不过就觉得票子贵了一点啊。”

“是吗……哦，我忘记了，那个时候都是我妈帮我搞的票子……什么漫展啊双年展的。”

“哦……”

这个时候，小乔开始见缝插针了：

“你作业做了多少了啊？”

“没多少啊。”

“那老师家访的时候不是要来查的么……莫非她是看到你墙上画的某人……”

“谁说我墙上画的是某人啦……”

“诶，对了，上次琴生给我们发短信说去看‘麦兜’的……”

“‘麦兜响当当’啊～对啊对啊，后来我问马遥，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哇，他说，‘麦兜是什么？’”

“你怎么不说上次我提议说去欢乐谷，结果马遥就会了一句‘欢乐谷是什么’，彻底把我累到了……”

“这人也太牛叉了吧……”俞子翔突然插嘴道。

……沉默。沉默。还是沉默。

“对了，听说今天好像有奥特曼展呢。”为了打破僵局，我只得信口说了一句。

“你想去看？奥特曼有什么好看的啦……真是的……”俞子翔笑着说，他迈大步，推着一辆手推车，一直往前走，看着我讲话，直到撞到了前面一个人，惹得小乔捂着嘴巴狂笑。俞子翔有点不好意思地向那个发牢骚的中年妇女说了声抱歉，继续推着手推车走着。

“没有啦……只是看到有这么一个活动而已啦……”

“哦，对了，那里有好像有个讲座，辩论什么的，我去看一下，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哦～”俞子翔手指了一下中央展厅——那个发出刺耳话筒声音的地方，推着手推车去了。

“他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啊……”小乔嘟起嘴巴来了。

“他么……你知道的啊，去北大心理系的人嘛，自然对这种人文啊什么的感兴趣啊。”

“你怎么对他那么了解啊？”小乔奸笑了。

“我不是说我以前人肉过他的嘛～～我看到他以前可是班级里面的辩论队队长哦，年级里最佳辩手呢～”

“啊，这么厉害啊……”

“当然啦……”

“我不是说他，我说你，这都查得到！”

“……好啦，你今天算是跟人家近距离接触，感觉怎么样啊？”

“没怎么样……还可以吧……你这个重色亲友的家伙！你跟他说话根本不理睬我……”

“我哪有不理你啊！还不是跟你聊马遥了啊？”

“那是我插嘴的好不好，要不然你就跟他一直聊到底了，我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

“你这个重色亲友重色亲友重色亲友～”小乔的拳头一直落在我的肩膀上——唉，真痛啊!!!

突然，手机响起来了。我拿了起来，是俞子翔：

“喂……杨思沐？”

“恩。”

“你们还在那里？”

“恩～”

“过来吧，中央展厅这里有魔术表演哦。”

“好啊。那马上来。”

电话挂了。

“是俞子翔？”

“恩。让我们去中央展厅。”

“哼，满脸甜蜜的笑容……”

“哪有啊？”

“哪都有。”

7

和安冬闲聊的时候，他有说过，三个人的关系，看起来虽然只是一个三角形，却是最复杂的。我不敢这么说，但偏偏上天就这么安排了两次三人的小旅行。对于爱情，我只能远远的看着他，却摸不到，触不到——既然不敢说，那就在一边静静地等着吧——那个人就在四年前的某一天来了，来了，还站在了舞台的中央——那个时候等待就突然变得有价值了，我不知道我在等待什么，是机会，还是自取灭亡——我不知道会等到猴年马月，我不知道时间会不会冲跑了等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会一直等下去，总之，等待，也算是一种机会吧。

131

再细细想来，好像的确就是这么一些小事，反倒是越记越清晰，关于他的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圆，越滚越难以摧毁。就算你的爱不属于我，我还是依旧愿意把你藏在我生活的每个角落。你的每一条消息、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电话，都因为你而变得不一样。看着在心里越变越大的你，我又只能在角落里躲着，嘲笑自己的懦弱，甚至见你都还必须拖着一个朋友来压场。

安冬说，你今天好怪，你是不是在想心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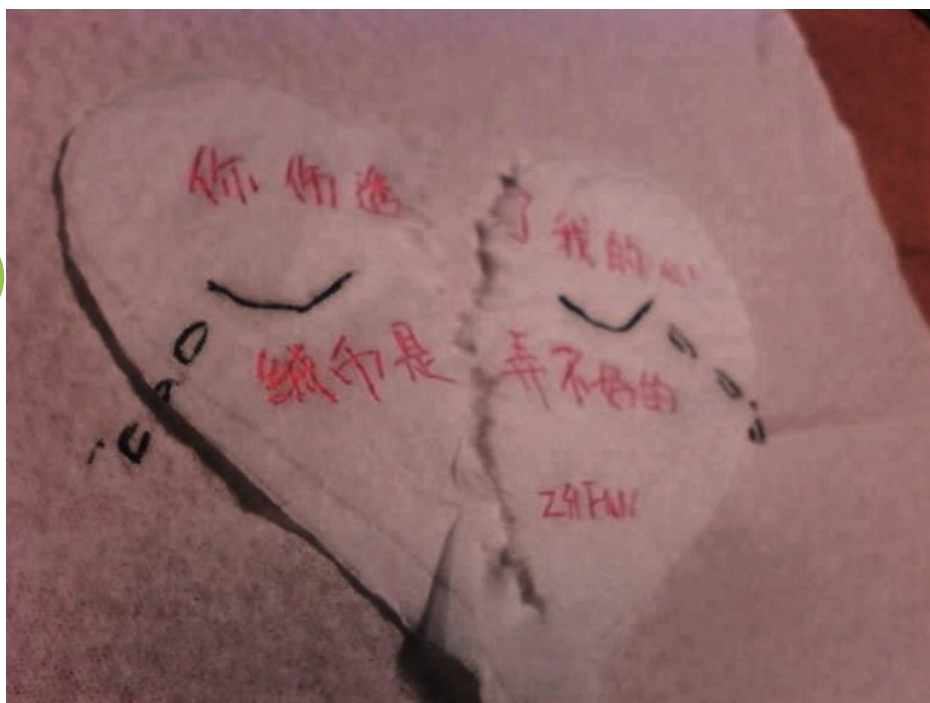
安冬说，你那么想见俞子翔大牛？

小乔说，你重色亲友。

小乔说，你跟我说话那么 ci，跟他说话却那么端庄。

我不敢说我懂爱情，但我懂的是，我的的确确很爱你，哪怕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一切都因为你变得不一样了，包括那两次，遗憾而珍贵的三人游。



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
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

1

接到俞子翔同学的电话后，我和小乔拼死拼活，终于挤到了中央展厅的左边的一个小角落——在一根“擎天大柱”边，这里正好可以看到舞台，而且主要是人比较少。我慢慢地将屁股坐落在了大理石的台阶上，左边站着小乔——我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而主要原因是，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望着某个身影穿梭在人群之中——终于，他挤到了人群的前面。

“唉，他的兴趣爱好还真是广泛……”小乔叹了口气。

“呵呵……我是不是把你冷落掉了？”

“你也知道啊!!这个时候我们俩应该在某个角落里疯狂地讨论某篇言情小说的……现在居然……居然……”小乔一甩包，表示不爽。

“哈哈，对不起啦……是你要来陪我的嘛……”

“哦哟……话说你发短信啊……每次说到他都滔滔不绝的……实在受不了……”

“我有吗？”

“你没有吗？”

“没有啊。”

“哪里都有好不好！唉，你每条短信都超长无比……超详细无比……搞得我真是……你手酸不酸啊？”

“呵呵……我是怕出漏子嘛，没想到你还是迟到了……”

“啊……”

“对了，你说这件事怎么找你算账啊？还让人家白等你五分钟。”

“我这不是给你们俩创造聊天的机会啊……”

“还有理由了是不是啊！”

“是！”

亦乔理直气壮的那副欠抽的样子，看了实在让人不爽啊——于是我就不看她了，那就看看某个人吧。他探头探脑地在人群里，那个很英俊的侧面，很专注地看着台上——台上那个是一个看起来资格很老的魔术师——当然魔术师都看起来很有架势的样子嘛，要不然怎么骗倒观众呢？然而，他表演的却是几个非常低级的魔术——不就是扑克牌之类的，这些简单却能把普通观众唬得一愣一愣的低级魔术，不过是琴生都曾经教给过我们的最基础的魔术的基本功，于是对我们来说，不过就是一点小把戏而已了。倒是那些在下面激烈反应的人们，比魔术更加神奇更加搞笑一点了。

哈哈，我居然还暗暗地嘲笑那些观众——难道我自己不是其中之一么？

大概爱情也是一个魔术，一个我永远不知道是低级还是高级的魔术——因为我不是魔术师，所以我也像那些观众一样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变成了那些魔术师眼里的傻瓜、笨蛋，被耍得团团转，却还在下面卖力为他们鼓掌。

——原来我会惊异于魔术的神奇，只是因为我根本不懂，那些看着表面的东西，到底深藏了些什么。如果俞子翔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魔术师，那么我就心甘情愿了。

“我们走吧～”出了一小下的神，结果回过神来的时候，那个人居然已经到了眼前——啊，又是那个很深情的笑容呢，看得我不禁又花痴一般地微笑起来了。

“看完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表情，仰着头问他。

“恩。其实很无聊的啦，没什么很神奇的魔术啦……”那副表情永远是那么自信的可爱呀，“你知道么，前段时间海南那有人请我去上课，结果晚上就在街上看到有那种魔术的小摊头，5块钱教一个魔术的那种，学了好几招呢，所以下次也要争取去那里上课，再去学……”

啊哈，看来俞子翔的名气在全国越来越响了——都有人请他去上课了呢。唉，真是没想到这个男人还真是对什么都感兴趣，魔术啊什么的，真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啊～说到魔术，却又不禁想起我们班的那个魔术天才——琴生同学，想当年还是从他那学了很多招呢。于是我转头问小乔：

“你知道琴生怎么学魔术的啊？”

“好像是买的书、然后上的课吧？”

“哈哈，我还是记得你们以前那个猜数字的魔术呢。”

“什么啊？”

“就是琴生让一个人抽一张牌，然后让你猜那张牌是几。然后琴生问你话的时候说了几个字就是几来着的呢。”

“哦，是那个魔术啊～”

“怎么说？”

——一不小心把俞子翔丢在了另一边，不过他果然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插嘴道。

“就是，如果那人抽到‘1’，就问‘几？’，如果抽到‘2’就问‘是几？’，抽到3就问‘这是几？’，以此类推啦……”我回答俞子翔，看着小乔在一边偷偷地笑。

“哈哈！这个魔术好神奇啊！”俞子翔点点头，“你说的那个人，就是上次义卖的时候的那个魔术师？”

“恩……”

“哦……”

沉寂，还是沉寂，三个人走在大厅里，记忆的幕布突然拉开了——义卖，俞子翔，魔术，琴生，这件事我怎么会忘记呢？秋高气爽的日子，学校组织义卖，高一高二每个班负责一块小桌子卖卖东西集款。当初热血沸腾的我、小乔和琴生决定承包下来，除了班级同学贡献的一些物品之外，琴生决定卖卖他的小伎俩——表演魔术，顺便卖卖扑克牌。为了吸引人气，我们还特地

搞了抽奖活动。结果义卖的第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快要收摊了，那个名叫俞子翔的那个很神奇的人出现了——高三同学本来不会参加义卖的嘛，但这个闲人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

“杨思沐，你们弄的什么呀？”

直接被吓到了的我没有回答，围观帮忙的同学却已经集到了俞子翔的面前，推销这推销那，并表示买就有机会中奖，结果俞子翔的手就直接伸到了抽奖箱里面。

“那个～抽了奖就必须买东西哦～”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对俞子翔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俞子翔笑脸盈盈地说：

“我只是玩玩的啦，不买不买～”

“你都已经抽了奖了，怎么能不买啊～”我不依不饶了。

“哈哈，你看我抽中‘二等奖’了呢～”俞子翔把那张奖券递了过来。唉，实在是，对我施加“帅哥计”嘛，结果我就放弃了让他买东西的念头，把一切都处理好了。在一边的小乔在白我眼睛，唉算了算了，毕竟人家是帅哥嘛……

然而，这个时候俞子翔却没有走，因为看到了在一边的琴生——

“你在卖扑克牌？”

“是呀。买两副教一个魔术哦～”

“那先教魔术吧？”

“那就是你买扑克牌咯？”

“哎呀，不买可以教吗？”

“可以啊，你可以出钱学～”

“……那，先给我看看你的魔术吧？”

“……好吧。”于是我就站在琴生的左边，看着琴生给对面的俞子翔表演魔术——那些我都知道秘密的魔术，看着俞子翔那个惊叹的表情，不禁觉得有些得意——至少，我还是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能够偶尔在他的面前得意一下，那就足够了。

2

“啊！这个是怎么变的呀？”

俞子翔发出了惊叹。不得不说，他的任何表情，任何言语，都是那么可爱啊。

“想知道吗？想知道就买两副扑克牌哦～”

唉……琴生同学果然是变魔术的，讲话都一套一套的，不像我，在俞子翔面前什么原则都消失了。

“你那个手法到底是怎么搞的啊……我以前看到的，不过是把牌倒过来插……”俞子翔还是不理睬“要买东西”这一规则，不依不饶地要知道秘诀。

“倒过来插嘛……她也知道的……”琴生指指我，然后推了一下眼镜，“高级的方法嘛……买了扑克牌就才说哦～”

其实高级的方法，就是琴生的拿手绝技了，不让对方花一点血本，怎么能轻易放出？这个时候俞子翔又转向我了：

“杨思沐啊，你知道不知道那个高级的方法啊……”

“你们……认识啊？”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琴生就学着 KFC 广告一样地问了一句，然后看着点头的俞子翔，说，“你可以让她给你变橡皮筋魔术，不过前提是买好保险，因为可能会弹出来……”

“你!!!!!! 去死!!!!!!”我拳头捶向了琴生——自从第一次学那个魔术的时候不小心把橡皮筋弹在了小乔脸上后，他就一直用“买保险”来嘲笑我！哼！这次还是在某个人的面前！实在太过分啦!!!

“我还是想知道那个魔术的秘密嘛……”俞子翔发嗲了，这个时候琴生很蔑视地秒了他一眼：

“我连她都没有说，怎么告诉你啊……”

“……恩……好吧……”俞子翔开始做沉思状，居然拿过琴生手里的牌开始研究起来。

“对了，同学，你是哪个年级、几班的啊？”琴生问道。

“我啊……我是高一的啊～”俞子翔还是把头埋在扑克牌里——天哪！天大的谎话！他怎么可能是高一的啊！？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那天在寝室，李玫突然跑来说她去体育馆打乒乓，有一个名叫俞子翔的人跟他们抢乒乓桌，还号称自己是高一新生，结果被那里的老师识破，这件事搞得我多次后悔自己那天没去体育馆……没想到，现在居然又在这个地方装嫩了！虽然搞不清楚他的意图，我还是很激动对指着他：

“你……你……你……”

“嘘～”俞子翔看着我做了一个“安静”的动作，这个时候琴生就在一边发话了：

“我们也是高一的呀，怎么没见你？”

“不知道啊……好啦，还是不会……不过扑克牌还给你……”俞子翔把扑克牌还给了琴生，然后转身走掉了，留下愣在一边的我和琴生。

“你认识他啊？”

“恩。他是保送班的……叫俞子翔。”

“哦～”

“怎么啦？”

“智商蛮高的……有点讨厌。”

“啊？为什么啊？”

“就是不肯买东西。”

“就是啊！不买东西还抽奖！”小乔突然在一边很不满地插嘴了，我只得赔笑：

“呵呵，他……他就是这样的嘛……”

不是这样，又怎么把我迷住了？

没想到那件事，让他们都互相记住了对方——至于琴生是怎么知道我喜欢俞子翔，或者他到底知不知道我喜欢俞子翔，这都是个谜——我猜，大概陆昱成这个大嘴巴曾经在他们的寝室里抖露过什么东西吧。琴生和俞子翔第二次较量，大概就是那次艺术节的小品表演上——琴生是我们的导演，俞子翔是评委。想当初，居然为了琴生一句“他在下面看到你说那句台词的时候笑得喷出来”开心了好久好久——琴生向我开玩笑说，大概是因为你的关系，俞子翔给我们班打得分很高呢。我也很开玩笑地回了一句：那是当然了。

原来俞子翔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学魔术，说不定是为了哄女孩子开心呢。想到那个人不是我，难免会觉得有点难过，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俞子翔的另外一个兴趣——美食。其实可以再说的通俗一点，那就是——食物。

“啊，看到这个店，我又想吃东西了呢……”路过展厅里的休息区，闻到阵阵飘香的盒饭味，俞子翔又一次感叹。我和小乔对视了一眼，我默默回答了一句：

“……你中饭没吃么？”

“吃了啊，但是闻到这个味道又饿了呢……”俞子翔又很夸张地吸了兩下鼻子，看起来好像沉浸在那个香味中一样。小乔在一边又偷偷地白了他一

眼，我也偷偷地白了小乔一眼。

“啊……那你就去吃吧～”虽然知道说出这句话会以后被小乔拍死，但我还是说了——谁让小乔说我是一个重色轻友的家伙呢，她说是就是吧。

“啊……算了算了……”俞子翔虽然大步向前迈，却还是恋恋不舍地超餐厅瞄了一眼——这样的情形，倒是不止一次了。

不过，他终究还是买了点什么东西吃。

不是盒饭，不是罗森，而是——爆米花。

看到俞子翔又驻步在诱人香味面前，小乔又无语地做了一个鄙视的眼神。我无奈地耸耸肩，和她靠在了旁边的一个小书摊。那的确是一个小书摊，桌上摆放着各种看起来陈旧、封面老气的书，插着一块牌子，写着“全场三折”。

“他怎么这么喜欢吃东西呀？”小乔屁股靠在桌上，用手翻动着桌上的书。

“我怎么知道呀……”

“难怪那么壮……怎么不长高一点……”

“你还是觉得他矮啊？”

“他不矮谁矮啊？”

“……”

哎哟，小乔嘴里从来都吐不出象牙的，尤其是说俞子翔的时候。

“诶，对了，”小乔突然拿起一本书，“这本书很适合你，‘家常饭 100 例’，可以做给你的鱼子酱吃～”

“诶，什么啊!!!!!!!!!!”我接过书直接拍在了小乔身上。

“诶，你这不懂了？要先俘虏住男人的胃啊！～”小乔躲过了拍打，从桌上跳了下来，满脸贼笑。我气不打一处来，正要拿着书再拍下去，发现左边小书摊的老板正在用那种很仇视和愤怒的眼神看过来，我只得默默放下书，咬牙切齿地小乔耳根冒了一句：

“再乱说小心你的脑袋！”

再望望那边的俞子翔，很激动地在和卖爆米花的营业员交涉，小乔叹了一口气，哀怨的眼神直逼我：

“你怎么会喜欢这么一个男人……”

是啊！我也想知道，我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一个男人呢？

发了一会呆，俞子翔终于捧着那个香喷喷的大盒子朝我们走过来了，然后大口嚼着那个香喷喷的爆米花：

“唉，这个地方的东西好贵啊！”

“当然啦，展厅里面嘛，没有东西便宜的啊～”我拉着小乔朝前走。

“你要不要吃啊？”俞子翔把大盒子递过来。

“不用了。”在男生面前——应该矜持一点的嘛～

然后，俞子翔对着小乔说了一句，这是俞子翔对她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大概是最后一句话——

“你要不要？”

3

小乔果断地摇头——当然在N久之后果断地后悔了。

下午三点，在稍稍无聊，又稍稍有点料的两个小时的书展之旅之后，俞子翔终于提出要离开了：

“我觉得我逛得差不多了～”

“恩。”

小乔自然是不会回答的，我只好默默地“恩”了一下。

“你们走吗？”

我回头看了看小乔，她咬了咬嘴唇——看来必须我来决定了。不过，又想到俞子翔好像跟我不同路，那就还是和小乔多呆一会吧，免得这个家伙倒时候又到处埋怨我“重色轻友”，唉，搞搞清楚啊，小乔是自己要跟过来的好不好啊？

“我们……还想逛一会……”

“啊，这样啊，那我先走了～”俞子翔正准备抽身，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那个……那个……计算器？”

“哦……对啊，这个差点忘记了！”俞子翔拍了拍脑袋，从那个包里抽出了我久违的计算器——“还给你啦～”

“恩，谢谢。”

“呵呵。看啊，那边不是你想看的奥特曼吗？”

俞子翔突然指向我们的左边——摆着奥特曼立体纸人的一个小舞台。

“……我哪有说要看啊……”

“你进来的时候，不是说，有奥特曼活动的嘛～”

……这个……我不是因为没有话说，所以要找点话不是么……俞子翔这人，居然奥特曼记得，计算器的事情全给忘了……

“我是问你们想不想看嘛！”

“那就是你想看咯？”

“……”唉……和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对话，果然会输得很惨……尤其，那人在你心里，是永远排在第一的位置的。

“好啦好啦，拜拜啦～”

“恩，拜拜～”

我和小乔望着那个背影渐渐地消失了。

“哦哟，你还真是……”小乔在一边奸笑起来——她的奸笑，最受不了了！

“哎哟，怎么了啦……”

“没什么……”

“切……”

“你怎么不跟他走了啊？”

“什么啊，陪陪你呀～”

“哦哟，你也知道啊？”

“再说我跟他，又不顺路的……”

“切，原来是这个原因……我还以为你良心发现了呢……”

“那当然啦！你以为你是俞子翔啊！”

“哼！……”

平日里小乔最喜欢和我斗关于俞子翔的嘴，既然这个小丫头喜欢，那我也就厚脸皮奉陪到底了！这个时候，小乔突然从马甲袋里拿出一张单子：

“这个，这个不是他买的书单吗？”

“啊……什么啊？”

——在某个展厅买的书，我们一起结的帐，他却忘记拿收银条了，却被小乔这个时候从我们手中的“一堆书”里翻到了它：

“哦哟，我真是受不了了，你看他买的是什么书呀，什么哲学，历史的，怎么那么高深的东西啊……”

“……其实，他本来是想参加《中国不高兴》的签售的……”

“哎哟喂啊……杨思沐啊，你到底喜欢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
哎哟喂啊，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啊。

“对了，小乔啊～”

“怎么啦？”

“再跟你咨询一个事。”

“什么啊？”

“你还记得他以前要我加入蓝天社的事情不？”

“记得啊……我那个时候不是跟你说，你不加入的话，会后悔的！”

“……”

“你现在后悔不？你说说看你，肯定后悔了吧，too late……”

“我没后悔呢……”

“你……不给面子!!!!!!!!”小乔跟我混得久了，也渐渐学会了俞子翔的那些话。怎么听，都觉得那么可爱呢。

“那刚才俞子翔又说要我帮他忙了啊～”

“啊！？什么呀？”

“翻译题目，做题解什么的……”

“果断接受！”

……我就知道这丫头会这么说……

“你说说看你，又犹豫，又犹豫～你说说看你，人家都给你机会了，你还不好好珍惜，你说说看你……”我还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回答小乔的时候，小乔一下子冒出了许多话，就好像家长在一边喋喋不休地教导自己的孩子——唉，小乔啊小乔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一边不停地说俞子翔的不是，一边又不停地要我接住机会。

于是，俞子翔走了，和小乔还在书展里逛，聊得却还依旧是关于俞子翔的话题。走了大半圈，居然默默地又兜了回来——而这个时候，放着奥特曼立体纸人的舞台上，已然站着两个人扮的奥特曼，引得众人围观。

“你是想拍照啊？”小乔看着我拿出手机，用鄙视的眼光瞄了我一眼，“前面还说不想看……口是心非。”

“没啊，我给俞子翔发条短信～”

“啊！？你发什么啊？”

“‘我看到 OUTMAN’了。”

“……这有什么好发的？”

“不要你管～”

“切……”

“啊!!!!!! 他回信了!!!!!!”

“什么？”

“六个点。”

“就六个点？”

“就六个点。”

“什么？”

“六个点。”

“就六个点？”

“就六个点。”

“哎哟!!! 话说你你你，你这家伙……居然表白也不告诉我！”

“这个，怕被你嘲笑嘛……”

再见顾辰宇，已经是在一年以后的星巴克，我们坐着，坐在顾辰宇旁边的，是顾辰宇初中时的另一个哥们——但初中的时候我跟他并不算特别熟、墨琳也与他不太熟，就暂且称呼他叫小奇吧——至少辰宇就是这么叫他的。三个人各点了一杯咖啡、一份蛋糕，坐在那个飘逸着悠扬音乐的地方，聊着以前的事情——那些往事，那些情事。

而今天，却得到了一个巨大的爆炸性新闻——去年——毕业那年的七夕情人节，辰宇终于勇敢地向墨琳表白了——尽管是短信——尽管，小奇在之前就偷偷地通报给了墨琳。而我，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近来看了辰宇在人人网上的状态，说“去年的今天……”，然后看到他和小奇很热烈地在下面回复来回复去，看起来还和墨琳有关系，就问起来，才被约出来叙叙旧。

“之前就告诉墨琳了啊？”

“对啊，都是这个人！本来想给人家一个惊喜的嘛，居然先去通报了……”辰宇瞄了小奇一眼，小奇在一边嬉皮笑脸、油腔滑调地咳嗽了两下，

“当然啦～万一你把人家吓出心脏病来，怎么办啊？”

“那……那你怎么通报的，墨琳又说了什么了啊？”好奇心和八卦细胞充斥着我的脑袋——死死揪住这件事情不放啦！

“我就前两天短信告诉她，‘辰宇好像要跟你表白哦～’，然后墨琳就做尴尬状纠结状，回‘哎呀，这怎么办啊，要不要接受他……要不要拒绝他……’”

“哈哈……那……那你怎么表白的啊？”

“这个么……我就是晚上十点，睡前吗，那条短信早就编辑好了，按了一个发送键。”平时大大咧咧的辰宇，这个时候居然脸红起来，说话也有些结巴了，看得我不禁觉得好笑。

“发什么？”

“‘我喜欢你’。”

“就这个？”

“恩。”

“她回了？”

“恩。”

“什么？”

“六个点。”

“就六个点？”

“就六个点。”

4

夏天的阳光很刺眼，再刺眼也没有辰宇的话刺眼了。辰宇的脸还是红红的，一副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的样子。小奇在一边，一本正经的样子，也搞得我不敢笑什么了，但却有不甘心那一点点的消息，只好问起来：

“那你难过吗？”

“他有什么难过的啊？”小奇翘起二郎腿了，“表白都成功了……”

“成功了？”我睁大双眼，这么说墨琳还是答应他了？居然都不告诉我，太过分了吧这两人！！！！！！“啊，你们俩都在一起了，还不告诉我！？”

“没在一起啊，谁说在一起了啊……”辰宇又装作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这下我有点搞不懂了，什么“表白成功”，却又没在一起，那，那，那难道是

“你们后来又分手了啊？”

“根本没牵过手怎么分手啊？”小奇在一边有些不耐烦了。

“啊!!! 那你们不是说, ‘表白成功’ 了么?”

“那个 ‘发送’ 键按下去的时候, 就已经成功了啊~” 辰宇在一边解释。

“啊~这都算 ‘表白’ 成功啊? 我还以为表白成功的意思, 就是对方答应做你女朋友了呢……” 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我立刻像一个泻了气的气球摊在了椅子上, 唉, 本来还想听听他们有什么浪漫的故事, 结果这个故事根本就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啊……

“那是啊……只是 ‘表白’ 这个过程成功了嘛, 至于结果, 那是另当别论了啊……” 辰宇在一边吸了一口咖啡, 然后眨着眼睛。

“那你……那你不问问结果啊?” 我还是觉得不过瘾——这个, 怎么能这样就结束了呢? 怎么能看到六个点, 就结束了呢? 怎么能……怎么能这样呢?

“人家不是给了我六个点吗?”

“那你继续问下去, 六个点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好问啊? 那天我就喝了点酒, 特意安排在睡前发的短信, 发完收到那六个点就睡下去了, 也没有多想, 就直接进入梦乡了……”

“那……那你表白到底为了什么啊?”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喜欢她, 仅此而已啊。”

“……”

“我只是想让 TA 知道我喜欢 TA, 仅此而已啊”。是吗? 这样的目的, 我的确不能再问了。这样的表白都可以吗? 不求结果, 只是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一份心意——成功与否都不重要, 算是对自己多年来的喜欢给一个机会表达出来吧。心里突然一颤——那么多年, 心里只装了俞子翔一个人, 却一直都没有勇气对他说 “我喜欢你”, 是不是, 我也应该, 表示表示?

“再说, 我也不准备在高中谈恋爱啊~” 辰宇也翘起了二郎腿, “我妈说, 高中应该好好学习的, 这种事情, 还是到大学里再说吧。”

哈, 说得好看, 要是当初墨琳答应了你, 现在还不是会跟她两个人在这吃烛光晚餐?

有的时候, 有些东西、有些事情, 就会突然会推动你做某些事情——比如你会为了那个你仰慕已久的学长考进他的学校, 比如你会偷偷记下他的手机号码, 比如即使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说话都会紧张, 却还是决定要表白了。

不过，大概这个时候的我，还不能用“决定”这个词来形容吧。

“!!!!!!!!!!!!!!!!!!!!!!!!!!!!!!”得知我的想法的小乔在屏幕上留下了一连串的感叹号——而且连发了好几行，直接刷屏了。

“你确定哇你!!!!!!!!!!!!!!!!!!!!!!”

“……你这算什么反应啊？”

“我就知道，你那么晚发短信让我上 MSN 肯定没什么好事……”

“……那闪屏算不算坏事？”我立马给小乔发了一个闪屏。

“哦哟……别闪……”可以想想那一头的小乔，肯定有些手忙脚乱了吧，“不过，闪屏也没有这件事爆料。”

“啊……那你发那么多感叹号，是表示赞同还是反对啊。”

“当然是赞同啦!!!!!!!!!!!!!!”小乔又不禁留下了一连串的感叹号，“对了，你脑子怎么会突然抽住想到要去表白的啊？”

“……因为……因为……”

我把和辰字见面的事情说了一遍，顺便向她介绍了初中的那些事情，在屏幕那头的她不时回了一两句的“恩”，看来是听故事听得津津有味啊～

“哈哈，原来是这样，就激励你去表白了啊？”

“恩～其实还有一件事～”

“什么啊？”

我发了一个网址过去——那是我又一次犯傻，在百度知道上，匿名问了一个问题——“暗恋好久，是不是该说出来”。简略地说了关于我和俞子翔的故事。在百度知道上，这类问题一向受到网友的热烈回答，尤其我还设置了高分悬赏——那些回答，都是不尽相同地支持我应该去表白——

“希望你去说，要不然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学长一般都会对学妹有很好的印象哦，都毕业了，为什么不表示一下呢？”

“给你加油！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跟他表白吧！说不定他也对你有意思呢？就算说了他不喜欢你也不要紧，至少你不会有遗憾，只是他不懂得欣赏你，不懂得欣赏你的人不值得你喜欢！”

“我有过相同的经历，我已经悲剧了，但是希望你成功！”

“你……你怎么这么少女，居然还在百度上问……”

“恩。但是这更加激发我要表白的决心了！”

“啊，是啊，人家都鼓励你要表白呢。”

“恩。”

“……”

“那你说，我该不该表白啊？”

“当然啦！我一直都是支持你的嘛~~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生活上

恋爱上还是关于俞子翔~~”

“啊哈哈:)”我立马给小乔发了一个笑脸表情，“那我打算，等他上线就告诉他~”

“啊!!!!!!!!!!!!!!!!!!!!!!”

“怎么了啊？”

“太不慎重了!!!!!!!!!!!!”

“？什么意思啊？”

“你准备说什么啊？”

“‘我喜欢你’。”

“!!!!!!!!!!!!!!这个，这个，你表白我支持的，但是今天表白我不支持！”

“啊……为什么啊？”

“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那么重要的事情，不可以随随便便。”

“……”

“你看你那个同学，顾什么什么的，不就是情人节表白的么……”

“你也要我情人节表白啊……太晚了啊，今年七夕是 26 号啊，还有两个礼拜呢，都快开学了！”

“不管不管……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自己慎重考虑，另外，你如果敢这么表白，早就表白了，不会等到今天的……”

这话说得也是，我连点一点那个 MSN 的头像都不敢，还怎么敢说“我喜欢你”呢？

“……好吧，那你说……”

“这个，反正还有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我们俩慢慢讨论你的表白计划。还有，我妈催我睡觉了，明天再说~~”

还来不及给小乔一个闪屏，她就下线了。

暑假的这些日子突然就变得无聊起来了——其实说是无聊，不过就是充斥着和各种人的聊天。

——我答应了俞子翔要我帮他忙的要求。另外还帮他找到了一些他需要的资料，搞得他在 MSN 上表示无穷的感谢。

——我和小乔开始讨论各种表白计划，包括何时进行、说什么。

——我和墨琳也稍稍联系了一下，和她在网上聊起了那个很牛叉的俞子翔学长。

——我又把辰宇叫出来在咖啡厅见面了。

“nani!!!! 你要表白啊～”辰宇这家伙，听到我的“计划”，居然很吃惊地跳起来了。唉哟哟，我听到他已经跟墨琳表白过的事情的时候，不过尖叫了一声，也不至于那么激烈吧？

“对啊对啊，你都跟人家表白了嘛……”

“哈，原来是我驱动的～都是学我的嘛～”

“……算是吧。”

“那你成功应该请客……”

“……”

想到和墨琳聊天的时候，还曾夸下海口，说如果追到了俞子翔，一定带去给她瞧瞧，什么叫做“帅哥”。

“那你已经想好怎么表白了？”

“恩。”

“说来听听啊？”

“……”

“别不好意思嘛，我是你哥们啊～”

哦哟，现在好意思说是我哥们，怎么跟墨琳表白这么一件大事都不告诉哥们听？

“……”

“说嘛说嘛。”

“我就准备在 MSN 上问他……‘如果，我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这句话是和小乔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其实本来还想过各种表白方式，比如把他约出来吃个饭什么的，但是又觉得太唐突了，而且，而且我也

没有这个胆量；又想过是不是发个短信过去，但是转念一想俞子翔特喜欢打电话，万一看到短信回了一个电话，这不悲剧？——于是，于是就还是在MSN上表白吧。

“……”辰宇沉默了一下，然后突然很深沉地说了一句，“你们女孩子怎么那么喜欢说‘如果’啊？”

“啊，这话怎么说？”

“这个么……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孩子一直发那种喜欢某人的状态，我就问她，她喜欢谁。她说，你猜三次，如果猜得中就告诉你。”

……好吧，我好想也特别喜欢发关系喜欢某人的状态——因为俞子翔看不到，所以才会那么放肆地招惹到安冬他们的嘲讽。

“然后，我就猜嘛，结果就没猜中。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说她很纠结要不要表白，然后就问我，‘如果我表白成功率是多少啊’？”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你喜欢谁啊。结果她又问，‘那如果你接到人家的表白，你会接受吗？’”

“然后我说，那要看是谁了。然后那个女生又问‘那如果是我呢？’”

“啊！！那是她跟你表白啊？”

“算是吧……”辰宇眼睛里闪过一丝寂寞——算了算了，明明知道他喜欢墨琳的，所以我还是不多问了。

“所以我说，女孩子怎么都那么喜欢说‘如果’啊？”

呵呵，那是因为喜欢你，但实在不确定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是因为喜欢你，却没有勇气大声说出来啊——是因为喜欢你，就是因为喜欢你，所以才会用假说来套你的话啊。原来每个暗恋的女孩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一一我的王子，你不会知道，就算是加一个“如果”，那句话说出来，需要多少的勇气。

因为两个礼拜的时间实在太长，于是小乔就想出了一个新点子——要模拟表白场面。于是我们俩约定好，我扮演杨思沐，小乔扮演俞子翔，于是，俞子翔默默地登录了MSN。

“HI~~”

“HI~~有事吗？”

“(他不是这么说的！)”

“(那他应该怎么说？)”

“(应该只打一个问号。)”

“(你之前没有说清楚过。)”

“(……那重新来。) hi~~”

“？”

“问一个问题~”

“说！（这样可以吗？）”

“(可以。) 如果，如果我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

“(哈哈，那个感叹号太像他了)”

“(我也觉得很像) 啊，其实我也早就很喜欢你啊！”

“(……)”

“我们在一起吧？”

“(他不会这么说的啊！)”

“(为什么啊？)”

“(我跟你说过，他是那种喜欢一个人肯定会说出来的嘛……)”

“(好吧，那我们重来？)”

“(恩，重来。) hi~”

“？”

“那个~~问一个问题？”

“说~”

“如果，如果……如果我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啊!!!!!!!! 杨思沐，你好突然！”

“……”

“啊，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其实……其实我一直把你当作一个妹妹看的……”

“……（你干嘛惹我笑？）”

“(我也笑了……像不像？)”

“(搞什么啊，他肯定不会这么回答的！)”

“(啊，好吧，再重来)”

“(恩)”

“(对了，从那个‘如果’开始，前面的重复了。)”

“(好吧。) 如果，如果我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

“(喂，你怎么回答了六个点就不回答了啊？)”

“(你不是说你那个同学给那个什么顾什么的就回答了六个点么？)”

“(那是我同学!!!!!!! 不是俞子翔!!!!!!!)”

“(好吧……我表示办不来。那你说他应该回答什么嘛～)”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的事情叫我来回答……我怎么回答的出嘛～)”

“(那是你要排练的嘛！)”

“(为了你好，应变各种情况)”

“(……你惹我的电脑差点做牛奶浴！)”

“(你在喝牛奶？)”

“(对啊)”

“(那你不说你惹得我电脑已经做了果汁浴了！)”

“(……)”

彩排就这么结束了，然而，两个人大概都在电脑屏幕前笑得肚子疼了吧。

后来，安冬也加入所谓的“表白智囊团”，原因——是因为我仅仅是想知道，了解俞子翔和我的安冬，觉得我的成功几率有多大。

“你说我可能成功么？”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谁……”

“那你猜。”

“……小 A 小 B 小 C 小 D”

“nononono……”

“小 E 小 F 小 G 小 H……”

……安冬把全班男生，除了他的名字都报了一遍。

“……不是不是……你怎么不猜你自己……”

“这个……猜中了会出事情的。”

“.....”

“不会真的是我吧？”

“不是……”

“.....”

“给你个提示啦，不是我们这届的～”

“王昊君、俞子翔、楚翼初”

“!!!!!!!!!!!!!!”

“猜中了？王昊君？”

“不是”

“楚翼初？”

“不是”

“俞子翔。”

“y”

“!!!!!!!!!!”

“你说我可能成功不？”

“不可能!!!!!!”

“啊……为什么？”

“我说不可能是俞子翔！”

“……你说我可能成功不啦？”

“绝对不可能是俞子翔，原来你上 MSN 说什么你喜欢的人，还让我猜，分明就是在耍我、骗我……”

“没有啊……”

“我不信，我不信。”

“!!!! 没有啊!!!!”

我还想说什么，家里的网突然又很不给力地断了。靠，本来还想询问一下成功几率的，居然就这么不被安冬相信，这算什么啊！？

6

公元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号，是传说中的七夕情人节，那天晚上，在小乔、安冬、墨琳、辰宇他们聊了很多关于表白计划后，这一天终于来了——我独自守在 MSN 上，这又让我不禁想起以前很出名的两篇文章——《你的 QQ 为谁上线》，《你的 QQ 为谁隐身》。大概这个时候，才是真的懂这两篇文章的意思了，才是真正体会到在聊天软件上等待一个人的感觉——我等待的仅仅是一句“FlyingFish 登录了”，却如隔年一样地煎熬地度过着这每分每秒。看着一个又一个的上线、离线，后来我的好友里只留下两个机器人亮着绿灯了——然而他的名字一直都是灰灰的。

号称自己发烧了的 Winter 一上线就给我发了一个闪屏：

“病好啦？”

“没。硬撑着上来看你的计划。”

哎哟喂！这家伙之前还说不相信呢，现在特意跑过来看戏！还装可怜！我气不打一出来，也给他回了一个闪屏：

“人家还没上线类。”

“好吧。”

沉默了许久，MSN 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我养病去了。你慢慢等。88～”

切！这家伙上来打了 5 分钟酱油就来看热闹的？

这个时候手机也莫名响了，伸手去够，眼睛却不敢离开屏幕——就是怕错过了任何一个某人登录的时机——然而眼睛又不得不盯在手机屏幕上了一——哦哟，原来是小乔这个小丫头发短信来，“今天我不上了，怎么样啦？”

“人家还没上线类。”

“哦，真可惜。你慢慢等哦。”

“我担心他不上啊。”

“那你就给他发邮件好啦，总归看的到的呀。”

“嗯。”

“加油加油！”

要是全天下人都像我们俩一样聊天，那通讯公司一定赚翻了。

我突然想骗骗小乔，谁让她平时老是嘲我的。我琢磨了半天，发了 4 个字给她：

“他上线了”

我发完短信，还没等到手机的蓝光再次闪烁，却先听到了 MSN 上线声音——别紧张，不是俞子翔，是小乔。哦哟，刚才还说不上，现在居然也特地跑来凑热闹。

“你怎么也来了……” 我给小乔发了一个闪屏。

“哇，干嘛发闪屏啊，吓死人了。” 小乔也回了一个闪屏，“快去快去，然后回来汇报流程：)”

“哈哈，我骗你的，人家还没上。”

“切！我那么衷心来捧场，你居然要我！”

“=o=|||”

“你说我容易嘛我，背着我妈上线就为你……”

“你还不是来看热闹的！”

“说好听点好哇，我这是捧场，给你加油！”

“好好好，随便你怎么说。”

我们俩聊着聊着关于俞子翔、关于今天的计划、关于表白的话题，大概就是像电视剧里的那些小女生，分享着自己的“王子”的所有信息，听着好友的建议和劝解——渐渐地时光就从指缝里溜走了。我突然莫名担心起来，

“喂，已经9点了啊”

“恩，怎么了？”

“他还没上啊……”

“再等再等啊～你没耐心啦？”

“不是啊，我担心人家不上……”

突然，MSN 上线声音又响起来了。我将目光瞥到屏幕的右下角，MSN 的提示信息，头像是那个很熟悉的马头，而名字——名字不就是“FlyingFish”嘛!!!! 啊!!!!!!!!!! 真的是他!!!!!!!!!!

“喂，他上了，我不跟你扯了，888!”

“哟哟哟，别走呀，看了那么长时间你们俩聊天的‘重播’，我要看直播啊～”

“算了吧……今天的这种事情是要专心的好不好啊。”

“好好好好好，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

“……”

“加油，我等你好消息～8～”

打退了小乔，我终于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的是多么一个重大的时刻啊，可惜这个时候，手居然很不给面子地颤抖起来——心里居然开始打退堂鼓了，杨思沐啊杨思沐，你到底怎么了？怎么手开始颤抖？怎么不敢了？那个熟悉的头像，硬是不敢去双击，哪怕是那些已经想好的话，哪怕已经和小乔暗暗地“演习”过了多少遍，居然在这个时候——杨思沐同学想要放弃了！哎呀，自己真是太没用……猛地，我又想到自己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何必轻易放弃？我咬咬牙，终于打开了聊天窗口。

按照计划，我应该是先传两份题目翻译的。紧接着，我回了一句：

“情人节快乐～”

我死死盯着屏幕，等待消息。终于，文件开始传输了，接着是俞子翔的回复：

“!!”

哎呀，两个感叹号，说明这家伙确实有点惊讶了呢。我暗想自己今天是不是太过招摇了，紧接着看到的又是他回复——显然，在屏幕另外一边的他，很激动，很兴奋，每句话都很短，却不停地传话过来：

“那么多啊!! 太谢谢你了啊!”

“你怎么这么好啊!”

“我要怎么感谢你才是?”

“题目还都会做吗?”

“不会做要问我哦!”

心中与开始颤抖了，离那个梦想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手也抖动地越来越厉害了。我思忖着怎么回答，终于敲下了一行字：

“请教一个问题啊～”

“那个题目的问题么?”

“不是不是啦。”

“翻译问题?”

“也不是啦。”

“其他的题目?”

哎呀，表白算不算一个“其他的题目”?

“不是啦……”

“还需要资料?”

“不是……”

“.....”

真是一长串的省略号呢。看着屏幕上纠结的我们两个，唉，其实我也无语了啦。

“说吧。”

看着俞子翔的回答，这个家伙的话，怎么每次都那么简练呢，惹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哎呀呀，不管怎么说，这个重要的时刻终究还是到来

了啊。

“如果，”

后面半句话打上去可不能再后悔了啊。脑袋一片空白，真的是一片空白。原本以为自己可能到这一步会后悔，结果走到这一步之后，就没有知觉了一——顺手打完那句话：

“我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果断回车。

没有思考，也无法思考。

回车完后的我，终于恢复了意识——感觉到自己刚才做了些什么的我，心又开始紧绷绷地狂跳了。在没有等到俞子翔的回复，下意识，在屏幕那边的我又输入了六个点。这大概是我最后的省略号了。

呼。重要的事情终于办掉了。我望着屏幕，焦急地等待着那个回应，却又害怕着那个回应——然而，却一直都没有回应。其实距离他回复也就近一分钟的时间，这一分钟对我来说特别好漫长——看着 MSN 显示着，表示“FlyingFish”正在输入，却迟迟没有得到答复——想必对面的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大概是写了删删了又写吧。这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是惊喜？是吃惊？还是或者他老早就看出来……至于他会说什么，我更加知道了。

7

不管怎么说，不管俞子翔会回答我什么，不管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按照辰宇的理论，我的表白，算是成功了吧？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辰宇表白的目的——就像小乔说的，我不是图什么，结果不重要，只是想告诉他，真真切切的告诉他，我喜欢他，就这样足够了。哪怕他回答是也好，不是也好，六个点也好，都不重要了。这么多年的暗恋，总算是可以画上一个句号。我告诉过自己，我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喜欢过他，没有后悔跟着他来了一中，更没有后悔告诉他我喜欢他——就算是这些“傻事”的确傻得可以，的确被嘲笑得不行，的确就像安冬一样不敢相信——是的，我确实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那么那么的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久，喜欢那么深。哪怕连表白的勇气都没有，哪怕可以看着他追其他的女生，哪怕我知道他不喜欢我——我愿

意相信那句话——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但，自己的幸福，终究要自己去争取的

就像小乔说的——

“许苑怎么了，不就是长得妖孽一点嘛，你不可以因为这个而失去信心的。”

156

就像辰宇说的——

“我只是告诉 TA 我喜欢 TA，仅此而已。”

真的。如果，我喜欢上了你，我会不顾一切地继续喜欢你。

突然想起来我很喜欢的那首歌——五月天的《第一天》的歌词：

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

爱

哦，今天算是一个终结吧。是什么终结？感情的终结还是暗恋的终结？

不不不，或许这是感情的新的开始。

恩。新的感情心情的——

第一天。

99% 我爱你， 与你无关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



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
我没有说谎/是爱情说谎/它带你来/骗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

1

四十三秒的时光，怎么说，都不算长——洗个手，梳个头，甚至随便走走神就可以从指尖溜走的一些东西。

四十三秒的时光，怎么说，却可以很长——在脑袋空白了五秒后，我开始默念我爱你，然而眼神无法抽离。我可以看到“FlyingFish”的状态上闪动着，“FlyingFish 正在输入……”，他到底会说什么，我懒得想——也没有脑子去想了，然而我却等的不耐烦了。每一秒，每一毫秒，空气里都漂浮着不怎么舒适的焦躁和不安。允许我用“度秒如年”这个词，只是等待，实在太煎熬了——寂静、没有任何背景音乐，却让气氛变得可怕，猛烈的心跳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背景的刺激。

不过，不管怎么说，就算是害怕看到结果，还是期待看到结果，如坐针

毡的我，始终会看到那个结果，那个我大概预见到的结果，那个我对自己说我不在乎的结果，那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个等了让我等了整整四十三秒的结果——

“很不幸，晚了。”

四十三秒。俞子翔给了我四十三秒来等待这个结果。现在，我终于看到了那个所谓“期待已久”的答案——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不过至少，至少我这点之上还是知道，这是一个否定的答案。看完，什么都没有想的我我很冷静地回复了一个“哈哈”，然后很冷静地告诉自己，“杨思沐，人家把你拒绝了”，这种“冷静”就像考完试，看到那个鲜红的分数，会很冷静地对自己说一句：“你考砸了啊。”

是啊，说真的，那算什么冷静。不过是心冷了、人静了。我现在就看着那张鲜红的卷子，那张把我的心刺得淌血的卷子，用冰冷的手指翻动，翻来覆去的动着，再让那些鲜红的打叉一点点把伤口刺得更深一点、更深一点。最后，凝望着评语，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冷静，却终于举起双手，想把它撕碎，手却冻地连破碎它的力气都没有——算了，就算它碎了，都已经记住了结果，硫酸都已经浇下来了，又怎能期盼它不要腐蚀这世界？

窗口闪动。是 FlyingFish:

“前面的题目都没有问题吗？”

“暂时没有。”

“那……你有问题就问我。”

“恩。”

这个时候的我，明明是夏天，却冻得像个机器人，在电脑面前已经没有任何表情了。反正俞子翔又不爱我，我做什么表情又有什么用？突然感觉，就像那从初一冬季开始的那场梦，一下子就被唤醒了——就当我以为这是梦的时候，它真的就只是一个梦了，那个叫做俞子翔的泡泡，被我自己吹起来，又自己戳破了。突然从梦中惊醒，眼睛模糊，跳动的眼皮不停地眨着眨着——闭眼是他，睁眼是他，然而我知道，就要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就会真正的消失了，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大概还是四十三秒的时光，我决定让自己清醒过来了。

冰冷的右手抖动不停使唤，不过，还是把那个带着 FlyingFish 头像的窗口关掉了。点到那个“X”按钮的时候，心还是抖了一下——好吧好吧，杨思沐同学，你不是告诉自己结果不是你要求的么？怎么现在突然就这样注重那个该死的结果了？傻瓜，难道看到结果你就后悔了么？不是呀，为什么现在的心情，比表白前还要复杂得多呢……

MSN 又闪动了，但是现在闪动头像的，是那个叫做江亦乔的小丫头。我在这头傻傻地笑了，哭不出来，就只能这样来掩饰自己的尴尬了吧——但是她又在那头想什么？还在双手合并默默为我祈祷？还是暗地在那里笑我的傻？唉，知道了，不过，结果总是给告诉她的。

“小乔啊。”

“!!!!!!!!!!!!!!!!!!!!!! 你回来啦!!!!!!!!!!!!!!!!!!!!!!”

哦哟，用得着满屏幕的感叹号么，想到俞子翔平时就喜欢大段大段的感叹号，不禁又是触景生情，看得真是让人堵心。

“恩。”

“咋样啦？”

“……”

“？？他说什么？”

“……他说，‘很不幸，晚了。’”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想问来着。”

“那你问了么？”

“……”

“你居然不问啊!!”

“有什么好问啊，人家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

“!!!!!!!!!!!! 哪里清楚哪里明白了啊!!!!!!!!!!!!”

“……你怎么问题那么多啊……”

“！心情不好啊？”

“心情会好嘛？”

“你不是说你不在乎结局的嘛!”

“怎么可能嘛!”

是啊，怎么可能嘛。我这个时候太羡慕小乔了——她说她还没有遇到那个让她心动的男人，没有遇到那个会让她幸福得落泪的男人，没有遇到那个晚上要逼着我说是全天下最帅的男人，她说我比她幸福，幸福得多，因为我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爱，因为我至少还可以收获那些小小的幸福，他的一个回眸，一点鼓励，一个微笑……

然而她却不知道，这种所谓的“幸福”有多辛苦、有多苦涩，最可怕的，就是在梦破碎的这个时候——幸福突然就被抢走了，完完全全地抢走了——原来他的那个回眸，那个鼓励，那个微笑，对谁都是一样的。上天也太不公平了，我可以为他那么多，然而他却完全看不到，他感受不到的幸福，却毁了我的幸福。

“那……后来你们还说什么了？”

“他就问我题目有没有不懂什么的。”

“你说什么了啊？”

“我说暂时没有啊。”

“你应该问他那句话什么意思嘛!”

“不想问了。”

“后来呢？”

“后来？没有后来了啊。”

“!!!!!!! 什么啊!!!!!!! 后来你们就不聊了么？”

“是啊。我把窗口关了，他也没再回嘛。”

“没劲！没劲！没劲！”好久好久，小乔才连发了三个“没劲”在屏幕上。这丫头现在肯定在盯着电脑屏幕生闷气，本来想来看场好戏的，结果这戏还没个高潮就结束了，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那么快就结束了。原本想了那么多他会回答什么，果然还是什么都没有猜到——俞子翔就是俞子翔，要是能装出个他，大概我也不会喜欢上他了吧。算了，这一切就当是我自导自演了那么多年的戏，不管怎么样，今天算是有个收场，有几个观众也就够了。起码，还是让他知道，他出现过在我的那个舞台上，就足够了。

“呵呵。”在屏幕这一边的我，只能笑了。傻傻地笑了一——除了笑，难道我还哭吗？不，我办不到的，我是那个永远开朗乐观的杨思沐，我是那个永远不会因为考试失败而落泪的杨思沐，我也是那个不会因为俞子翔的一句“很不幸，晚了”而掉下珍珠的杨思沐，却也是那个为了那个他，心可以滴血N年的杨思沐。

反正你也看不到那个伤口，鲜红色的，怪恐怖的。没有创口贴，没有邦迪，没有云南白药，反正我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看到它的手足无措心慌意乱，那么就让它滴好了，滴到什么时候干枯了，什么时候穷尽了，大概就会好了吧。

“你还在那里笑啊？”小乔回复道。哈，估计这个小丫头真的是快被我气死了吧，怒我不争、恨铁不成钢？没有办法，我早就已经败给了俞子翔了，从第一眼看到他的那天起，早就已经一败涂地了，只是我一直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却一直都不敢承认自己命中注定这结局必定是输的而已。不管怎么样，还是必须感谢小乔给过我那么多的鼓励，让我一次又一次敢站起来再战斗吧，呵呵，等着我凯旋而归？那也只是一场梦而已，太遥远，太遥远，遥远得触及不到了……

“你难道要看我哭吗？”

“不是啦……”

“那你还不安慰我啊？”

“……你还好吧？真哭了？”

“……唉唉唉，我是谁啊，为了这点小事就会哭啊？”

“恩～当然啦，不过，你真的没事吗？”

“是啊，不就这点小事，本来就猜到结局大概会这样啦。”

“那你后悔吗？”

“……不知道。”

“恩。啊！我妈催我睡觉了，要不明天再聊啊？”

“恩。”

“那，88啦～”

“诶，等下！”

“咋啦？”

“小乔，谢谢你！”

“啊？谢我？是不是被拒你脑子烧啦？你还正常不？”

“我正常啊。谢谢你鼓励我……不管什么结局，我要谢谢你分享了我那么多秘密、那么多心事。”

“你别那么煽情呀……人家可不想睡觉的时候把枕头哭湿了呀。”

“没有呀，我是真的感谢你……”

“……你要逼我哭呀？”

“那……那明天再说吧，你去睡吧？”

“恩。88～”

“8。”

大概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强颜欢笑。没办法，谁让我事先就定义了，我必须欢笑，无论什么结果——谁让我事先就定义了，我不在乎俞子翔会回答什么，谁让我在他喜欢我之前事先定义了，我喜欢他。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意识没有办法控制，可惜我不会心理学，能给自己一个什么心理暗示，能改变我喜欢他这个事实。

不过，或许，是永远改变不了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相信，命中注定的，有缘无分。

我坐在电脑前，再让无数个四十三秒溜过指尖——不停地回想那个又长又短的四十三秒，以及以前曾经算是和他在同一个画面中的任何时刻。然后看着小乔的头像灰了，然后很久很久以后，俞子翔的头像也灰了——而我的那个头像还是亮着绿光的。在这个故事里面，主角是俞子翔，小乔是旁观者，而整场戏结束了、杀青了，只有我——算是导演吧，独自坐在观众席看，那是依依不舍？还是其他的一种心情呢……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大概是回忆，回忆得出神了。

我开始回想第一眼见到他的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见钟情啊——即使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即使我一开始都没有记住他的样子，即使我一开始不相信爱情。直到回到家，直到闭上眼睛都是那件蓝蓝的，领子上有白白的毛毛的那件牛仔风衣、直到脑海里一直飘着那头卷发，那副宽边眼镜，那个自信的眼神，耳边可以依稀听到那个擤鼻涕的声音，听到他的那个有一点深沉、有磁性而有点特别的声音。直到我忍不住要和墨琳分享，直到闺蜜告诉我，慕斯，你是真的爱上鱼子酱了。

QQ 的密码最后三位改成了他的名字的拼音缩写、开始不停地写着很多关于“俞子翔大哥哥”的状态、每次和辰宇不小心被墨琳八卦了，总是嘴里会不禁地很不服气地冒出那个叫做“俞子翔”的名字。开始去网上搜索他的所有事情，搜索他的照片，他的资料；开始画画，把他的名字的各种特征拼凑起来，组成一张签名。从那个时候开始，俞子翔就变成了一个梦，那个梦里的王子。那个触不到的梦。

那个时候，一边欢笑的我一边忧伤——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的时候。然而上天还是给了我机会，居然因为一次上课，又看到了他。让我再次看到那个脸，那个喜欢打扑克的身影，那个看起来那么阳光可爱的人。

我终于决定——既然上天要让我再看到他，我决定要跟随那个身影了。我骄傲而不服气地对墨琳说，我要进一中，我要永远跟着他走了，哪怕他不认识我，哪怕他不在乎我。只是为了见见他而已，只是为了再给自己一步而已。

然而，这一切的发展都不是我能想象到的——很快就在学校里见到了他，让我不禁感叹“*It's a small world*”。终于把这件事告诉小乔了，看着小乔第一次看到俞子翔时候那个呆住的表情，在心里得意地大笑——听着大乔和李玫在寝室里夸奖俞子翔脸上的轮廓看起来像外国人，不禁心里又暗暗地给俞子翔加了一等头衔。和小乔嘲笑俞子翔的“女士运动裤”、“白血病帽子”，不服气小乔说他矮，说他脸上痘痘多、逼着小乔在睡前偷偷地跟我说一句“俞子翔最帅”、和小乔偷偷地用化学式来凑他的名字。在机房里看着男生们打游戏、听他们骂粗话，听俞子翔在那里吹口哨，听男生们斗嘴，听莫莫老师责骂他们，玩“跳大”的时候赢了俞子翔还暗自得意了一把。一起出去玩——去 KTV，去书展，包括那次去外地的比赛，那次还是偷偷地拿到了他的手机号。

真的，近四年了，然而那些事情却仿佛全部还都在眼前——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应该亲口告诉他——我爱他。然而这四年里，我却一直都没有勇气去做——或者说，一直都没有想过要去做。因为我怕——我怕会打破固有的关系，宁愿我默默地喜欢着他，也不要为此永远地失去他。

唉……算了，就算想了那么多，他也不会知道的，而且我又不懂男人，不懂俞子翔——不如早些睡吧。

我顺手把放在床头的手表取来，OMG，已经1点半了！

3

大概我一直都是错的，从爱上他的那天起。不过，也大概是我自己愿意一直错下去，一错再错。至少现在，我是错的——失眠，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明白失恋的感觉，因为没有体验过，但是现在，大概心情就是那么类似的吧。就好象攀登一个梯子，那一头的是俞子翔，那么高的梯子，爬了那么久那么久，却突然被抽掉了——就像一场游戏，一直都没有存档，结果突然就挂了。一直追的一个梦碎了，就像拼出心的那个拼图缺掉了一块，怎么找都找不到了——这大概是真正的寂寞和孤独吧。身边没有小乔、没有墨琳、也没有安冬和辰宇，更加没有俞子翔，只有我一个人了。懊悔？谈不上。绝望？或许有。伤心？必须是。自己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寂寞的陷阱，现在终于自己跳下去了，而且，再也出不来了。

漫天繁星，你们能听得见吗？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因为我早就已经知道了结局。哪怕当时还猜测他为什么会对着我笑得那么优雅，哪怕那时还为他在校园的小路上的回眸窃喜了好几天，哪怕他会说我很可爱赞扬我进步……只是我知道，像他这么一个人，如果对某个人有意思，一定会说的。就像许苑——看着他为别的女孩那么努力地去追求，竟然还会在吃醋之余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仰之情。我逼着安冬说俞子翔为许苑做的那些事情，那些浪漫的事情——那个女人不会知道她是有多幸福的。至少，在我眼里，她是幸福的。那种幸福，是让我多么不甘，然而我却没有办法。所以，我知道结局，我知道结局必然是这样。所以，我根本不在乎，听到没有俞子翔，我根本不在乎你爱不爱我！不在乎！完全不在乎！

但是，我真的不在乎吗？

我又从被子里钻出来了，打开电脑，打开 MSN，打开 QQ，打开音乐，让那丝悲伤飘散在房间里，然后慢慢地荡漾开了。我不习惯熬夜，却经常失眠，大概是心里装了一个人，却不知道该怎么放的关系吧。我开始盯着电脑屏幕发呆，狠狠地咬自己的手指，直到把上面的茧都咬掉了——我大概没有说过，我喜欢弹吉他，却从来都没有机会弹给俞子翔听。怎么说，突然觉得暗恋就像弹吉他一样，一开始，练什么都会痛，直到茧慢慢地长出来了，

直到指法渐渐地熟悉了，才会忘记那些疼痛，或许我不该用忘记，而是用“熟悉”吧。歌会很好听，但是弹久了还是会痛，隐隐的，别人是看不到、感受不到的。

或许失恋的时候不该听这种悲伤的歌吧，可是，音乐软件这个时候也不听我的话。而我也莫名地爱上了这种氛围——林宥嘉，《说谎》。

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恩，杨思沐，你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个人，人生路上，不受点伤，又怎么成长呢？你那个时候，不是一直那样地劝墨琳的么？不是那样地劝辰宇的么？怎么到自己身上，却又那么无法释怀了呢？你不是一直对马遥说，许苑不值得你这样去追，然而，你自己又为何陷入那个叫做俞子翔的泥沼里，却还一直对自己说，值得，值得？

原来爱情都是这样，墨琳对陆诚、辰宇对墨琳、马遥对许苑，还有我对俞子翔，爱就是爱上了，别人劝也没有用的，值得不值得，不是旁观者说了算——就算他们说了算，我们也只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看看去，那算的是什么伤啊？我们为了他们，流了多少泪，珍藏了多少笑容，他们又不知道，这不都是自己活该，自己不会爱。何必感叹命运，感叹上天不公？

现实不是电视剧、更不是电影，两个小时能演出什么浪漫、演出什么永远？那些导演也真是有本事，这么一段短短的时间，想让观众笑就笑，想让观众哭就哭，想想自己看电影的时候多傻呀，居然就这么被忽悠了多少的餐巾纸、被骗得破涕为笑了多少回。然而，再想想这些日子，那个人，不需要一部电影，不需要一集电视剧，只要一个回眸，一个点头，一个微笑，一句粗话，一件衣服，一副眼镜，一声口哨……

你知道的/我缺点之一就是很健忘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那么喜欢丢三落四，我会忘了在回学校的那天带上作业，忘了那天要去机房里上课，甚至忘了那个借给俞子翔的计算器……然而，那些个含有你的画面的片段，却一一都还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擦之不掉，忘之不了。

你就那么难忘？你的容貌、你的眼镜、你的声音、你的牛仔衣、你的游戏、你的扑克牌、你的爆粗口骂脏话、你的吹口哨、你的话语、你的眼神、你的短信、你发的感叹号……

什么是爱情？那个会让人的智商从 250 直接降到 25 的魔法，那个让杨思沐从一个强盗变成了一个婴儿的东西，那个让健忘的我会记住你的所有细节的奇迹。

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笑是真的不是我逞强

遇见你的那天，你变成了一个梦，变成了我写的一个童话故事，那个故事里面，王子和公主相爱了，大概还生了一堆胖娃娃。

只是所有的故事，都不会那么完美。

我最喜欢的 RPG 游戏《仙剑奇侠传》里的那句“既不开头，何必不忘，既然无缘，何须誓言？”隐约闪过我的脑海。如果遇见你算是一种缘，那我们或许就是那个“有缘无份”所形容的吧。

原来缘分是用来说明你不爱我这件事情的。

如果梦和童话故事都能实现，它们还能叫做梦和童话故事么？

我没有说谎/是爱情说谎/它带你来/骗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

现在突然体会到，有些小说、那些文字，有些电影、那些片段，有些歌曲、那些旋律，之所以会让人为之感动，是因为让人深有体会、触景生情了吧？

林宥嘉。说谎。

那些歌词，说着“我没有说谎”，每一句话却都是一个个谎言、从头到外的谎言。

你很难忘、你的那些事情我都没有忘记、我逞强地在你面前笑、在你面前假装一切都无所谓、我真的很在乎你、得不到你我不会幸福、但、你一定要幸福。

如果说暗恋就用针刺的痛，那么让我引用《说谎》MV 里，最后一句独

白：

我，已经开始想念那种痛了。

真正睡着的时候，已经三点了。

4

168

照常地起床，照常地刷牙洗脸，照常的吃早饭，照常地想念一个人。

七八月份的夏天，有的时候天气变得很异常，前一天还风光明媚，第二天就可能下起倾盆大雨。不过纵然天气变得那么快，也不会有心情变得那么快的——那个时间，我算过，大概是那个念念不忘的 43 秒吧。

之所以念念不忘，是我竟然有些后悔了。

天气预报竟然也准了一次——暴雨期要来了，这也便算是夏天的特产吧——冷漠的天色，阴郁的乌云，长得令人惆怅的雨期，哪怕是没有一丝烦怨，也真不免会要销魂心死的。

要是平日，我大概会责怪老天弄错了季节，但现在——这一切却都好似恰到好处地都映衬着我现在的心情：昏暗的天空，被一层令人压抑的紫红色的愁思笼罩着，那层紫红色的天色沉重地倾泻。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好像一团一团凝结在头顶挥之不去，让人心烦意乱。昏黄色的灯光照在头顶上，我捏着黑色水笔的手指在纸上莫名地画着圈，我看不见我在那些草稿纸上画了些什么——出神了，回头看时，草稿纸上竟依旧写的是他的名字、他的拼音缩写，和那些乱七八糟、七倒八歪的爱心。

——这已经养成了习惯，那个发呆的时候喜欢在空白的纸上写上那些东西，甚至有几连作业都没有幸免。

——不不不，不能这样，我尴尬地狼狈地用水笔死命地涂，想用黑色把那些东西完全覆盖掉，大概就能看不见了。

——啊，杨思沐，又是掩耳盗铃，你不过就是死命地想劝说自己不在乎？但那些字被你写得那么深，都已经有了印痕了——在心里有印痕了。

——已经有印痕了。现在偏偏要把那些印痕擦掉。突然地，就觉得整个心在做自由落体运动——沉下去沉下去，一直沉到地狱十八层，跟着我的爱

情一起沉下去了。

决定要出来走走——是因为中午雨突然停了，辰宇发短信来说要，一起去游泳吧。

一起的还有小奇。

幸好他们没有问我的表白计划，更没有问结果，大概是从我的眼神中已经读到了什么——如果问了我该怎么回答呢？说谎说没有实行？唉，不是还会被嘲笑没有勇气？实话说我被拒绝了？哦，那还不如辰宇收到的那六个点呢。

——突然在这个时候，就突然了解了辰宇的心情：他为什么发完短信就睡了，为什么收到六个点就没有回答了，就像我没有勇气问俞子翔那个“晚了”的含义一样，对于爱情这件事，我从来都没有勇气来面对，包括勇敢地面对结果。

没有太阳，所以水面上没有波光粼粼，只有几点蜻蜓——那些个插着翅膀的小精灵近看可不怎么可爱，甚至有点感觉像苍蝇的那种恶心。然而，我们很快就忘记了那些，欢快地打起水仗来了——甚至没有注意到骤变的天气。

雨下来的时间，大概也没有 43 秒那么长。然而大大的雨滴打在身上的时候，突然就打醒了那个没心没肺的我，我们很狼狈地逃到了坐台上躲雨，不过这里大概也不比在水里好多少——雨大到我们甚至看不清对面一边坐台上的人，只能望着一片原本平静得像镜子一样的水面被雨水点得到处千疮百孔——就像我的心，哈，那莎士比亚的话剧里的台词是怎么说的，“像被插着二十柄刀剑”？

天际那边闪着雷，然后很响很响的轰隆隆的声音——闪电这个东西我从小就怕，现在突然脑子里闪过那么一丝念头，如果能和他在一起，就算天天是暴雨闪电我也情愿。

傻姑娘，就算有可能天天暴雨闪电，也不能和他在一起啊。

更要命的是风，吹过来，直接把我们身上的水珠蒸发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丝一丝的寒冷。

我们开始怨恨该死的天气，该死的露天游泳池，最后我们开始怨恨我们自己了——这种天气何必出来游泳呢？

“顾……辰宇！你说……这个天气！你……你干吗叫我们出来游泳！”我冷的直打颤，说话都有些难了。

“喂……姑奶奶，这个你要问小奇了好不好啊，是他要出来的！”

“……小奇……你……那根筋搭错了啊？……”

我转过头去看他，他却没有来看我，而是用手抱住了大腿，望着望不到的对面，叹了口气说：“慕斯，我有没有跟你说？”

“啊？”

“我失恋了。”

“啊？”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在一边哆嗦的辰宇转过头来：

“恩，这家伙说要出来散散心的。”

“……对不起哦……”

望着有些无神的小奇，我也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没……没……没什么对不起不对不起的……刚才跟你们玩得很开心……”

呵。我也何尝不是呢？

“小奇……你没事吧？”

“呵呵，我能有什么事啊？不过就是失恋罢了。”

不过就是失恋罢了。这句话说出来该有多勉强。就好像我骗自己不在乎俞子翔会对我说什么一样。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辰宇转头问他。

“就前两天。她突然发短信给我说，‘我们还是分了吧’。”

我想问小奇他回了什么、也想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却开不了口。我不明白失恋的心情，不过或许是跟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一样的。

至少，那一个瞬间，我们突然就被世界抛弃了。

雨一直不肯停，幸好我们都带了伞，趁雨小了一些的时候匆忙跑去了更衣室，然后就在游泳池门口告别了。

想把自己紧紧关在伞下这一片空间，任雨帘落下，也不会沾湿我的心情——但我只能任凭小水滴吓碰乱撞上不知所措的我，任凭积水滑过脚趾间阴湿了鞋子，任凭小石子扎得我生疼，任凭裤脚被你水宛然留下一道道“墨

痕”……对此我却无能为力。突然我明白了，我是活该的，既然无法把自己全副武装来躲避无孔不入的雨却还要顽强地跑出来散心，走在雨里面，

幸好那样的狼狈样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这与众不同，不能奔放、也不能躲避，那便默默地忍受吧，忍过这一漫漫无期的雨季。只是这雨季，就好像爱情一样，一旦开始，就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望不尽头，置身其中的人只能随着它走下去，而前方的路被雨浸没，只剩下模糊的影子和一片迷茫。

我开始等待雨季走掉的日子，那段日子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天气预报比自己还要不靠谱，难得以为终于会放晴了，却白白的兴奋一场。每天都想把自己埋在该死的成堆的作业里，以为这样就可以把那个该死的人忘记——当我正庆幸自己一个早上都没有想念他的名字、都没有在草稿纸上画他的样子的时候，却又坐在电脑前，看着那个亮着的头像咬紧了嘴唇。

太阳曾在商务露了脸，现在又下落不明了。

受折磨的心情终究随雨点的落地，一起碎了。

时间在面前竖起一堵看不见的墙，我一头撞了上去，眼前终于一片漆黑。

5

不过天空再深，也是看不到伤痕的。雨季再长，也终有一天会到终点的。——就算没有，杨思沐也会把他们变掉的。

这天我在 MSN 上等一个人，看着那个头像亮起来，就立马发了一个闪屏过去。

“!!!!!!”

“……干嘛又学俞子翔啊……”

“哦哟，你就可以发一连串的感叹号，我就不可以啊？为什么我发就是学俞子翔，为什么我上线你就振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个重色轻友没心没肺的慕斯蛋糕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看来小乔同学今天火气还挺大。

“……话说，你昨天说好要上线来安慰我的，居然就不上线，你太过份了吧～～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振你？”

“杨思沐，你还有理了你！都安慰了你几天了，每天还不是都一样，我又没觉得你有多伤心！”

“我哪里不伤心了啊！？ ”

“切，每次跟你说俞子翔，你都要转移话题！”

“那是因为我伤心呀！”

“我看你现在挺开心的……”

“伤心么，伤在心里，你怎么看得出啊？”

“……哼，我看你说什么失眠啊，泪流满面啊，什么的，是不是你捏造的啊？”

“喂，小乔啊，我说你才是没心没肺吧，我在这跟你诉苦，居然说是我捏造的！”

“唉……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两天已经好多了？”

“啊？为什么啊？”

“你前两天在校内上发的状态真是让人揪心……今天终于发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靠！不就是搞了几个心碎的表情么？我明明是真的心碎了——再说发个表情，他也看不到这里有个蛋糕都已经为了他碎成泥了，能管什么用呢？

“……我我我……我这个是伤心藏在内心的好不好啊？”

“好好好，你说什么都好。不过话说……你作业做了多少啊？”

“完了啊～”

“啊!!!!!! 居然做完了??? ”

“嗯。是你说的嘛，把自己埋在作业里就可以忘记他了……虽然没有忘记他，但是进度倒是快了很多～”

“你你你你你!!!!!!!!!!”

“嘻嘻。话说，他今天还发短信过来问我新的电脑幸好呢！”

“哦哟，都做起夫人的事情啦？”

“别瞎说……他要买新电脑呀。”

“哦……这……管我屁事。话说如果你没有事情了的话，我就要去做作业了，今天你自己疗伤吧～武林高手不都睡两觉都会好的么……”

“怎么啦，你还有很多么？”

“岂止是很多？是很多很多很多！”

“.....”

“好啦，我要走咯～”

“!!!!!! 你你你!!!!!! 居然就这么要抛下我啦？”

“对滴。都快开学了，我还有那么多作业呢……祝我早点昨晚咯～拜拜咯～”

这家伙居然在下线前还给我来了一记闪屏!!!! 我正想回她，她的头像居然都已经灰掉了。唉，算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哼，先祝你作业赶不完！赶不完赶不完！谁让你不安慰我这颗被俞子翔刺伤的脆弱的心啊～

173

的确很快就开学了——回到了紧张的学习，和那个没有俞子翔的机房里。好像到处都还有着那个人的气息，却看不到那个身影了。

——不过我相信，这不会永远再见不到他——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这么确信。大概，这是命运之神告诉我的。因为我不甘心，在他的生命里只做一个跑龙套。

不过开学之后，我突然发现大概小乔是对的一——我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或者说，本来就没有什么事，然而这大概也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我好像已经恢复到了初中第一次见他的那一天。满脑子依旧还是他，然而没有被拒绝时那种伤心的感觉——而是强大的新奇感。

因为开学不久后就是计算机竞赛，所以一开学我就捧着电脑来到了学校——不过我也不是天天都在干正事，这不，我在寝室里玩起了机房里兴起的游戏——那个叫做“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不过我给小乔炫耀的，不是我高超的游戏技巧，而是——我把我的用户名，写成了“cake2yzx”。于是每每到跳出名字的时候，我都会很兴奋地拉着小乔来看，然后听着小乔很鄙视地说一句“你怎么这么少女啊？”

——当然，也有最尴尬的时候，我兴奋的叫声突然就引来了李玫，结果那家伙站在那看我打了一局后，我看着跳出来的名字立马意识到了不对，赶快将手很不自然地挡了上去——就好像以前在家里假装敲程序的时候喜欢开一个小小的游戏窗口，而父母进来的时候，最小化，却还是会很尴尬很狼狈地用一只手假装擦屏幕一样地去挡一下的。

看我打了一局，李玫说了句“你打得真好啊”，就果断地走了。一旁的小乔对我挤眉弄眼：

“小乔啊，你说她看到没啊？”

“这个嘛……难说……我估计是应该看到了……你还假假地把手放在电脑屏幕上一刚！”

“……这个么……挡一下还是有希望让她看不到的……如果不挡，这肯定‘春光乍现’啊？”

“……随便你，反正我是看得一清二楚。”

“……啊……看来我又要被她鄙视了……诶，你说她会不会知道 yzx 是那个……俞子翔啊？”

“哦哟，人家早就知道你喜欢某人了吧……用眼睛想想就知道 yzx 是谁了……你么，还这么害羞那么遮遮掩掩的，真是……”

我突然想起来李玫——李玫——李玫她可是著名的“包打听”啊！

“诶，你说她会不会说出去啊？她可喜欢八卦人家……”

“这个更加难说了……”

“喂!!!!!!!!!!”

“哈哈，这个我可管不着啦，谁让你那么少女非要在用户名后面加个‘2yzx’，你就去 2 吧，哈哈……”

“你居然嘲笑我……呜呜呜……”

“哈哈，不哭了不哭了……来来来，我是俞子翔哦，我是俞子翔～”小乔学着墨琳的样子将手挡在眼前，然后打开，再阖上。

唉……我就是这个造世主捏造出来的一个笑话……

——当天晚上我就把后面那个“2yzx”擦得一干二净，就像当年把 QQ 的密码后面他的名字缩写擦掉一样。

晚自修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而署名，居然来自俞子翔!!!

咦，他突然发短信来，干吗呢……心里突然就有只小鹿砰砰乱跳了——他会发什么，他这个时候发来，应该还是很紧急的事情吧。抬头看看，恩，老师不在，赶紧打开看看吧：

打开一看——

“我是俞子翔，1521****521 是我在北京的新号码，联系我请用新号码，谢谢。”

唉……杨思沐同学啊，你别再这么自作多情了吧～

不过，心里突然又闪过一丝快意——看来他还是想和我保持联系的——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朋友了吧。

6

虽然只是一条简单的换号码通知，我却依旧相当兴奋，直到晚自修结束，忍不住跑去了安冬那“报喜”：

“喂，你有没有收到俞子翔的短信啊？”

“……他要给我什么短信……”

安冬显然表示各种不想讨论这个话题的意思，背着书包准备回寝了。

“有没有啦？”

“没有没有。”

“哦。”

外表相当平静的我，内心已经乐开花了：哈哈，原来俞子翔还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通知了呢～瞬时兴奋地快要蹦起来了。

“你果然跟人家关系不一样的……”

“哪不一样了？”

“你不是喜欢人家嘛？”

“喜欢谁啊？”

“俞子翔！”安冬有些不耐烦地大喊了一句，突然就震惊了四周的同学——尤其是等着我回寝的小乔和大乔。

“你瞎说什么啊？”

我惊呆地看着安冬，安冬好像突然也意识到自己脑子短路了，呆呆地指着大小乔木木地说了一句：

“她们不知道么？”

喂喂喂！装傻也要装得……像一点好不好？也要装得像我不喜欢俞子翔好不好啊？

“明天有你好瞧！”

我抛下一句话就拉着大小乔回寝了。

“哎呀，刚才真是气死我了……”我回寝立马拉着小乔冲进厕所发牢骚，“安冬这家伙……这家伙居然讲这么响！”

“……哈哈……你前面的脸色真的……青得很好看啊～”

“你还笑啊……你说，他一个人在那说就算了吧，如果就你在就算了吧，大乔在，而且……还有那么多人……”

“好啦好啦小姐，全天下都知道你喜欢俞子翔又没什么关系的咯～主要是他知道！”

“……”

“好吧，你今天怎么了那么兴奋？”

“啊啊啊啊！你收到他的短信了？什么什么！？”

“哦……其实呢……就是……就是他换号码了……”

“切……这个都兴奋……”

“但是安冬说他没收到……”

“哦哦哦，好吧好吧，这也好兴奋啊？”

“当然啦！他主动给我发消息诶～”

“……好好好，您一个人兴奋去，别耽搁我洗澡，我今晚还要开夜车呢……”

我突然就回归成了一个小孩子，那个初一那年见他的小孩子，看到关于他的所有东西都会觉得开心、都会觉得兴奋的一个小孩子。就是他的一条短信，那怕就是换号码这么平常的事情，都会兴奋地跳起来的孩子。

然而，我还是错了。

“杨思沐，你说的短信是不是这条啊……‘我是俞子翔，1521****521是我在北京的新号码，联系我请用新号码，谢谢。’”

第二天安冬就拿着手机跑来找我了。

“啊～你昨天不是说没收到吗？”

“昨天没开机罢了……就这短信你还兴奋了半天啊？”

“……我……我哪有兴奋啊？”

“切，还假装不喜欢俞子翔……”

“你你你……”

“那你喜欢的是谁啊？不是俞子翔吗？”

“我喜欢的是俞子翔吗？我喜欢的是俞子翔吧”

“……唉，你喜欢的人真多啊。”

“啊？”

“你看，你又喜欢俞子翔妈、又喜欢俞子翔爸、又喜欢俞子翔……”

“你你你！你欠揍！”我的拳头又准备砸在安冬的脑袋上，却被他闪避掉了。

从那天起突然意识到，原来将“我喜欢俞子翔”这件事情告诉安冬——其实是一个错误——一个天大的错误！他开始不停地在我面前谈起那个叫做俞子翔的人，还不时提供许苑的各种信息，更要紧的是——不停地嘲笑我，连中秋节都不例外！

那天晚上我给很多人发了祝福短信——虽然很不确定是不是要给他发，犹豫了半天，却还是按下了“发送”键。很快收到了他简短的回复——

“!!! 谢谢～”

哈哈，乐开花的我立刻在校内上发送了状态：

“你居然是第一个回我祝福的人。现在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仰望天空看着那个月亮呢？”

不久，收到的陆昱成的回复：

“哦哟，我不就接了个电话嘛，要不第一个回的一定是我～”

哈哈，在屏幕那里的我拿着一只月饼，望着月亮，内心忍不住一阵惊喜，我立马回了他一句：

“呵呵，那还真感谢打电话给你的那个人。”

这个时候，MSN 突然抖起来了，想也不用想，肯定是安冬。

“哦哟，又开始发花痴啦？”

“哪？”

“校内。”

“……你管老娘？”

“我当然管不着。要管也是俞子翔管。”

刚想敲两行字骂骂这个不识相的人，突然，我右眼皮跳起来——好像是不好的征兆，我使劲眨眨眼睛，再定睛一看：MSN 上显示着一行字：

“已经将 FlyingFish 添加到对话中。”

啊啊啊！安冬这家伙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我还没有缓过神来，突然又看到一行字：

“Winter 已离开对话。”

然后那个空空荡荡没有说一句话的聊天窗口只有我和俞子翔两个人了。我，果断地按下了关闭键。

“依组撒啊！”看着安冬的头像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给了他一个闪屏。

“？我怎么了？”

“刚才……刚才不是你邀请的么！？ ”

“？ what？ ”

喂，做坏事还不承认啊！！

“你不要装傻！”

“我本来就是 sb。”

“!!!!!!! 你你你！你解释你，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就是……就是你突然邀请俞子翔，然后又莫名离开了，然后我也莫名离开了，就留下他一个人无语东流去了！”

“我不知道为何。是不是你思念过度了？”

看了安冬的话，在屏幕这头的我真是咬着牙不知道该怎么骂这人。喂，你嘲笑我也就够了，干嘛还把俞子翔拉过来怼我啊？太过份了吧!!!!!!

“！不是！我现在清醒得很！”

“不，发疯的人都认为自己很清醒。喝醉的人都不肯承认自己喝醉了。”

“好吧。那你别再装 SB 了，免得等会梦游又把俞子翔拉来了。”

“切……”

“你太假了！太没诚意了！你把俞子翔拉来聊天也就算了，拉来然后居然就闪人走了一刚！！”

“我需要什么诚意”

“你你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娱乐。”

“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现在有没有效果啊？”

我还没回答，就看到下面又显示了这么一句话：

“已将 FlyingFish 添加到对话中。”

喂喂喂，安冬到底耍什么招啊？太过份了吧！

7

一直觉得我和俞子翔，或许我不应该用“和”这个字，而是应该说“我的俞子翔”，我想这大概就是从悲剧开始，大概注定是要悲剧结束的吧。

当我喜欢上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当我想尽办法靠近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前女友，还不停地追着另外一个女孩。

当我终于花了四年时间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喜欢他的时候，他花了 43 秒，就用了一句“很不幸，晚了”，就把我打发走了。

——然而我至今都在和小乔猜测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他有女朋友了？还是本来就是婉转的拒绝？还是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总之——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都已经失去意义了——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我的俞子翔的时候，就已经无情地把我拒之门外了。

我却还要骗自己说我不在乎、无所谓、我永远是那个乐观开朗不会哭的杨思沐。

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渐渐我终于走出了那个空荡荡的自己埋下的寂寞陷阱，却不知怎么的又一次陷入了另外一个新的爱慕。或许小乔、大乔、李玫、还有安冬——甚至俞子翔，他们可以嘲笑我，嘲笑我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兴奋，而高兴，而激动。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不了解、爱一个人的心情，总是会那个样子的。

就算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但是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歌词从来都不说谎的，你永远藏在我心里，那怕我被你抛弃、被爱情抛

弃、被世界抛弃，我也不会抛弃，那颗爱你的心。

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

说不爱你，说不在乎，那只是——说谎。



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释怀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
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
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身影那么近我却抱不到

1

我木木地看着那个窗口，好久都没有人说话——正在怀疑 Winter 他是不是故伎重演，正想关窗口的时候，Winter 终于发话了：

“俞子翔大牛在否？”

唉，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搞不懂，我赶紧敲了一行字上去：

“……不要睬他……”

不久，那个一定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俞子翔终于回复了：

“Y。怎么？”

唉，其实我也特想回这句问话呢——我倒是要看看安冬准备怎么回答。

“小弟想你了，学校里没有人打魔兽，都不是我对手”

哎哟！安冬同学，你也太假了吧！！在学校里明明就算我拉你打游戏，你也一副假正经的样子，头也不转地回了一句：“我要操题，没时间操机，操游戏这种事情你找俞子翔去。”

“我去哪找啊？”

“你心里。”

.....

正当心里冒着一坨火，准备策划必须哪天教训教训安冬的时候，俞子翔回复了一句：

“.....我不打”

接着好久好久，大概 2 分钟的样子，都没有人说一句话。哎？安冬和俞子翔不都是喜欢聊天的人么，怎么会这样呢.....我啃了一口月饼，不甘地在输入框里打了这么一句话：

“唉.....貌似多人聊天又陷入僵局了.....”

“SORRY，因为我在跟别人聊天。”过了大约 1 分钟，俞子翔回复道。

“MM？GG？”安冬很快打上了这两个问号——恩，真是了解我，就当他是戴罪立功了一回吧。

“.....MM”

唉.....俞子翔的每句话都会展开我的联想——是他的大学同学？女朋友？还是.....其他的？算了算了，虽然很想问，但毕竟要装得毫不关心的样子才行啊～

“算了，我要休息了，我要退了。”

安冬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看了一下电脑屏幕的右下角，显示 22: 59 分。天哪，他他他又在想什么啊？平时这个时候，明明还是他最兴奋的时候，明明是在打游戏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啊！怎么突然就说要退了.....太太太太.....太假了吧？

“你你你.....JAVA？”

学校电脑课最近在学 JAVA 语言，读音特像“假哇”，于是就被我挪用过来了。哎哟，实在搞不懂，安冬到底在想什么啊？

“JAVA!!!!!!!!!!!!!! 这是个很强大的词啊！”

俞子翔回复着。我期待安冬再说点什么，好让这个对话不要这么快就结束，但是接下来对话框里看到的却是这么一句话：

“Winter 已离开对话。”

我本想跑去责问安冬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发现他的 MSN 头像早就已经灰掉了。

“这家伙真是……说退就退……”

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时候千万别在我面前提到安冬，小心我直接一个拳头上来！

“9494。话说，你有兴趣看题不？带数据的～”

哎呀呀，我说说你，俞子翔，跟我聊天能不能了点别的啊？别整天题目的，不是题目就是换号码什么的，多无聊啊……就不能来点有意思的么？

“……最近已经堆了很多题了。”

“……”

“再堆一点也无所谓了。”

“……好吧好吧。那你看一下邮箱吧～”

“哦。是 TEST2？”

“恩。”

“我过段时间再做吧。”

“好啊。就是别外传哦，就是学校里的同学老师也别给～”

“恩好。”

虽然还是聊着题目什么的，心里却还是甜甜的一一或许是刚才吃下去的月饼的关系。无论如何，能和他有任何交集的事情都是很开心的。哦天哪……杨思沐同学，你怎么又变成这个样子了？真是无可救药啊！

不过聊了二十分钟的学校啊学习啊竞赛啊题目啊，聊天又陷入僵局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恋恋不舍地关掉了窗口，托着腮帮又发了一会呆，想着以后或许还有机会的事情——回过神来把眼神瞄向屏幕的右下角，OMG，都已经 23:40 了呀。正当我准备关 MSN 的时候，突然发现，安冬居然又上线了——而且一上线就给了我一个闪屏：

“哦哟，你们还真空着。都已经这么晚了。你在线，俞子翔也在线，你

们不会是聊到现在了吧？”

“没呢……就聊了 20 分钟。话说你前面什么意思啊？”

“你们真开心啊，两个头像一直绿绿，真想知道你们聊什么。”

“!!!!!!! 你!!!!!!! 你居然隐身!!!!!! 你你你你!!! 到底干什么啊？”

“我？我不过就是成人之美罢了。”

“哦哟，还说得那么好听，你倒是给我说说什么成人之美。”

“你看到我，英勇地下线了，给你们俩一个安静无人的环境，聊一聊天

知地知你知俞子翔知的东西。”

“……不就是聊点题目什么的好不好啊？”

“那也是天知地知你知俞子翔知。再说你们聊什么我可不敢兴趣。”

“好好好，你不敢兴趣。我现在要去睡觉了，顺便准备一下哪天必须来整你一下。下线了，但愿下次还能看到活的你。拜拜～”我“英勇”地发了一个闪屏过去，然后也“英勇”地下线了。

不过，我最终还是没有整到安冬，原因是，正当我要整他的时候，他突然问了一句：

“诶，这个礼拜五好像是俞子翔的生日啊？你不去准备个礼物什么的么？”

“啊啊啊？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啊……我跟他又不是什么……对了，你怎么知道的啊？不会是你们……？”

“哦哟，校内上不是有的么……”

哎哟，这人又戳我痛处！不过，算是他给了一条价值连城的消息，否则，我早就把他捏成芝麻糊了！

“你不知道他校内没加我啊……”

“哦……那你现在好去准备了。”

“切，我又不是他的什么人，干嘛帮他准备礼物啊？”

“还不是啊……你们不就是天知地知你知俞子翔知……”

“你欠扁啊！”我强忍住心中的怒火捏紧拳头——问了一句：“几号？”

“6 号。”

“啊啊啊！我觉得天蝎座的人超好。超喜欢这种时候出生的人！”小乔用手撑着头看着我很兴奋地说。

“那……那还不许你喜欢他！”

“恩……那是当然的啦。你准备怎么庆祝啊？”

“啊？……这个么，我跟他又不是很熟的咯，就准备发条信息过去而已啊。”

“就发条信息过去而已啊……”小乔显然有些失落。

不过这条信息，打开他那个灰色头像、没有上线的 MSN，那个回车键我还是又纠结了好久，才敲了下去。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就简单地写了一句：

“HAPPY BIRTHDAY～”

等到他回信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后，我回家打开 MSN 就看到跳出来的一条信息：

“我错了，我 n 久不开 MSN 了，谢谢～”

呵呵，真可爱啊，这还认错呢，不过就是一个礼拜事情嘛～

2

十一狂欢，我们班的女寝精心编排了一个仿新闻联播的节目，结果效果甚好，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将稿子转贴到了校内上，结果还是引来了众人围观，而最让我激动的，是长久都没有遇见的墨琳：

“啊哈，慕斯～看到这个不禁又让我想起来我们以前的那个音乐剧了呢！尤其是你跟辰宇演的那个……邦女郎，哈哈！XD”

哼～墨琳啊墨琳，你为什么总是对我和辰宇的八卦念念不忘、对辰宇的表白却只回答了六个点呢……

“没有好哇，最后只有邦德没有邦女郎的好不好～>____<”

“没有出场就已经深入人心了。∩_∩”

好吧，我承认……我承认……谁让你造谣的手段实在太高超了……

“瞎说，明明是其他的节目好。～～@____@”

“但是之前的邦女郎的造势相当成功咯～才会带来最后的轰动效果的嘛～:P”

“哦哟哟，我才不稀罕类……他以为他是谁啊～……他又不是鱼子酱，做这个邦女郎也没有意思啊～”

这话倒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羡慕墨琳呢，不管怎样，她都和陆诚那个大坏蛋当年还一起参加了英语课本剧的表演，墨琳是当之无愧的公主，而那个时候我们还起哄辰宇做王子呢，结果居然是陆诚……而辰宇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大臣。不过无论怎么说，毕竟都还在舞台上——现实中的某个意义上一同浪漫了一回啊，而我……那些东西也只能靠想像了……唉……

“哈哈，慕斯你好可爱啊，是不是一遇上鱼子酱就立马起化学反应、泛起粉红光晕，现在就……简直要爆炸了吧？”

“……好啦好啦……现在都遇不到了啦～”

“啊……出国去了？”

“人家跑去北大了啦。恩，低调低调……”

“哦哦，明白明白……”

“爱情的惯性太大，已经麻木，何时才能停止啊……T__T”

“好经典的话啊，还有联系么？”

“有啊……可是……可是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啦。”

“恩，有联系就有希望啦～随缘就好咯～”

“等待着时间阻力让它慢慢停下来。>____<”

“唉……质量越大惯性越大，慢慢适应吧。”

“恩，不过滚了四年雪球嘛，大不了再花四年来淡忘好啦～”

“放心～我们都会幸福的。”

“恩。”

然而再后来，我就没有再看到墨琳的回复，而是小乔，画了一个满是愤怒的脸说了一句：

“ㄟ(っ)！喂，杨思沐同学，你你你你你也太高调了吧，说这话还不悄悄话，这不搞得路人皆知啊？”

啊呀，被她这么一提醒我倒是想起来了，这里哪是什么 QQ 或者 MSN 啊，这儿可是校内啊……哎呀呀，果然是一聊到某个人就会滔滔不绝，不绝到绝然忘记了身处何处，渐渐地都已经走到了悬崖边……

我一直相信，或许有一天，我自己会觉悟，或者会有人把我从那条路上拉回来的吧。

但事实是，就算有再大的阻力，却始终没法把我拉走——我不明白，就连减肥都没有执着的我，却总是在那么顽固地毫无意义地拼搏。

十一黄金周过后的一段日子，突然变得紧凑起来——因为竞赛的日子就已经要临近了。机房里也渐渐拥挤了起来、也吵闹起来了，就连高三的学长都会时时逃了晚自习跑过来，然而，我突然有一些不适应机房的吵闹了——原来这里的呼喊声充斥了那么多活力，来自某个人的活力，哪怕是一声口哨也好，一声骂娘也好，我都不禁会莞尔一笑，感叹那个人的可爱。然而现在，突然觉得这个机房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失去了某个人身影，我突然就喜欢把自己藏在一个小角落里面，把耳麦塞紧，把音量开得很响很响，把自己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连他们的联机游戏都不参与了，外面的世界，失去了他，好像就失去了意义一样。

然而，我也不是一直都是那么用功地在复习比赛要考的东西的。

偶尔，会翻出他去年比赛时写的那个程序，从头到尾地温习一遍——其实，主要是拜读一下那篇他写给他“前女友”的诗——但是我现在我只会记得，那句写了“如果明天梦不到你”，和结尾是那四个字——“灰、飞、烟、灭”。记得他在他所有的程序的前面都加上了一句注释：“Helen, I'll miss you forever.”我又记得，我无数次拜访他的校内主页，只是为了看一看他新发状态，然后根据一点点的线索——他好像说过他前女友是音乐附中的啊？在他的好友里找那些“可疑对象”，然后再一一拜访过来。每次事后，都不禁有一种负罪感和恐惧感油然而生——他看到我去他主页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啊？然而每次下定决心再也不去看他的主页的时候，却每次都像一个吃过肉和尚一样不停地破戒。

再后来，在竞赛的一个小论坛上，看到了一封他发的帖子——大概只是觉得好玩，调查大家喜欢用哪一种数据结构的。然而我却很兴奋地回复并参与了投票。关掉窗口的时候，我突然又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不如看看他之前发的帖子吧。

说干就干——我重新打开了窗口，然后不停地翻看着，查找着——不过是一些关于游戏、关于学术、关于感情的东西。哦不，停停，什么，关于感情？

——那是一篇帖子，显然是一个MM发的，因为标题是“征BF”。咦，俞子翔怎么还会回复这种帖子的呢？

楼主发帖内容是一一“省内竞赛挂了，所以征 BF 来求安慰～”

啊，这姑娘真是一一比起我来太有勇气了吧？

显然，这个帖子不禁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于是我翻了两页，才看到了俞子翔大牛的回帖：

“我也来围观啦～”

隔了两楼，那个 MM 回复道：

“你怎么也来围观啦～”

不久，俞子翔又回复她：

“那～那我不围观了～我闪人～”

那个 MM 却又不依不饶地回复：

“你坏啊～跑来什么事都不干，就走了～”

“你在看什么啊？”

正看得很投入很尽兴的我都没有意识到莫莫老师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而且把我的耳机拿了下来。哎呀呀——估计她已经叫了我好几遍，才会拿下我的耳机的吧？

“啊……哦……没什么……去论坛逛逛……”我慌张地关掉了窗口。

3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论坛里，除了学术的板块之外，那些游戏交流、情感交流的板块也是相当火热的。而我们这群傻傻的书呆子，只是曾经乘着安冬出去上厕所的间隙在交流区发了一个帖子：“自我介绍”。

“写什么呢？”

正在打字的“除一除”犹豫了一下。这个时候，在一边的俞子翔就出了一个馊主意：

“就说，大家好，我叫安冬，来自新疆，请大家多多指教。”

“别用‘我’，要用俺～”我在一边继续“头脑风暴”。

“哈哈，快，‘除一除’，快打！～”

于是最后，那个板块里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帖子：

“大家好，俺叫安冬，来自新疆，请大家咄咄指教。”

——至于怎么会是“咄咄”指教的呢？那是因为——正当我们要打这个

词的时候，安冬的头突然出现在机房的门口的窗口上，一边是安冬探头探脑的样子，一边是俞子翔着急的催促，于是我们赶紧派了王昊君守住了门口，抵挡着安冬不让他进来，然后“除一除”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按了回车键，也不管那个错别字了。之后放安冬回来后，我们活活在机房里笑了十分钟，然而在一边的安冬却毫不知到底怎么了，满脸愣愣的样子，反倒又让我们多笑了五分钟。

之后的两个礼拜，我们一直等着那个帖子的回帖——不过果然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还有人在下面回复道：

“新疆啊，你们省的阿拉法特可是大牛啊～”

没想到，原来俞子翔是一只上这几个无聊的非学术板块的啊！没想到这几个板块还都那么有料啊～于是，趁莫莫老师走开的时光，我又一次打开了那个帖子。

那个帖子在两个礼拜以内就吸引了很多很多人的回帖，很快就冲刺到了一百楼，然而我关注的，也就是那个 MM 和俞子翔的回复罢了。只是我一直在奇怪，难道那个 MM 和俞子翔认识么？

有人插了一楼，说道：

“既然楼主真心诚意，那我就报个名好啦～”

下面一楼，是俞子翔的回复：

“好吧，既然有了第一个人……那我不围观也不撤了，我也报名。”

然后那人显然有些不快了：

“应该先来后到的嘛～”

俞子翔再次回复：

“那～MM 说到底怎么样？”

那个 MM 看了这个回复估计要笑开花了吧——居然还真的有人投奔上门，她回复着：

“……你们……你们自行商量吧？”

于是俞子翔先入为主了：

“那……诶，要不我们一人给 MM 送一个熊熊过去，要在两个星期内到，看她喜欢哪个，哪个就做她 BF 好不好？”

那人不甘示弱地在下面那个帖子里发了一个抱着爱心的熊熊的图片：

“那，我先发了，MM 你说这个行不？”

俞子翔不等 MM 的回复，进行了下一轮进攻：

“谁说要网上的图片了啊，这个哪里都弄得到，要送到人家 MM 家里去的好不好？”

“！你们认识啊？”

一号竞争者显然跟我一样吃惊——OMG！我早就看出来他们俩有 JQ 了。难道——难道那个 MM 就是许苑么？不对啊，许苑不是不喜欢俞子翔的么，而且……许苑也不参加计算机竞赛啊？

接下来惊讶的是 MM，她回复着：

“难道你不认识我吗？”

天哪……难道我又孤陋寡闻了？不过，接下来几楼，安抚了我的内心——看来“孤陋寡闻的不是我一个。”

“MM 你自曝一下照片吧，无图无真相。”

“就是……说不定是一个男的怎么办？”

“恩，求 LZ 的真相。”

“我也不认识楼主啊。同求真相！”

接下来的几楼，却可以解释我心里所有的疑问——

另外一个 MM 回复了：

“呵呵，我可以证明哦～LZ 是一母牛～而且肯定是个美女啦，包退包换的～”

还有一个 MM 的回复，终于让我发掘了这个 MM 的真正身份：

“纯～别为省内竞赛的失败而难过了哦～”

纯……纯！难道这就是那个——传说中一直追着俞子翔不放的浙江小 MM “甲基橙”！！？？难怪俞子翔跟她讲话那么亲热，亲热的都有些奇怪……诶不对啊，他们难道除了 QQ 和手机的联系，居然连家庭地址都知道了？太匪夷所思了吧！注意到事态的严重性，我决定继续往下看——

俞子翔的那个竞争者终于忍不住要骂人了——

“哇，你们这个也带啊，都说好了然后跑到网上来搞这么一出！！认识的一刚，那我不是完全失去战斗力了？”

俞子翔很得意地回复：

“那你就果断 GG 吧～”

那人傻傻地回复：

“GG 什么意思？”

俞子翔开始扫盲了：

“GG 就是 good game。就是你退出，我继续～”

哈哈，俞子翔果然不仅是竞赛大牛，还是游戏大牛啊！那人果断就觉得自己毫无希望了：

“恩……那……那我退出……祝你们幸福。”

俞子翔好像很得意地占据“播主”地位了：

“还有别的竞争者么？”

之后再也没有俞子翔的任何回复了，尽管那个 MM 还是不停地回复着其他的网友。后面整整近百页的回复，让我也无力去看，却脑袋里一直回放着他们的话语——省内竞赛……BF……熊熊……诶？省内竞赛不是上个学期五月份的时候么？我再仔细看了一下他们回复聊天的日子，不错，果然是五六月份的光景。咦——不是那个时候，俞子翔还不停地回学校来追许苑的么？难道他也好网聊这一事业？算了算了，我也懒得想，想必他们之后大概也没有什么发展吧，于是我又开始翻起俞子翔的其他帖子，于是又翻到一篇略微有料的：

“（转）你愿意成为他的第几个女友？”

“第一个初恋吗？一切都太羞涩，他什么也不懂。”

“第二个女朋友么？偶尔他会想起他的初恋，他说他那个时候还太小。”

“第三个女朋友么？明明一切都很甜蜜，他却说，我爸爸觉得你没有我第一个女朋友漂亮。”

“第四个女朋友么？他对你很好，有一天，你翻他的电脑，看到了他写给前女友的信，说了你们的事，然后说：这些都是我最想为你做的，可是我以前不懂也没有条件。”

脑子里突然有些麻痹了——俞子翔有过几个女朋友呢？不知道。

那些出现过在他的生命里的女孩子？

Helen，许苑，“甲基橙”？

显然我不算。

对着电脑苦笑了一声，杨思沐，你大概不会在乎是他的第几个的吧，如果当上了，你大概也就是那个欢天喜地的人了吧。

网友回复：

“难道俞子翔大牛在那个相亲的帖子里被拒绝了，所以跑来这里发这个帖子舒缓一下心情？”

俞子翔回复：

“人家没有拒绝好哇？”

我有一些不懂他了——心里放的那个，到底是许苑、还是那个要永远想念的 Helen，还是那个传说中的浙江小 MM 啊？

算了，管他喜欢的是谁，反正不是我。

4

不能管太多的原因还有一个——竞赛的日子都快要到了。

或许没有什么能比收到俞子翔的祝福更开心的事情了，尽管那只是一条离线消息，尽管，他可能给很多人发过那条消息：

“礼拜六的竞赛加油哦～”

我把那句话，那句俞子翔说过的话，当作是一个护身符一样，仿佛觉得那个祝福比什么都有效，甚至比我从前花了好多好多钱发短信给电台，那个偶像 DJ 念出来的祝福还要管用——仿佛觉得有了那个祝福，我什么都可以不用怕的样子。

但是，自从遇到俞子翔之后，我总是一错再错，该自信的时候不自信，不该自信的时候自信过头了。

“你怎么样？一等奖了没？”

距离出成绩，已经一个礼拜了。俞子翔突然来 QQ 上造访，让本来心情就低得沉闷的我，突然感觉有一些转机了。

“……”

“？？没有？”

“其实……你应该问……二等奖了没？”

“！！不是吧……囧……”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囧……

“恩……就是输入有问题，结果两道都挂 0 分了……”

“!! 你这都可以啊……好吧，原来还有更悲剧的……”

“……谁悲剧了？”

“有一个人，第三题每分，因为她想打‘ $x-1=1$ ’，结果一激动，打成了‘ $x=1$ ’。于是就悲剧了。”

“她”？好像和俞子翔的聊天中，经常出现那个“她”，虽然我一直都没有问——或许是人家的输入法，就把这个“她”放在了“他”的前面呢……恩，暂且只能这么想了吧，况且，也不能允许人家有女性朋友啊～

“那……我还是比他悲剧多了。”

我还是把那个 TA 当作男的吧，免得我又要猜测是谁了，很费脑细胞的。

“恩。问你一个问题，你那里有没有全国比赛的通讯录啊？”

“……我去看看～”

“恩。”

唉，就知道他找我，一定不止是问问我的竞赛成绩而已……不过，每次想到能为他做点事情，居然也会觉得心里一喜。

“哎呀，不好意思，在另外一台电脑里，我得去找一下，你等一下啊～”

“嗯嗯。谢谢啊～～～～～”

我匆匆忙忙拿着 U 盘跑进了书房。耳边是老爸的问话声：

“去开那电脑干嘛？”

“找一个资料。”

“你竞赛前那么用功，就不会考成这样了。”

哎哟！俞子翔啊，都是为了你啊！

急吼吼地拷好了通讯录，然后赶紧跑回来发给了俞子翔。

“谢谢!!”

“:)”

“问一下，有没有当时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_=|||没有吧。”

哎哟，搞什么啊，全国比赛不是莫莫老师带着俞子翔和安冬去的么，要问也应该问安冬和莫莫老师要呀，当初有那个资料，纯粹是问安冬要的来的——其实，也只是想看看里面的照片，找一找俞子翔的身影而已，却又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把所有的资料要来了——我自己都没有跑到那去过，哪里来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啊？

“没有就算了。没事，谢谢你啦!!!!!!!!!!”

诶，俞子翔要通讯录、又要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到底准备干什么去啊？

“你是不是准备去全国比赛那里上课啊？”

“BINGO～你猜对了。那我现在只能通过各种学生去找老师了。”

“如此神奇啊～”

“嗯嗯。我要吃饭去了。88”

“88～”

“～”

唉，好像每一次的对话，都是那么简短，而且，要么是我们俩突然都没有话题了，要么就是——俞子翔要去吃饭了。难道他每次都喜欢在饭前这种时候找我聊天么？

关于竞赛——我已经不想说太多了，只是最后，居然奇迹般地加了分，虽然丢了一等奖，二等奖的前列也算是一点点安慰。然而这个全国联赛挂了，显然是参加不了全国的比赛了——而且由于一中的学农和全国的比赛时间上正好冲突，于是莫莫老师也没有带安冬去，而是两个高一的小朋友——不知为什么，莫莫老师和俞子翔很喜欢用“小朋友”这个词来称呼比他们小的同学，于是，好不容易升到高二的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称呼高一新生为“小朋友”了。

高一的那两个小朋友——他或许不知道，他又被我羡慕了一回——至少能听俞子翔上课啊～而且，他们这么一去，必定在会被俞子翔带着出去玩吧？或者打打魔兽什么的？那是我多少梦中渴望但是不可求的啊！？

然而，在学农的时候，接到的短信，又让我凌乱了——

“两年国家集训队队员、今年国家竞赛上讲师俞子翔将在上海针对省内竞赛进行上课辅导……详尽内容请联系 136*****”

收到短信的第一时间，我就找到了安冬，然而接收到的是依旧是他的那副冷面孔——

“哦……我看看……果然有啊……这个啊，没什么好上的咯？当然对你来说意义就不同了吧？快跑去看看俞子翔吧你……”

不过，显然，小乔的反应自然会好很多：

“啊啊啊！我跟你说哦，思沐，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当年那个人家

对你那个蓝天社的邀请那个好好的机会被你浪费掉了……但是现在！现在你就有机会了！绝对不要浪费～”

“但是……这个课很贵的呀……”

“再贵有爱情贵吗？你说我说得在不在理？所以你就应该勇敢地往前冲冲！”

“你们在说什么啊？”

李玫突然推门而入，搞得我跟小乔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我只好慌忙说道：

“没什么没什么，在讨论今天晚上的节目呢！”

学农结束，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MSN，看到那个被我放在“特别好友”第一个的那个“FlyingFish”亮着的头像双击了下去。

“在？”

“恩。”

“你准备上课？”

“恩。收到短信了啊？”

“恩。看到是陌生号码，差点删掉了。”

“呵呵，我妈是我经纪人嘛，这种事情就让她来做了～”

“在哪上啊？”

“我家。你来不？”

“不知道。你上什么？还有哪些人来上啊？”

“就是省内比赛的内容啊。都是参加省内比赛的人来的～太简单的内容我又不教的咯～”

“哦。”

“那你来上吗？”

“……应该来的吧。”

“那……我跟我妈说一声？”

“我……还要考虑考虑啊。”

“那你自己打电话给我妈行吗？”

“恩。”

过了两天，我终于打通了那个电话，然后操着很生硬的上海话跟俞子翔的妈妈确认了上课——恩，如果说百分之八十的认真是为了竞赛辅导的话，

那百分之百的热情，都是为了俞子翔啦！

5

俞子翔的课是在寒假，在去他家之前，还偷偷地在网上查了一下他家小区的情况，看起来还是一个环境不错的地方。但是，偏偏想每次都很完美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我从来都不能如愿——这次，我又犯了同第一次看到俞子翔那天一样的错误：迟到、而且是很严重的迟到。之前我还自认为大概只要迟到十分钟，于是很调皮地发了一条短信说：

“很不幸，我要迟到啦～”

然而，坐在公车上，都已经到了上课时候，我发现原来我还有六七站路的光景，于是连俞子翔都急着打电话过来了——

“喂？”

“喂～不好意思啊，我还有好几站路呢。”

“到哪了？”

“XX路。”

“啊……那你还早了……还半个小时呢……”

“啊……那个……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声音是不是已经有些发抖了——但愿没有吧。

“恩。没事没事，反正我一开始是准备讲一些基础的东西，所以晚点到也没有关系……不过尽快哦～”

“恩。”

“话说我家那个小区可能有点难找，你下车之后向后走，然后第一个路口右转，然后再左转……如果迷路了的话打电话给我～”

“恩。”

“那等会见。”

“恩。拜拜～”

不过他讲话讲得这么快，谁记得住下了车往哪转啊？虽然心里忐忑不已，但还是很自信地跟他说了一句“恩”。唉……我到底算是什么心情、什么心态啊？

不过杨思沐究竟是杨思沐，那个尽管在爱情迷宫里迷了路的杨思沐，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相当有方向感的。

但是踏进他家门的时候——突然又没有方向感了——那个坐在桌子那一头的，不是实验中学的那个女生么！？她怎么也来了？哦哟，俞子翔的广告，真的是遍地开花啊！

由于迟到了——而且是最后一个到的，七、八个人都已经挤满在了桌前，完全没有了空的作为。这个时候俞子翔就很急切地唤来了他的爸爸，扛来了一个钢琴椅，算是终于搞定了我的位子。于是我只能坐在了这个离俞子翔最远的地方，然后看着风采依旧的他，不禁又有一点感伤了。

——等等，我坐在钢琴椅上？俞子翔还会弹钢琴啊？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人家说起过——只记得当初他去评选“POPULAR STUDENT”的时候只说过自己会跳拉丁舞、喜欢打桌球啊，没想到还会这一手啊！

然而，不久，我立刻发现了我在这个地方的格格不入——好像无论什么问题，我的反应都会比人家慢一拍——大概是上个学期还沉醉在他在那个论坛上发的各种帖子的关系吧，连竞赛的内容都没有怎么碰——而且上课的时候，望着他，突然就走神了，渐渐的，连我自己都懒得听他到底在说什么，反倒是看着他，越来越觉得累、越来越觉得自己没希望了。

“杨思沐，这题你会做吗？”

他突然把那个问题抛给我了。

“啊？这个……恩……那个……就是左边那个……搞一下，然后右边那个……”

“什么叫左边那个右边那个搞一下？”

“恩……就是……就是……”

我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组织我的语言，这个时候俞子翔突然凑了过来：

“这题应该很简单啊，不会做么？”

“……好像是啊……”

我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下去了——好像前面又走神了呢。也难怪，谁让上课的人是俞子翔呢？

“啊……那……对不起”

莫名其妙地听到了俞子翔说的抱歉，我都怀疑是不是我听错了——按照平时，他应该狠狠地批评我一顿说一句“杨思沐啊，你这个可不行啊。这样我可要把你踢出我们竞赛班了啊！怎么搞的啊，下去好好想想”，现在听到他看到我不会做，居然没有发火、也没有批评我，居然那么温柔地说了一句对

不起，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诧异地看着他——他却蹲了下来，拿起我的笔在我的草稿纸上画了起来：

“你刚才那题是不是没有听懂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数据呢可以这个样子处理一下……然后呢，这个再这样……然后方程是这个样子的……可以自己写吗？算了，我来写吧……懂了么？”

“恩。”

从来没有觉得呼吸那么紧凑，也从来都没有那样逼迫自己去理解那些东西——也从来都没有能那么快地理解一道俞子翔出的难题。

“那刚才那题会做了么？”

“恩……就是再把方程改一下就好了……”

“对。恩……下次不懂就问哦……”

“好。”

望着俞子翔离去的身影，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想些什么——只是那张草稿纸，我再也没有再上面写什么——因为小乔说过，我是应该保存一张俞子翔的真迹的，而且应该把它裱起来，然后挂在墙上。虽然我没有钱把它裱起来、也没有勇气把它挂起来，不过保存起来，

然而——

“杨思沐，这题会做吗？”那双眼神又望着我了。

我显然又出神了，无辜的眼神望着他，他显然有些失落，勉强地笑笑，说了句：

“啊哈，你别告诉我你又要让我失望了。”

“对不起……”

除了对不起，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xxx来说一下吧。”俞子翔转向了那个实验中学的女生，那个女生站起来，从容地回答完了题目的解答，俞子翔点点头。我突然不知为什么伤心起来——为什么从来都不能在他的面前有所表现呢？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弱、那么无力、那么让他失望？现在我知道，原来我期望的那么多，他能跟我说两句话，无论是安慰也好、鼓励也好、只要是他说的、他做的、无论什么、都可以。

就好像以前在学校里测试，难得考得比安冬还高了那么一点。莫莫老师问成绩的时候，俞子翔用那个很亢奋的声音说了一句：

“啊，今天杨思沐表现不错啊。”然后转头来对我说了一句：“杨思沐啊，你今天太帅了～一道题做全对啊！这个太帅了呀！”

——他那个说话的表情、和这句话的语气，我回寝还在小乔面前模仿了好多好多遍，也让我们在寝室里、其他人奇异的目光下笑了好久好久。

然而，现在，这些都我已经得不到了。关于俞子翔，我还能期望点什么呢？

6

想了好久，终于决定还是把我的颓状告诉俞子翔，虽然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尽管，就连跟他聊天这件事，每次都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每次打字、按下那个回车，都是会变得那么艰难。

“在？”

“恩。”

“问一个问题。”

……我还是没有勇气直接切入话题，每次都只能这么找一个乱七八糟、下三滥的借口。勇气那个词，突然就在我的面前变得无力了——那是世界太不公平，偏偏把一切的忐忑心情都负载在了我的身上。

“说吧。”

于是，随意找了一个学术的问题问了他，然后再看着他很细心、很耐心地回答，不禁越来越感伤了。终于，看着他最终问“懂了么”，我还是决定得跟他说说我的现状。

“恩。话说……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有点颓……”

“你也知道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人家都进步了，你却退步了那么多啊？”

“……大概是因为在联赛之后，班级里的事情变得多了吧……”

杨思沐，为什么你每次都不敢在他的面前说实话呢？为什么打字打了一半，却又全部擦掉，再写上那些你觉得对方不会对你有太多想法的话呢？为什么不敢勇敢地吐露自己的心声呢？

“那……那你要想清楚啊，总之两个东西不能兼得的嘛。”

“恩。我已经决定把班级里的职位推掉了。”

“恩。那你要好好加油了，反正现在发现问题还是有机会的。”

“知道了。其实……主要就是……每次觉得被小爽踩在脚底下会觉得很不爽。”

小爽就是实验中学的那个女生，初中的比赛，她从来都没有考过高于我的成绩，然而现在，却一直都在我的前面——尤其是还是在俞子翔的面前。尤其是——俞子翔还在下课的时候悄悄地对我说了一句：“好好跟人家小爽学学啊。”

“恩。所以加油啊～你现在赶上来还是可以的嘛～加油～”

“谢谢。”

——正当我想再说两句的时候，那边的 FlyingFish 突然又闪动头像了：

“对了，我也说一件事。”

“？”

“我有女朋友了。”

他有女朋友了。他有女朋友了？他有女朋友了！

突然这个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可笑啊！杨思沐啊杨思沐，你用四年多的暗恋换来了什么？不过是人家一句“很不幸，晚了。”，不过是人家一句“我有女朋友了！”你等了多久多久，私藏了人家多少东西，照片、资料、话语、哪怕是一张草稿纸；你准备要跟对方坦诚相对的时候，却已经让人家捷足先登了！

太可笑了——前一秒我还准备告诉他，之所以会出神全是因为你啊。

现在我突然庆幸了，还好没有说出来，否则，又将是多么可笑的一个举动、一个行为啊！

突然这个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那么的爱他，已经不能再承受那些说他根本不喜欢我的话了，然而——我必须回复他点什么吧？

可是——我在这无力地，又能说什么呢？

“恭喜你啊～”

“～～”

看到这两个“～”，我猛然想起来，初中的时候在他的贴吧上发言，他回复我的消息里有很多“～”，那个时候还天真地跟墨琳研究这个，墨琳说，喜欢用“～”的，应该会是一个很阳光的男生吧。

我终究要装做一副释怀的样子，祝他幸福，可是，我终究是不能释怀的。这个结果，来的太突然、太突然，哪怕这中间的时间，比那 43 秒还要长。

“是你的大学同学么？”

敲完这行字，我突然又后悔了，能问出点什么东西呢，总之我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我又立马打上：

“算了，当我没问。”

然而，俞子翔究竟还是回复我了：

“不是，贾纪纯，你认识的。”

不，我根本不认识，连见都没见过——我只知道是一个缠着俞子翔的浙江小 MM，那个在论坛上发帖征 BF 的纯纯，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认识啊。只是听说过。那……祝贺你跟你的小师妹咯～”

“谢谢～”

“……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安冬说……”

“什么？”

“……恩，是他说的哦，不管我的事，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啊。他说，‘令狐冲是得不到小师妹的，小师妹终究是林平之的’，不过，你跟你的小师妹会很幸福的啦～”

为了怕他歧义，我只能加上后面的话，但是，他却开始不依不饶了：

“为什么得不到小师妹啊？”

天哪，他没有看过《笑傲江湖》么？上次在火车上听他东讲历史，西扯政治的，还以为他阅读涉猎很广呢……大概这就是学术男吧……

“……因为小师妹后来移情别恋了啊～”

“为什么会移情别恋啊？”

看着他那么多的问题，我突然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了。

“……我们能不能不讲这个了啊？你这个不是给我双重打击嘛～”

“恩。我们不讲这个了。”

“总之，祝你们幸福～”

“谢谢。那你也要加油咯～”

“恩。”

“我还要准备一下明天的讲课，那我先下了。”

“恩 88”

“88”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在 MSN 上只有我一个人这种事情。就好像人家在办公室加班，别的同事的灯早就一盏一盏地灭了，然而我这里的，却还是一直亮着——然而心里的那个灯，其实也早就灭掉了。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拼命地学习了——在爱情，我早就已经被俞子翔打得落花流水了，如果连什么都被他看不起的话，那我实在是太失败了——我自己都不会允许我这样的。

第二天中午，在一个上午的课程之后，俞子翔本来要带我们去吃中饭的，看着没有走的意思的我，他有些诧异：

“杨思沐，你不吃饭吗？”

“恩。”

“这怎么行啊，饭总要吃的呀。”

——我只是讨要他的那么一点同情吗？

不是的。我不是那么没有骨气的人。只是怕，在他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会流下泪来。

“没事，最近肠胃不太好。”

“那也应该吃点东西啊。”

——你烦不烦啊，都有女朋友了，干嘛来关心我啊？我就觉得好笑了，之前下课的时候，他拿着糖罐子出来让我们吃糖，却只是对小爽说了一句：“小爽没吃吧？不能不给我面子啊！”却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躲在一边、连糖罐子都碰不到的我啊！怎么现在就来关心我又没有吃饭了？

“没事，我带了点东西吃的。”

“那……我们走了。”

“恩。”

独自坐在桌前的我，突然忍不住就落泪了——还好，身边没有别人，我用纸巾擦去。

大概我应该释怀的。毕竟有句话是那么说的：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从那天晚上起，我突然就发奋了。那些天，每天上完课就跑去了麦当劳，点了一杯咖啡，开着电脑开始敲程序，然后略略吃了一些就回到家里，继续温习上课的内容。

——我开始努力不让自己出神，努力让自己只是听他上课的内容而不是他的声音，努力让自己看他写在黑板上的公式而不是沉醉在他的字迹里。

——两点睡，六点起来，那些日子，让我度过了从来没有度过的奋斗。

废寝忘食又如何？反正你又不知道、反正你又不关心、反正你从来都不会管我的死活、反正你都有女朋友了。

之前想过很多很多次，是不是应该忘记你，然而都没有成功。想念一个人，就像吸毒一样，一旦上瘾，就算下了再大的决心，也可怕地戒不掉了。大概，这就是歌词里面唱的：

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释怀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

我说过，歌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它的歌词，太让人深有感触了。

*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
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身影这么近我却抱不到
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

我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我、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告诉我你有女朋友了。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再被你小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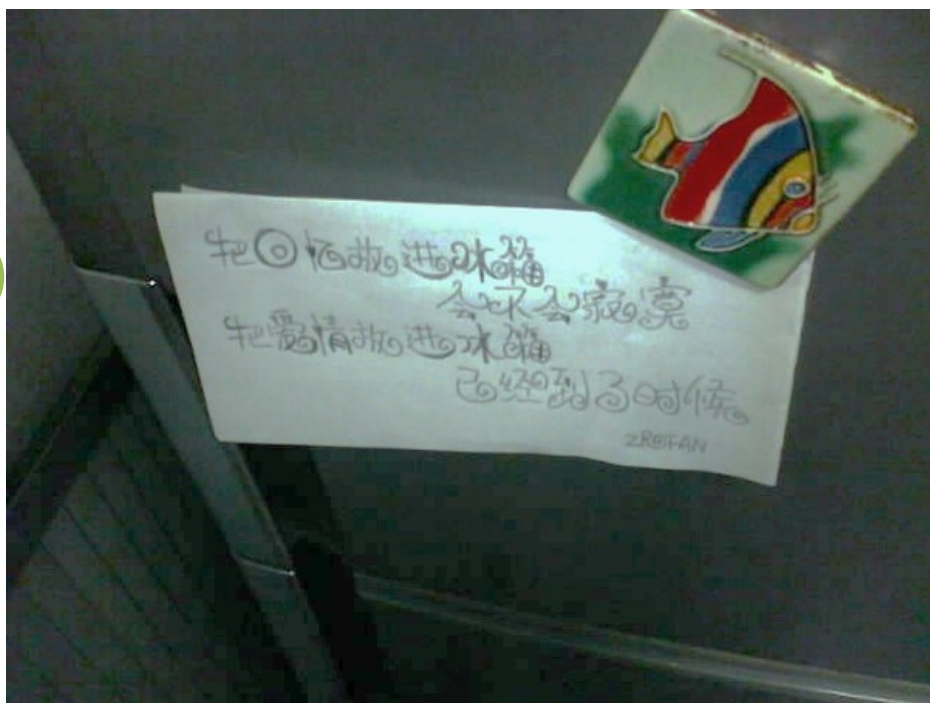
我不能只是那个喜欢你的小傻瓜了。

我不能只是那个因为喜欢你被你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的笨蛋了。

我不能只是那个太喜欢你所以一直都被伤害的杨思沐了。

就算它一直都没有出钱，我就一直等着吧。

我一直期待着雨过天晴后的一一彩虹。



让我继续爱你
让这一刻幻觉不要醒不要醒
美丽的幻觉总是不长久
剩下的夜晚都是寂寞
我一个人走

1

上课的最后一天是小年夜，是小年夜的关系，所以我们上课改了地方，好像是俞子翔的妈妈兼经纪人找到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室，也大概是小年夜的关系，一到下午那里的管理员阿姨也不停地催促我们下课。俞子翔不停地赔笑着说道歉，不过还是不停地在那说着讲着——毕竟已经是最后一节课，那些该说的该讲的该鼓励该批评都必须说掉了。

不过终究是要离开的。

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种强有力的声音在呐喊——不要分离，不要分离，

永远都不要。

我突然明白了那是一种怎样的声音——哪怕命中注定你不属于我，却命中注定我爱你。即使命中注定我不会成为你生命的主角，却命中注定地希望你不要走，就算是你在奋力地追另外一个女生，就算是你甜蜜地对我说“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木然地坐在位置上，很木然地理着包，很木然地看着俞子翔对留下的一些同学吩咐些什么，然后很木然地呆呆地停在了那里——我不想就这样永远失去他，因为走出这扇门，已经不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再能相见了。

哪怕包早就已经理好了，我依旧翻着里面的东西，翻乱了，再重新打理一遍，再不停地翻，然后把手机拿出来，假装翻着什么短信，然后眼角不停地撇着那个人一边和某人谈笑风生，一边把电脑塞进电脑包里、把笔塞进去，然后不停地环视整个教室。

我要假装自己不是在等他，我要假装自己不在看着他，我要假装自己根本不在乎他。

等待总是很值得的，至少我能等到那个和他一起走的机会，至少我能等到那个和他在同一个电梯里的机会，至少我能等到他跟我说道别的机会。

呵呵，至少也能等到他说“很不幸，晚了”的话吧。想到这里我不禁地嘲笑了一下自己——独自一个人在电梯里假装翻手机，他自然不会搭理我了，大概是在跟那些高一的“小朋友们”说一些比赛的注意事项什么的吧——我出神太久了，现在才突然意识到，这大概是能最后听他说几句话的机会了，居然也不好好珍惜。我合上手机，只听得他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

“你们五月份如果来北京比赛的话，我请你们去唱歌哦！”

电梯门开了。

小年夜的时候居然下雨，真是有点扫兴，不过因此能听到俞子翔的一句抱怨，突然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讨厌了。我偷偷地笑了一下，这个时候那个人突然就走到了我身边来了。

“杨思沐，你要加油哦，还是很有机会的，这两天进步还挺大啊。”

“恩。”我有些惊喜，毕竟到这个时候，我才打消了他刚才一直都没有注意到我的怀疑。

“你要确立好自己的目标，毕竟今年……还是有一些政策可以利用一下咯。”

“恩。”除了答应他的话，我还能如何呢？

“那……别再浪费时间了，好好努力。”

“恩。”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自动回复机。太好笑了，明明有那么多话都想跟他说，却每次看到他就完全说不出口了。

我现在才明白，原来我每次看到他，都已经不是那个杨思沐了。

他突然转向了那两个高一的小朋友：

“喂，你们过来～”

我又开始失望地摆弄手机。

“我说，你们以后，要多跟杨思沐讨论讨论题目哦，人家毕竟是你们的学姐啊，知道不？”

心里一暖，高一的两个小朋友好像也在摆弄手机。

“知道了不啦？给个反应啊！”

“哦哦，知道了。”

突然一种错觉，他怎么突然对我那么温柔？

“那……你们乘什么车呢？”

“公交。”高一的小朋友说。俞子翔就看着我：

“你呢？”

“我也公交啊。”

“那你们怎么不去车站啊？我等我妈的车。”

之前在和他说的时候，已经开走了好几辆公交车了，没有提，只是原本还以为可能还有机会能和他再乘一次同一辆车，看来只是我的痴心妄想了。

我把耳麦塞上，往对面走过去，而我要乘的一辆公交车正好离了站，刚开10米不到，我跑了过去，结果车不肯开门，看着我走回车站的高一小朋友说了句：

“哎呀，没乘上去么？”

“恩。”

“你让司机开一下门啊。”

“算了算了，人家不肯开。”

“反正现在红灯，你快点再过去敲一敲门啊。”

“不用了，再等一辆吧，那辆车人很多、很挤的。”

其实人不多，我也没有跑到车门那里一边拍着一边大喊“开门啊开门啊”，只是一一如果就这么走了，连俞子翔的最后一面都没有好好地看一下，又怎么舍得离开呢？

站在了车站那个避雨的地方，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沿着地砖的纹路不停地绕啊绕啊，脑袋里都是一个人的身影，然而走着走着却一直都没有头，又绕回了原点。时间过得很慢很慢，但是渐渐地两个高一小朋友都走了，车站上只留下我不停地绕着，而我不停地会往对面望的原因——是因为那里站着的，是那个等着他妈的车的俞子翔。

原本这个时候我应该抱怨为什么我选的那个公交车偏偏几百年才来一辆，而我又偏偏错过了一辆。

我看着那个焦急的身影，左右徘徊，不停地看手机，不时的打着电话。好久好久，他突然往这里望了一眼，才发现了我，眼神里满是惊诧满是疑惑，大喊着：

“杨思沐，你也还没走啊？”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用力地点点头，然后继续绕着走。

原来一直在我眼中的他，眼里是从来都没有我的。

我突然邪恶了，期待那辆灰色的车子永远都不要来。然而，看着他焦急的眼神突然又觉得自己这么诅咒是不是太过分了？

终究要来的，已经距离我上一辆车一个小时了，那辆灰色的小车终于来了，他走的时候，也没有与我挥手道别——大概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吧。

灰色的车带着他走了，大概是永远走了。

再一会的时间，公交终于姗姗来迟，我默默地坐在了位子上，手撑着头，看着窗户——因为下雨，窗户里面都是水气，我举起手指，在窗户上画起来

平时这个时候，我应该画什么呢？

“俞子翔”，然后再加一个大大的爱心？然后画着一只小鱼和一个蛋糕？

“哦哟哟，傻瓜，哪有鱼子酱慕斯蛋糕啊？”

突然间想念起小乔的嘲笑。突然间想起那些草稿纸上他的名字。突然间就泪流满面了。

就像初一那年的公交车上一样，没有他的小船向前飘了，至于飘向何处，我不知道。只是忍不住的泪水告诉我，那个方向，是离他越来越远了。

想要放放不掉泪在飘/你看看你看看不到
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
能不能就这样忍着痛泪不掉

2

突然变得寂寞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俞子翔的离开、高三的“除一除”和王昊君学长都不见了，更添油加醋的是就连安冬都抛弃我了——那个家伙居然准备要出国，于是第二个学期的竞赛任务全部扔了个精光，连机房的门都不跨进来了。于是在那个地理位置很熟悉的机房，我突然不熟悉那里的气氛了——

同样是打游戏，同样是吹口哨，同样是做题目。然而，主人却变了。我只能一个人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拽住最后一点点的机会来想念——因为我竟然就不习惯起来，那些高一的“陌生人”霸占了机房的喧嚣，霸占了那个我有着很多很多很多关于俞子翔的回忆的机房。

哼，是啊是啊，俞子翔不都说了么，我都已经变成“学姐”了啊。

原来我才是那个所谓的“陌生人”啊。

我在机房的生活，没有了俞子翔，也就没有了游戏、没有了乐趣，只剩下环绕着我的音乐，还有令人痛苦的离别。

想念你想得我都快窒息了啊。

省内竞赛终于要开始了。这些天，一旦学习起来就像发了疯一样，只是我自己知道，只有那个样子才能把那个人暂时搁浅，因为只要停下来，就不停地会想起他，想起那种思念的痛。

我后来才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作茧自缚。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在他的 QQ 上留言了——“我最近有些题不懂，怎么问你比较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永远都不会是 MSN 上的 FlyingFish 了，只会是 QQ 上的 FlyingFish。那里的原因，我猜是因为他亲爱的小师妹吧。

高一的小朋友曾经问过：“手机联系很不方便的，你能不能给一个 QQ 啊？”

他毅然回绝：“QQ？我的 QQ 是我女朋友专用的。”

高一的小朋友还是不肯放弃：“我不会怎么烦你的呀。”

他再次回绝：“滚。”

那个时候，我居然还偷偷地笑，我还有他的 QQ 号啊。

然而他的号百年不上——本来以为是大学里的学习太忙碌了，而我后来才明白，原来他是常年隐身，而那个可见权限，大概也就给了他的师妹一个人吧。

不过，他真的是再也不上 MSN 了，除非要找我要资料。

脑袋里突然闪过很多很多的话，：

俞子翔说：“其实你们做哈希表的时候，那个大质数啊，可以拿女朋友啊男朋友的生日，再用个什么数据搞一下。”

俞子翔说：“许苑已经是过去式了。”

俞子翔说：“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哇。”

俞子翔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那些话突然就像刀剑一样插在心窝里，那种突然窒息的感觉，好像已经变成习惯了。

得到他的回音，是第二天一早，我翻开电脑，而来自于他的消息，居然是凌晨 2 点。

“这样吧，你先把题目发过来，让我看一下，然后你什么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吧。要不等你哪天晚自修结束吧，这样我们都有空。”

不愧是熬夜小王子啊，两点啊……

“什么!!! 你要跟俞子翔打电话啊?”小乔一听这个“爆炸性”消息,立马就从花坛的小栏杆上蹦了下来——我们喜欢在那个地方,一边感受昏暗的灯光一边踩着小栏杆比谁的平衡理好,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小乔居然自动退出了比赛,大吼着:“那你居然还在这里跟我玩,还不快打快打快打!”

“什么啦……人家让我晚自修结束打啊。”被她这么一吼,我也不免失了平衡,掉了下来,“喂,你干嘛那么激动啊,不知道隔墙有耳啊,而且……还把我拉下来了。”

“哦哟,这么重磅的消息啊,怎么能让我激动啊。”

“好吧好吧,随便你啦。不过说实话啊,我今天晚上有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啊?”

“我准备把他的电话录下来。”

“啊!!!!!!!!!!!!!!”

刚站上去的小乔一个激动,又跳下来了。

“对啊,我说他的声音很有磁性的嘛,所以以此作为证据。”

“好啊好啊,那……那你录完是不是就每天晚上就必须放一遍才睡得找啊?”

“……你以为催眠曲啊……”

“哈哈,你听了那个,岂不是就睡不着了?”

“……好啦,其实呢,还是有事情拜托你。”

“拜托我?拜托我什么啊?”

“那个……电话录音我还没试过呢……”

“啊～原来是要拿我做实验啊～这个好说～”

“哦哟喂,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乐于助人了啊～”

“什么叫‘变得乐于助人’啊?我本来就乐于助人好不好啊。”

“假装你乐于助人……”

“哼,你这样,我就不做你的小白鼠了!”

“那……我就不录了哦～”

“你会不录的啊?”

“录了也不给你听。”

“不要嘛不要嘛……录啊录啊,我要听嘛～”

……

晚上，李玫她们看着我和小乔不停地在电话里吼，完全一头雾水，就说了一句：

“杨思沐，你最近怎么回事啊，在教室里么跟安冬明明只隔一条走廊还要用QQ聊天、在寝室里跟小乔面对面着还拿手机打电话……”

“你不懂～”试验完成的我，得意地对她说了一句，然后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对着小乔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然后把手机的电话簿打开，翻到了“俞子翔”那一栏。

按照计划，我应该按下拨号键，然后等着那个电话接通后，点着功能键，再选择“record”。

那个应该按下拨号键的拇指突然就颤抖了。

“嘟——嘟——嘟——嘟——嘟——”

手指再次颤抖，我接下来，就应该等着按下“record”了。

“喂？”

——听到那个声音，我突然惊慌失措地改变了主意，那个应该按下去的手指停住了。

“喂？是信号不好吗？喂，杨思沐，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喂？”

——在那边的我，突然就不迟疑了，再也按不下那个键了。

“恩，听的见啊……”

“恩，我收到你发的邮件了，然后我来讲一下题目啊……”

我在草稿纸上记录着他说的东西，不停地记着，只是怕因为沉醉在他的声音里而导致漏了一个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了，没了，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没什么啊，没关系的，有问题就要问嘛。”

“恩。”

“那……没别的事我就挂了？”

“恩。”

“嘟——嘟——嘟——嘟——嘟——”

“喂，我要听。”小乔看我打完电话，就迫不及待地冲了过来。

“听什么啊？”我在整理着草稿纸上被我写得乱七八糟的笔记。

“录音啊～你装傻啊。”小乔那副得意的样子突然让我溃败了：

“我……没录啊。”

“啊？？？？？你在说什么疯话啊？怎么回事啊？”

“我……听到他的声音就……突然改变主意了，我怕他发现……岂不是很挂三啊？”

“喂喂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前面试验的时候我不都跟你说过我一点都没有感觉你在录音好不好啊，你你你，太过分啦！浪费我青春浪费我感情啊你。”

“……”

“你你你，真是无药可就了，哼！”

诶，那句歌词怎么说来着：

I was OK until we met that day then

3

省内竞赛要持续好几周，每个礼拜六都会考一次，考试的那个地方一向都是冷冷清清，而那个时候的那个地方却会变得很热闹——除了在机房里急得满头大汗的我们，还有在机房外站着众多聊得热火朝天的家长们。于是，送我去考试的老妈也没有“幸免遇难”——或者说，是她自己要陷入“难”的。

这一点，却差点把我陷入“难”了。

“思沐啊，你这两次考得还不错啊。”坐在车上的老妈突然表扬起我，突然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了。

“……努力了嘛。”

“恩。对了，问你一件事啊。”

“什么？”

“小爽妈妈说，你有喜欢俞子翔啊？”

什么！！！！这又是哪里传出来的八卦！！！！天呐！！！！这是什么状况啊。难道他们就从我人人和 QQ 空间里读到了什么东西么？那些人怎么这么无聊

啊!!!!!! 我那个时候脑袋突然一热：

“没有啊没有啊！我怎么会喜欢他啊？那群家长怎么这么无聊啊!!!!”

“小爽妈妈还说找到了什么证据什么的……”

!!! 证据！什么证据？难道就是我在网上发的那些日志和状态么？但——那些不都已经用暗号来代替了么？还是……算了，不管怎样，先得把老妈糊弄过去啊！

“老妈，拜托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啦？你也不信你的宝贝女儿么？”

“恩，我相信你啊。”

“那我就告诉你是假的啦！只是朋友关系啊。”

我跟俞子翔算是朋友么？我不知道——但愿算是吧。

“哦。那你跟人家男生要保持一点距离，要不难免要被人家讲的啊。”

“哦。”

——说什么保持距离——我和他从来都没有怎么很近距离接触啊，倒是平时和辰宇安冬他们，近倒是近了很多。我往往都是希望能再离俞子翔近一点，每次却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老妈很久都没有说话，大概已经被我糊弄过去了，然而正当我稍微呼了一口气的时候，老妈又说话了：

“诶，你去大学读书的时候要努力一点啊。”

“怎么啦？”

“听小爽妈妈说，俞子翔在大学里挂科啊？你知道么？”

“我说了我不喜欢他啊，我怎么知道啊。”

“恩。”

“那……小爽妈妈是怎么知道的啊？”

“哦，她说，俞子翔跟小爽聊天啊。”

俞子翔跟小爽聊天!!! 还聊这个!!! 我突然越来越讨厌小爽了，我跟俞子翔聊天，怎么从来都没有讲过题目之外的事情呢？然而，心里再疑惑、再嫉妒、再不爽，也不能在老妈面前表现出来啊：

“哦，不管我的事情。”

“我还以为你跟他是朋友，会说些这个的。”

好吧，我承认，我们不是朋友，只是普通同学，行了吧？

我再想叹气的时候，老妈又说了：

“小爽妈妈还说，俞子翔跟小爽表白。”

“啊！”我突然叫了起来，才发现自己有些失态了——那个时候我好像在笑，莫名的笑，那个笑，大概一半是在掩饰，一半是在嘲笑——嘲笑我自己。这么久这么久，俞子翔到底喜欢过多少人——却没有我，一直都没有我。

来不及想太多，我还必须把跟老妈的对话继续下去：

“那小爽说什么啊？”

“小爽妈妈说小爽就说她没感觉。”

没感觉。

大概也是俞子翔眼里一直都没有我的原因吧。

后来老妈又发了一大通评论——什么小孩子不要那么早谈恋爱啊，你千万不要接受人家这种乱七八糟的表白啊，你要跟人家距离远一点啦云云，我不过就是再次做了那个可笑的自动回复机，不停地用“恩”来回应老妈的话，脑袋却越来越晕，渐渐地又沉沦到自己的世界里，听不见老妈的话了。

——俞子翔不是说，小爽的智商没有我高么？

——啊哈，你以为俞子翔夸你一句就会喜欢上你么，说不定人家就喜欢笨笨的女孩子呢？

——突然明白了，莫莫老师鼓励我的时候说“人家杨思沐不仅是要比小爽好不好，人家还有更好的目标的”俞子翔却回了一句“那人家现在确实比她好啊。”

——顿时觉得自己很傻，居然还在俞子翔面前说了一句“每次都比她差，被她这样压着觉得好不爽啊。”那个时候，俞子翔是不是还在背后骂我呢？

——那是为什么俞子翔的人人好友有她却我没有。

——那是为什么俞子翔喜欢跟她聊天，却不睬我。

——霎时就了解了，有一次省内竞赛都没有考好，我还发短信给他说了句“对不起，辜负你了”，他的回复里都含着小爽：“没关系啊，你这次只比小爽低了20分，有机会的。”

脑袋突然就真的热起来了——那个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我恨你。

我恨你真的恨你，恨你看不到我的爱，恨你一点都不关心我，恨你居然每次都喜欢上我不喜欢的人，恨你找了那个对你一见钟情的小师妹却没有看

到默默爱了你那么多年的我，恨你恨你恨你！

我居然还在那里，听到你的一句话、看到你眼神、收到你的一条短信都会那么兴奋，那么开心，还要去跟闺蜜分享——我居然还在每个日志里都写上了对你的思念，对你的仰慕，我居然还会因为那个傻瓜计划，拒绝了陆昱成邀请一起去看学校社团在情人节办的节目。我居然还在这里为你伤心，为你难过，为你生气！

既然如此我只能恨我自己了。

脑袋一发热，什么事情都不顾了。

“你是不是发烧了？说什么疯话啊？”小乔想把手伸过来摸我的额头，那只手却被我抵挡掉了：

“我很清醒的。”

“你怎么能说喜欢他就喜欢他，说对他没感觉就没感觉呢？”

“我说就是说了。当年我说喜欢他你也不是不信么？”

“但这次不一样……你还有那么多回忆呢，你一定是发烧了……”小乔还想把手伸过来，我反驳她：

“不是的，没有什么回忆了，那些日志、状态、短信，我全部删掉了。”

“啊!!! 什么啊!!! 你你你，怎么可以那么残忍啊？”

“那些所谓爱他的证据，就让他们随着爱的消失一起走吧。”

“你不能这样啊！”

“怎么了？”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的，你不会那么快就忘了他的。”

“为什么？”

“你以前忘了那么多次都忘不掉，这次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找到解药了呢？”

“我说忘了就忘了，没有必要解释。”

“砰”，我关上门，就留下了那个呆住了的小乔，和我所谓的“爱”。

心里的雨倾盆地下/也沾不湿他的发

泪晕开明信片上的牵挂/那伤心原来没有时差

心里的雨倾盆地下/却始终淋不到他
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

4

我最终还是前功尽弃了，无论是对于俞子翔，还是省内竞赛。

省内竞赛，最后一试，0分。

就好像等了那个所谓很久的43秒，得到的却只是一句“对不起，晚了”。
就好像自己还怀揣了希望，却突然被他的一句“我有女朋友了”打得粉碎。

就好像还假装他曾经关心过我，种种迹象却表明我从来都没有在他的眼里。

心字已成灰。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果然就突然发了疯一样的，打开人人、打开QQ、打开baidu，把那些写过关于他的日志、他的状态、给他的信息、以及他的回音，全部删得一干二净。然后打开手机的收件箱，把那些他发的短信，居然也毫不犹豫地扔掉了。

——那些文字，我都曾经在多少个失眠的晚上——一边看一边甜蜜地回忆？

——那些文字，我都曾经不舍得漏读一个字，现在却咬牙切齿地全部删掉。

——那些文字，再看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原来我就是那个笑话，那个被天下苍生嘲笑的笑话。

如果可以，我宁愿把这些连通回忆全部都扔到粉碎机。

小乔说我办不到。我真的办不到吗？

我本想取消去北京竞赛的计划了，却被告知已经报了名，必须去了。

哼哼，这不是又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时我死皮赖脸地让老妈去报名，只不过是想去北京，不过就是想让他请客去唱唱歌而已，或者——只要看他一眼就好了。

算了。既然一定要去，那就去吧。反正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命中注定的。哼。命中注定的。

又是火车，从来都不喜欢的旅行方式。跑去了那里，却发现一切都比前一年变得无聊了。没有安冬，也没有“除一除”和王昊君，我只能和那两个所谓很熟的高一小朋友走，聊着奇奇怪怪的问题。

大概人心死的时候经常喜欢脑热。

也大概是我根本没有心死。

我一个人走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路边走过的一对对情侣，突然有个高一小朋友冒出了一句话：

“这么多情侣，想必北大还要多吧。想想自己的 MM 还在外地，俞子翔看了不会难过么？”

另外一个邪恶地笑了笑：

“说不定俞子翔已经在北大找到备胎了。”

然后一阵“哈哈”的笑声。也难怪，俞子翔遇上我们的时候，不是喜欢说一些游戏啊，就是晒晒甜蜜，说“我女朋友”有怎么怎么了。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打开手机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XX 大学附近有 KTV 吗？”

我没有收到回复短信，得到的是一个电话：

“杨思沐？你要去 KTV 啊。你们明天不是考试吗？恩，那今天晚上北大有校园歌手的比赛，我有多余的票你来不？恩，那就过两天等考试考完，那……我再联系你好啦，恩，拜拜，对了，考试加油哦。”

挂了电话我转头对着那两个高一的小朋友说了一句，语气中带着惊喜：

“俞老大让你们好好考试，然后他请我们去 KTV。”

后来的一天，充斥着考试和俞子翔的电话，在每次拿到电话，还是像原来那么激动的心情，我顿时明白了，原来我并没有真正决心就这样把他扔走。原来一切都是自己太冲动，太冲动地爱上了他，已经停不下来，突然要冲动地忘掉他，却哪有那么容易？

我一直觉得那些感情只要稍微控制一下，用那所谓的作业和时间就能够覆盖过去，事到如今才知道什么叫做依依不舍的眷恋。

我一直对小乔的评论嗤之以鼻，事到如今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不知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一直以为总有一天我可以很平静地面对那个人，事到如今才发现，这是上天安排，我面对他就是无法淡定。

那就假装淡定吧，尽管看起来有些好笑。
心还没有死。但是，哀莫大于心死。

218

比赛完的那天下午，俞子翔赶到了我们在的招待所。

“喂，杨思沐啊，你的房间号是多少啊？”

“40XX，你从北面那个电梯上来一直走到底就是了。”

“啊？”

“算了算了，你从北面那个电梯上来到四楼，我来找你。”

“我已经到四楼了。”

“我已经看到你了。”

“啊哈哈，我也看到你了。”

——如果是情侣的话，接下来应该是拥抱吧？

而我们，只有微笑——好像两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却都已经差点陷入陌生人的境地。

“话说，这间好像是高一小朋友的房间啊。”我和俞子翔走廊里面走去，我只能把视线放在我右边的房间号上，只是因为不能看着他的眼睛，怕我自己又会沉沦进去。

“哦？”俞子翔突然凑了上去，想要敲门。

“啊……他们好像在打游戏……”我想提醒他，却看到他邪恶地笑了笑，做了一个“嘘”的动作。

——还是那么可爱。

原本房间里隐约想着的吵闹声突然安静了，过了好久门才开，然而看到俞子翔的时候，那个房间里又闹了起来：

“哇，俞子翔你都来啦！”

“哦哟，我当谁类，还以为是老师呢……真是的……”

有俞子翔的地方，从来都不会很安静的。

坐在房间里聊着聊着，最终俞子翔决定不去 KTV，而带我们去打桌球。领着我们一路走到了那里。一路上炫耀着他辉煌的大学学习史，一点都没有变的口气，一点都没有变的霸气，一点都没有变的俞子翔。

俞子翔的技术很好，推球的样子很好看，就连指导都很到位。那夜的事情不过就是我们不停地在球桌边被他的技术打倒，然后再听听他说说笑话，直到他说：

“我们走了吧，已经很晚了。”

的确——已经十点了。

俞子翔在账台买了单，我默默地站在那，想着是不是又意味着最后一次见面了？

不过老天终于帮了我一回。

走出门的时候，突然下雨了。我们刚想趁着雨还小的时候冲到对面去，然而我们刚走到天桥下的时候雨却下得越来越大了。

我们 7 个人，挤在了天桥下，想着怎么走。

我拿出了伞，那是我们唯一的伞。

俞子翔说，那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考题：现在有 7 个人，每个人走路的速度不一，每次可以两个人一起走，过桥的时间是伞下最慢人过桥的时间，求最短的过桥时间。

这个时候一个人插嘴说：每个人体积都还不同的，所以可以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把伞，但是总体积不能超过伞可承受的体积。

另外一个人又插嘴说：降水量还随时间不同，会减缓人过桥的速度。

七嘴八舌的讨论着，大家忘了这场下雨的悲剧，大笑起来，这个时候俞子翔突然说了句：

“与其在这里讨论，不如我们还是快点过去吧，毕竟那里还有一家 KFC。”

当我们坐下的时候，俞子翔又魔术般地变出了两幅扑克牌，号召我们打起了斗地主。明明都已经到了一点，平时的这个时候我应该不由分说地就肯定睡倒了，更别说前一天还经历了火车的颠簸，但那个时候却那么振奋。呵呵，难道我平时失眠的时候想起他的时候会睡得着吗？更何况现在面对着这

么一个大活人。

雨停的时候，已经两点了。俞子翔匆匆钻进了出租车，就连一句道别都没有。

回到招待所的时候我失眠了。

比心死还要恐怖的，就是忘不了。

多少恋情回想时只剩结局和起头/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

5

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大概是最后一次很正式地踏进机房的大门。之所以这样，所以才会在下课的时候恋恋不舍地留了下来。我坐在了电脑桌上，面前站着的是莫莫老师。

我们聊了很久，关于竞赛，关于这次的北京之行，关于学长学弟，也关于一些同学。最后，机房里的人都已经走光了，连扫地的阿姨都已经要走了，莫莫老师笑着对她说了一句：

“阿姨，没关系，这里的门我等会来关吧。”

莫莫老师突然看着我，问道：

“你那个时候说，进一中是有原因的是不是啊。”

咦，莫莫老师怎么突然说到这个问题了——我心一紧，难道这一切终究是会让人知道的么？莫莫老师为什么会对这个……还那么记忆犹新？

“恩……啊……是啊。”

“这个问题，我本来就打算等你从北京回来问你的。”

这个时候，要不要坦白，说一切什么换环境啊，跟俞子翔比起来，都是浮云？

“……莫莫老师，我不知道……有些事情该不该说。”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莫莫老师致命性的和蔼微笑，我终于屈服了：

“这个……不就是因为……俞子翔嘛……”

莫莫老师没有我想象中的会很激动。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我早就知道了。”

“啊？”

激动的那个，变成我了。

“你表白的事情，俞子翔告诉我了。”

“啊！？这样啊，早知道就不告诉他了……”

我心里一麻，怎么会这样，莫非小爽妈妈知道我喜欢俞子翔，也是因为他告诉小爽了么？

“没呀，他只是告诉我，然后让我安慰安慰你……”莫莫老师用手把我凌乱的刘海理到了耳朵后面，“只是开学的时候看你也没什么，也不太敢跟你挑明。”

“哦……我……的确没什么。”

这句话骗谁啊？不过，不见得让我在莫莫老师面前装可怜吧？

“其实，他不告诉我，我也早就知道了。”

“啊？”

“恩，你以前发的那些日志啊，跟时间一拍，就知道你喜欢的那个人是谁了。”

“……”

“其实，我觉得，你不适合他，他也不适合你。”

“啊……为什么？”

“他每次跟我说他喜欢某某女生……都是那种乖乖的类型的。至于你嘛，如果要找男朋友，肯定要找一個很温柔体贴的男孩子。”

是吗？他不喜欢我，只是因为我不乖吗？安冬不是说，我在他面前会变得很端庄的么？

“为什么啊？”

“你不就喜欢去玩人家，解解人家鞋带，拆拆人家帽子。”

“……这个嘛，是因为跟人家比较熟啊，我只玩安冬的呀～”

是啊，如果我有勇气，能把恶魔的手伸向俞子翔的鞋带……那我们的关系，早就不是那么平淡的了。

“恩。呵呵。那你现在怎么想啊？”

“我……只是想……不能再爱他了。”

“为什么呀？”

终于轮到莫莫老师问为什么了。

“不知道……”

“这种东西没人搞得懂，有的时候说等待是值得的，有的时候等待却只是在浪费青春……”莫莫老师用一贯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说起了她曾经的故事。那些个曾经说爱了她十年的男孩，在莫莫老师就要接受他的时候，却突然说自己有女朋友了。

有的等待是值得的，有的等待却只是浪费青春。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是等待，还是放弃，这样迷迷糊糊地过去了一个暑假，那个暑假，没有再有他的联系，只是偶尔地在网上看到他的消息，只是偶尔会想想他。

我一直觉得上天不公，是因为每次都以为忘了他，他却都要神奇的出现一回，把已经平静的睡眠又搅得波涛汹涌。

高三开了学，跑去莫莫老师那“请安”。不想跑进去，却意外地看到了那个身影。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只是伸手向他挥了挥表示打招呼。不料想他一开口就把我击退了：

“杨思沐啊，怎么过了一个暑假胖了那么多啊？”

“我不就一个暑假没有出去运动嘛……”我狡辩。

“哎哟，人家都高三了，是应该储存一点能量嘛～”莫莫老师在一边帮起我来了。

“但是……哎呀，杨思沐你这样可不行的呀……”俞子翔还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我承认自己错了，莫莫老师又帮忙说了一句：

“哎哟，你干嘛欺负人家啊？”

“就是就是～”我附和道，俞子翔摸摸头：

“我哪欺负人家啊，我说的只是事实而已啊。”

莫莫老师笑了：

“那我也说句事实，前面我们办公室的老师看到你都说你胖了，像个小熊一样。”

“啊！？”

轮到俞子翔被围攻了。

“哦哟，你别用那个眼神看我好不好。”小乔拿着椅子坐了下来——高三的时候，由于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分科，我们就分在了不同的班，但我还是喜欢跑去她的寝室串门，尤其有关于俞子翔的事情。

“恩。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也拿了一个椅子坐了下来。

“不知道，不过肯定是关于俞子翔的……”看着小乔那副鄙视的眼神，我站了起来：

“你不要听的话，那我就走咯？”

“诶，别别别，我又没说听不听嘛，说呀说呀。”小乔拉了拉我的衣服。

“恩，那个，就是后来有一天俞子翔那天找我……”

“啊？他找你啊？”

“恩。”

“怎么找的啊？”

“礼拜六说在那家星巴克见啊。”

“这么浪漫啊！”

“哦哟，小姐，你别插嘴好不好啊。”

“哦哦哦，那他说什么。”

“恩……恩……恩……他说，……他说，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啊！？他不是有女朋友了嘛。”

“恩……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啊……那你后来答应了吗？”

“恩……我之前跟你说，我已经想好了，就算他要我做他女朋友，我也不会答应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只是玩玩的吗？然后他说是。”

“天呐，什么状况啊，他什么时候那么直白了？那你果断拒绝他呀。”

“但是……但是……但是我居然答应了……而且后来还跑去玩了，很甜蜜的……”

“啊！！！！！你居然也不早点告诉我，那天就应该发短信来了呀好不好，这种天大的事情！！！！后来呢？”

“后来？后来嘛……后来我就醒了啊。”

“切切切切切!”小乔一下子站了起来,操起旁边床上的枕头一边对我猛砸一边对着我大喊,“你搞什么啊,搞了半天是在做梦啊!!!!!!!!!!我还以为……我还以为这都是真的呢!!!!!”

若是真的倒真是好了,然而现在,这些都只能在梦里出现。
是真的还会是梦吗?

心还是会疼想你在零点零一分/幸福的人都睡的好安稳
寂寞太会见缝插针/我拿什么来和它抗衡
心还是会疼在想你在零点零一分/痛苦的人都醒着被病困
放眼望去是座空城/没有一个怀抱可投奔

6

高三一开始还是要忙着搞竞赛,于是那个时候又把一切都抛之脑后了。
十一的时候偶尔上了一下QQ,却看着窗口闪动了起来,是陆昱成:

“美女,在不?”

“……说了多少次啊,我不是美女啊~”

“没啦,小沐沐在我心里一直都是美女啦~”

看着他这么说话,我有种想吐的感觉。

“那小帅哥,有事吗?”

“哎呀,不要叫我小帅哥啦,会倘不劳的~~”陆昱成回敬道,“好啦好啦,就是预祝你过段时间的竞赛好好加油啦。”

“你不是也参加的嘛。”

“我只是打打酱油啦。有空不,聊会。”

“恩,好啊。”

不过说到后来,不过又是聊起八卦了。

“哈哈,我跟你讲啊,分班后我跟许苑在两个礼拜就成为好朋友啦,特好的那种。”他好像是想炫耀?唉,说到许苑,就不禁会想起那个人啦。

“最近许苑好像在人人上发那种‘我好像喜欢上某个人’的这种状态啊。”

“有啊有啊,我知道啊,我还知道她喜欢的是谁呢。”

“谁啊?”

“我说出来不太好啦。”

“那就别说咯，不会是你吧～”

“显然不是啦。哈哈，是我也不接受，我心里只有小沐沐啦～”

“.....”

“开玩笑。”

“知道你开玩笑。”

“我看到那个状态上，俞子翔也有回复啊。”

恩。不过就是表示各种围观而已。

“恩，知道啊，以前俞子翔追过许苑的。”

“看回复看得出来他喜欢许苑啦～你不吃醋啊？”

“不不不，俞子翔不管我的事情了。”

“啊哈，懂了，难道有另外一个人代替他了？”

“没啊。有倒好了。”

“哈哈，那可以考虑一下我。”

“又开玩笑？”

“哈哈。算是吧。”

找个人代替，倒真的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如果是陆昱成那一定不是好主意。

我的确以为他不管我的事情了。在竞赛结束的那天疯疯狂狂地写了一个日志，关于这么多年的竞赛旅程，在文章最后对很多人写了话，考虑了很久才敢把他的小号加入相关好友的名单。

我写：“俞：大概让你失望了很多。对不起啦。wish you happy～”

本来想写“祝你幸福”，纠结了很久还是写了英文。

他回复，“保送了的话，来帮我忙。”

我答：“帮你什么啊，翻译题目？？”

他回复：“是也不是，反正保送了一定告诉我～～”

本来以为高三的高考压力会把我埋没，然而一个礼拜之后保送结果就出来了，我居然梦幻般地成功地进入了清华。

——小乔说，你怎么不去北大啊。

——我回答，只是因为，我觉得不能再因为他而改变我前方的路了。

——小乔说，你你你，以后别后悔啊。

——我回答，那我要祝你考进北大，然后帮我看着鱼子酱～

——小乔说，唉，这个祝福怎么听着这么变扭啊。那万一我也爱上了他怎么办啊？

——我回答，那不管，就算给你也比给那个什么浙江小师妹要好，对不对啊～

——小乔说，哈哈，够义气。

我被遣送回了安冬呆着的“娱乐班”，然而得到消息的第一反应居然也不是告诉父母，而是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保送掉了，需要帮什么忙？”

他回复：“恭喜恭喜～”

原来不需要我帮忙啊，突然有点失落。唉，刚才还那么激动来着的。

不对呀，他不是已经不关我的事情了么？

学校的狂欢夜，我独自一个人游荡在学校，最终走进了某个班开启的占星室。

“先看手相吗？”

“恩。”

“了解什么？”

“爱情。”

——毫不犹豫，因为这个时候，什么金钱事业学习人缘，跟现在的我都没有关系啦！

“一般，比较平平淡淡。”

“那婚姻？”

“……好像……也是一般，你会嫁给一个你不是很喜欢的人。”

——那就一定不是俞子翔了吧？

“要算塔罗牌吗？”

“恩。”

“学业还是爱情？”

“爱情。”

“那说一下你现在的情况吧，你有喜欢的人吗？”昏暗的教师里，那个

桌上点着一根小蜡烛，那个小美女洗着牌。

“有，恩，他现在在北京，已经有女朋友了。”

“那你有表白过吗？”

“恩，他意思我晚了。”

“晚了……那你觉得他是什么性格的人呢？”

“恩，比较高调啊，比较浪漫……还有……有点花心。”

“那……你有没有后悔过喜欢他呢？”

“没有。”

“那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不知道，有吧……”

“抽张牌吧。”

小美女拿着牌，然后拿起桌里的书翻起来：

“那……你是不是在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得很懦弱？”

“有。”

“你在整个过程中是不是一直觉得他对你喜欢他这个行为感到不强烈？”

“有。”

“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你们现在只是朋友关系？”

“是。”

“恩，那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是缺少勇气啦……”小美女照着书说了一大通，“总之，现在还是有机会的，给你的意见是，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坚决，不管是要继续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放弃，懂吗？”

“恩。”

“那……加油哦～要有勇气啦～”

“恩。谢谢。”

“下一位～”

是啊，我一直都没有勇气啊。

那末，现在是应该继续，还是放弃呢？

在娱乐班的日子，因为没了小乔，我就整天和安冬混在了一起，吃吃饭看看电影，这个家伙还等着大学的 OFFER，而我就轻松多了。

“哎，最近俞子翔怎么样了啊？”他突然很挑衅地问了起来。

“他？不管我的事啦，已经淡忘啦。”

“骗谁啊。”

“……好吧，但是我想忘了他啊。”

“忘了他？”

“是啊，真的很不公平啊，我那么喜欢他，他却不喜欢我。上次算塔罗牌，人家说要我下定决心，无论是继续还是放弃……那么不公平的话，我干嘛还要记着他啊？”

“哈哈，你还信这种东西啊。我看你是忘不了的，因为我会不停地提起他来嘈你。”

“……你好坏。”

“你现在才发现啊！”

“哼！！”我正想拿拳头砸他，手机却响起来了，他把头凑了过来：

“咦，看来我不用提起他，他也会来找你啊。”

——是俞子翔。

他原来只是找我帮忙找高二小朋友了解情况的。我挂了电话，对安冬抛下一句：“好啦，我过十分钟回来。”就走到了楼下，不想安冬却也跟了过来。

事情办妥之后我瞪着眼睛望着他：

“你下来干嘛？”

“哦哟，看你那么激动，还说要忘了他。”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索性翻了他一个白眼，不睬他了，坐在电脑前听起音乐来。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

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明明都已经决定要忘记了，为什么你还出现？

算了，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只是我自己不争气而已。

是我活该。

眼眶有点湿，这个时候安冬居然又不恰时宜地摘掉了我的耳机。

“喂，你干嘛～”我站了起来。

“别激动呀，你说你想忘了他，怎么忘啊？”

“不知道，找个人代替他吧。”

“哦。谁出的馊主意啊？小乔么？”

“没啦，小乔肯定是支持我和他在一起的啦。恩……算是陆昱成吧。”

“好吧……”

我坐下来，正想把耳机再次戴起来，安冬突然阻止了我，蹲下来在我耳边温柔地说了一句：

“那我陪你忘了他好不好？”

7

忘了他——

我因为你会相信命运，会相信有缘无分。不过就像这样做朋友也好。起码在过节的时候还可以寒暄几句，起码你还会记得给我发短信，起码你还会想到我。

爱情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不能说自己懂爱情，也不能说自己是不是不懂。

爱上一个人然后为他伤透心，我们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变得更成熟？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人？

即使留下疤，即使我们都知道自己只有再爱上一个人才能彻底跟过去说再见，我们却还是后悔，不是么？

因为那个人或者那些人，才让我们明白了一些事，像燕姿所唱的，这是成长必修的学分。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想通了才会明白，我劝过那么多人，又何必不劝劝自己，平静下来面对

他呢？

既然他说“北京再见了”，那我又何必不按照歌所唱的呢：
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跟你/坐着聊聊天

“俞子翔，老娘不爱你啦！”

我对着天空大喊，算是最后的一点宣泄吧。

然后转头，看着站在身边微笑着的安冬。

230

“哈，你确信吗？我会一直在你面前提起他的。”

“你不吃醋的话你就说好啦～”

“我吃他什么醋啊，你过四年不就过来陪我了？”

“哈，那还有两年跟他一起在北京呢。说不定这样就被他拐跑了呢。”

“那我会祝小乔考进北大，然后好好看着你，不许你们有任何发展。”

“啊哈，小乔要去考港大了你不知道啊？”

“啊？”

“哈哈，骗你的啦～”

“哼，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拐着跟我去美国？”

我信我信，既然都已经定下了四年之约，那就让另外一个四年慢慢掩盖掉过去，再慢慢让新的花朵滋润起来吧。

总之，不管怎样，大家都要幸福啦！

杨思沐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的。

那就把爱你和不爱你，都当作是曾经的一场幻觉。

（完）

番外篇&后记

[有些东西我们不该纪念，却不曾忘却。]

1.一路向北

我一路向北

离开有你的季节

232

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觉得他们那么般配，却总是错过。

明明看得出，辰宇还是很喜欢墨琳，而墨琳，却一直假装一切都看不见。

我明明看着在校内上，最积极响应墨琳的状态的，不过就是那个家伙。

他们在网上一长串的吐槽，辰宇还邀请墨琳组织双方学校的友谊辩论赛，墨琳也在一边表示各种支持……这让我不禁产生了一种错觉——莫非墨琳改变初衷了？

然而，往往在网上能比在现实更坦诚一些。

同学聚会，刚好是高三一模结束。

大家讨论分数的时候，小奇鼓起嘴巴说：

“陈墨琳啊，我都不说你了，化学考那么高还说自己爆了……”

墨琳忍不住在餐桌那一边大喊：“我还好吧，你不说那个家伙，化学考那么高，居然还发短信过来说自己爆了，好意思哇？”

——“那个家伙”，显然指的是陆诚，因为辰宇没有选物理。

小奇白了她一眼：“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你们都是高分也算是爆了，么就这但分数，不管了不管了，反正我这种人……不谈了……”

辰宇的一模挂了，所以没有来参加聚会，但是因为要给小奇送一份资料，就让我们在 KFC 等他。

辰宇胖了，穿着一身黑衣，带着帽子，阴森森的站在一边拿着手机按着，冷冷地对小奇说了一句：“你自己先看一下吧，没问题我就走了”，然后独自一人站在了角落里。

没有说话，我们坐在那个桌边，一个人都没有说话，直到小奇翻完资料，

然后看着那个熊一样的背影离开。

突然，“扑哧”一下，我们都笑开了。

墨琳说：

“辰宇怎么现在，长得像个忧郁的中年大叔一样？”

小奇说：

“低调啊低调。”

我问：

“辰宇现在有女朋友么？”

小奇说：

“他啊，说要‘听妈妈的话’，据说是没有人了。”

我说：

“骗谁啊。”

小奇贼贼地看着墨琳说了一句：

“是啊，他每次跟我出来，都会说，‘哦哟，那个人哦……’，然后我问他怎么了，结果话到嘴边又不说了。”

墨琳一脸黑线：

“他说我什么了？”

小奇贼笑：

“你这个真是不打自招，我都没有说是你……你管他说你什么？总之不管出来干什么，他总是说喜欢说‘某个人’，但是每次话到嘴边又吞下去，哎哟，真是受不了。”

“哦哟，你吃醋了？”墨琳只能这样来打破僵局了。

“我吃醋？我吃谁的醋啊？”

“辰宇啊。”墨琳装作一脸无辜。

“……”小奇无语。

“好啦好啦，我去买一杯饮料。”墨琳拿着那只可爱的西瓜小钱包走了，看着她的背影，小奇突然凑上来贼贼地对我说：

“其实，墨琳也是啊。”

“什么啊？”

“她也总是说‘那个人’啊。”

“哦哦，陆诚啊？”

“嘘。”

“哦哦，懂了懂了。”

“切，都故作已经忘记了……”

“哈哈，你是不是特别受不了这两个人？”

“是啊。”

“……陆诚现在怎么样了啊？”

“不知道啊，这个嘛，你得问墨琳啦。”

墨琳捧着九珍果汁回来了：

“你们在说什么啊？什么要问我。”

“没什么没什么。”我和小奇一起摇手。

“没什么就是有什么了，说！”

“哦哟，就是说，你的‘那个人’。”小奇接口道，“你总是提起他。”

“我什么时候提起他了啊？”

“就刚才啊，说一模成绩的时候。”

“那是你先说化学分数的啊。”

“但是我没有说起陆诚啊！你总是忘不了他嘛。”

“那是他自己非要短信过来炫耀分数的嘛。我只是觉得不爽而已啊。”

“哦哟，那你可以不看哇啦？可以不想哇啦？其他人给你发短信就没见你那么不爽……”

“这个么是因为……是因为……”

墨琳突然无力争辩了。

其实我们都懂，“那个人”在我们口里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他唯一不好的，只是为什么不在我身边。明明不能释怀，还故作清高，要用“听妈妈的话，晚点谈恋爱”这种理由来对自己说，他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可在“那个人”心里，我们又是什么？

那个变成了中年大叔的人？

那个傻傻呆呆的同学？

或者，连名字，都已经忘却了的，一个陌生人？

有些东西，明明不该纪念，却始终忘不了。

1. 安静

我会学着放弃你
是因为我太爱你

我们喜欢逗马遥。

我们看到他和许苑迎面撞上，打了一声招呼。

“哎哟，看马遥，你那个心花怒放的。”我们打趣地笑他。
——不过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打了个招呼啊。”

“谁知道你心里想了些什么？”

“我已经忘了她了。”马遥淡淡地说。

“哦……是么？”

“恩，是啊。已经很久不想想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忘恩负义啊？”我们依旧不依不饶。

“真的。”

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假的。听他淡淡的没有任何表情的说了一句“真的”，我突然就很羡慕他——心里静静荡荡没有一个人，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小乔说，进了高三，马遥突然变得很认真了。

我说，是么。

小乔说，是啊，全班抽人背诵，只有他完全背出来了，虽然疙疙瘩瘩，但是连英语课代表都没背出来啊。

我说，真的啊。

小乔说，恩恩。

我说，他是不是真的把许苑忘了？

小乔说，大概吧。

我说，没有么？

小乔说，原本以为他也忘记了，结果上次有一次打羽毛球，他突然站住了，我们问他怎么了，他说，好像看到许苑了，然后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唉好像看错了。

我说，果然，哪有英语单词那么好忘。

聊到以前的事情，突然就说起了俞子翔和许苑以前的事情。我不敢多问，也不敢多想，毕竟，这两个人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俞子翔问：许苑现在有男朋友了么？

我说，不知道啊，应该没有吧。

俞子翔说，唉。

很想问那个唉是什么意思，想想还是算了。

俞子翔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我说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说，好吧，我错了。

说到许苑的男朋友，她大概还真是有过好几个。

一些时日，她在校内上“卖骚”：

“我好像爱上一个人了。”

一大堆的回复里，有一条是俞子翔的：

“求真相，求围观～”

另外一位围观者回复了俞子翔：

“大概不是你。”

俞子翔再回复：“我晕，我都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

许苑回复：“你们散了吧，别围观了。”

那日，许苑的另外一条状态：

“为了你，我愿意牺牲一切，至死不渝。”

俞子翔回复：“那你愿不愿意改成‘为了你，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你。’”

我是愿意的。

3.七里香

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
院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
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

很多人说，大乔和 NB 好像真的有过那么一段。好像是初中的事情了，只是他们都藏得很好，我们只是猜不透他们究竟是已经成了，还是只是相互的相思而已。

237

我不懂大乔，也不懂 NB，自然不懂他们。

有些事情或许只能藏在心底，不让人家知道会更好一些。

陆昱成说他知道许苑喜欢谁。却不肯说出来。

他在学校里认了一堆的姐姐妹妹。

他好像也有过几个拍档。

唉，情圣就是情圣，看不透也就不必再看了。

我想谁都会有春天的。前一个月还在床上嚷嚷着“唉，我连一个表白的人都找不到”的李玫，后一个月就开始在校内上发那些挂里挂三的日志。

“我想你应该是感受的到的吧。”

“高三这一年还能在一起，虽然因为高考我们得忍着”

我回复，求真相。

她回复，不告诉。

唉，看看，人家都有了，小乔同学，你能不能找个你喜欢的人出来啊？

4.时光机

慢慢清醒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消息
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素描那天天气
想你的香气我想遇见你雨

整个故事里还有很多打酱油的角色，然而他们在生活中大概也没那么不重要。

238

“除一除”和王昊君，让我还有一些在机房的记忆。

关于竞赛的还有在去天津比赛的吴佳，只是不知道她现在会去哪个大学，是不是会再见。

至于小爽，虽然也去了清华，不过毕竟没有进计算机系，大概以后也是形同陌路了罢。

关于戚深，倒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喜欢拿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开涮。只是希望，以后还有缘分，再见吧。

还有忘了莫莫老师，大概也是我和俞子翔之间的一个桥梁吧。她说，不懂 90 后的爱情，只是，年轻的时候别伤害人家就好了。

哈，俞子翔和贾纪纯，关于他们俩，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愧疚，小乔和安冬都曾经说过“他们哪天分了，你就有机会啦”。不过现在想来，自己真是自私呢，应该祝福他们的不是么？

后记.夜曲

纪念我逝去的爱情
跟夜风一样的声音
心碎的很好听
手在键盘敲钢琴
我给的思念很小心

239

其实写下这篇文章不能算是纪念。我也不知道引用这句歌词是不是正确——因为理论上来说，那个东西对于我，从来都没有活过。

不管如何近来写了一些文字关于那个从来没有活过的东西，大约十二三万字的样子。关于那篇小说的结局纠结了很久很久，因为在现实还不存在那个所谓的结局。

那是因为我总觉得，既然我们的联系没有断，那么故事就还没有结束。

写作的整个过程可以说顺利也可以说是不顺利，我不知道是该欣喜不需要像以前写小说那样编情节了还是该为每每一边写一边想到你就伤心而不禁怀疑要把一切都写下来是不是一个错误。

不管是不是错误，我都已经在最后写上了“完”。

我问闺蜜，该给整个故事起什么名字呢。

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为了忘却的纪念。

说到忘却，好像我已经下了几百次的决心想要忘却，然后每次都半途而废。那来来回回的几次，纠结得心都吃不消地疼，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个人对于我来说那么难以抛弃。

大概吸毒什么的，就差不多的痛苦吧。

闺蜜说我太冲动，一开始太冲动地爱上了你，然后每次都冲动地对自己说要忘了你，然后再很冲动地后悔。

我摆脱不了那个魔鬼，也摆脱不了你。

前一天还决定某一天一定删了你的QQ删了你的号码完全断绝联系，第二天突然收到你的短信的那种惊喜。

闺蜜说，为什么那个人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

我突然有点相信命运了。

那个爱情，我不过是把死马当活马医了。

很多很多人都安慰我说，会有人代替他的。

可那么久那么久，我承认我还偷偷喜欢过很多人，可无论时间还是空间，甚至连某人的 1%都没有。

想到这都觉得自己真失败啊，背单词效率那么低，想要忘记的效率也还是那么低啊。

哎哟，我真是笨啊。

于是乎自己还干了很多很多的傻事。

包括表白。

包括写了那么多日志和状态。

包括突然很冲动地删掉了那些所有的纪念品。

一边写一边很恨自己，就像小说里骂自己没骨气没毅力还 TMD 重色轻友。哈哈，是我自己太不给力了。

从来都不喜欢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总是觉得那个东西丑得不行。

所以写完的时候没有那么自己想像的那么开心，反倒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没有回看过多少遍，所以错别字连篇。

所有的细节只和知己分享。于是这个东西估计就要埋没在一堆文件夹里没有出头之日了。

这样也好，管不管这一切值不值得，总之爱过了就是爱过了，写下了就是写下了，不可能往后只字不提，总该留下些什么的，也便于以后找证据。

一开始只是想回忆一下。

现在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有的人不是说爱就爱，说忘就忘的。

不该纪念。不曾忘却。

最后想说的是抱歉，曾经许了很多很多的愿望，希望某个东西总有一天会活过来，真是对不起，自己那么自私。

这次是真的很真诚地祝你幸福。无论和谁。

___Z я [fān]

2011.3.4

241